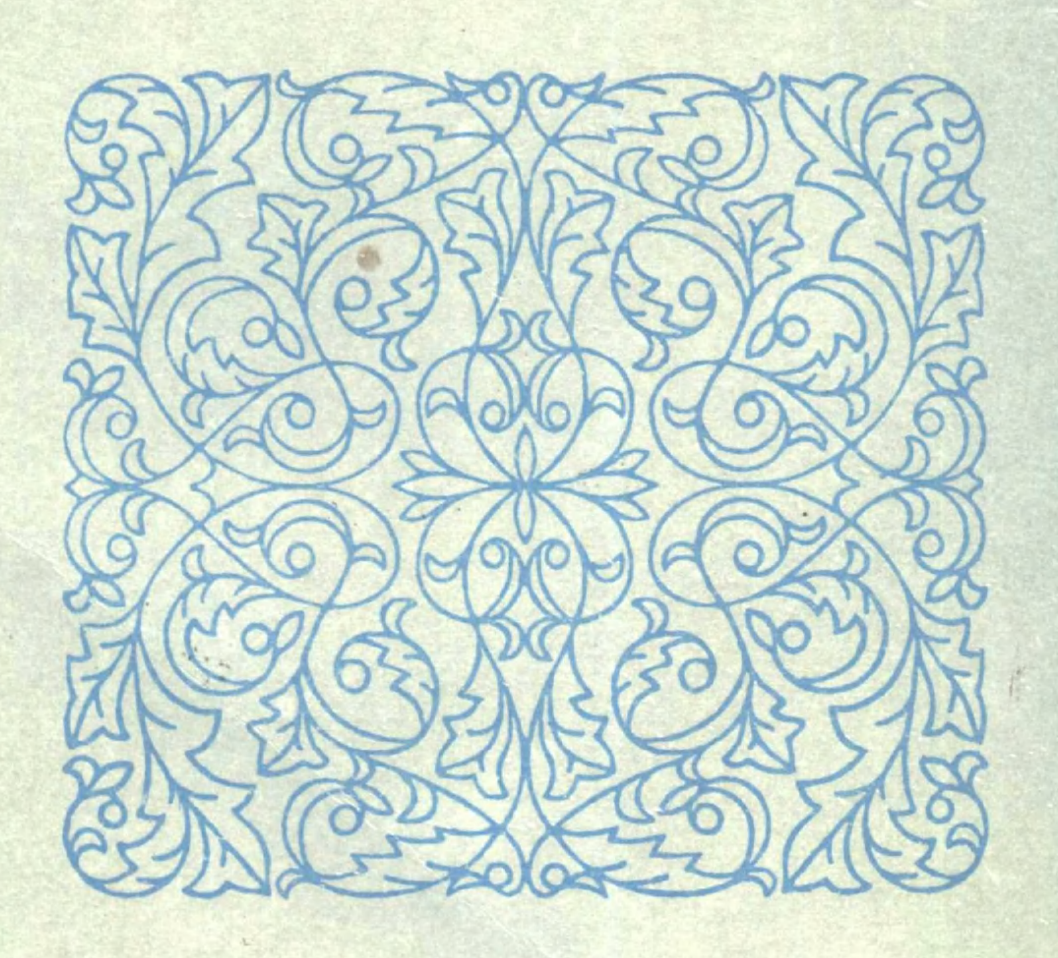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三編

·76·



民國叢書

第三編

·76·

歷史·地理類

朱筠年譜　姚名達編

汪輝祖傳述　瞿兌之著

章實齋先生年譜　胡適著　姚名達訂補

崔東壁年譜　姚紹華編

俞曲園先生年譜　徐澂輯

沈寐叟年譜　王蘧常編著

林畏廬先生年譜　朱羲胄編

上海書店

林畏廬先生年譜

朱羲胄編

本書據世界書局版影印


長廬先生五十八象



貞文先生七十年象



貞文先生遺象 時年七十一



貞文先生七十三歲象

貞文先生象贊

縱以何物而敢放膽而著書以少任氣人目為狂
且以老自娛譔詭於迂儒名為知止而好名之
心疏如寄而神遊而陶藝之心濃如為己疑為子
狂歌至初以姑徐徐而留其有作韻味華密
知居春以如魚樹種如富室無江湖何甘焉
與孫子猶有稱宣以清舒

畏廬老人自題時年七十

貞文先生絕筆

清舉人林紓於甲子 月
日死長子珪以母命嗣仲
弟秉今以珪長子大鉞
為次子鈞後並喪服
命書此與京中及海內
交友並及門諸子告別
林紓絕筆



貞文先生遺畫

章太炎先生題辭

學以有所嫥而後有所擅亦以有所嫥而必有所囿劉攽之於歐陽脩謿其不讀書紀昀於姚鼐弗容煗席四庫館方東樹則又商兌漢學古來門戶相爭掊無克肯自斂抑者吾接　章先生容席始自二十四年十月每浹旬輒親炙講授而所居眞如與吳門相離數百里恨未能數數往也先生爲題　林先生學行譜錄乃曰不敢爲論定曰觀譜知人昔朱考亭撰伊川年譜矣以稱分直書章學誠謂史必文如其人今　章先生所云其於　林先生爲人蓋無閒然矣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南都陷寇後二日羲胄恭跋

序

余少喜流覽百家傳記之書。於傳記，尤好習誦名人年譜。年譜之作，具有其人樹立之經緯曲折。其人而爲學術魁壘。必有其資學之淵源變化。其人而爲經世宰物之賢。必有其治事措施之方略。往往公私傳狀所未詳者，輒於年譜得之。其爲之者，或出於鉅人長德之門客。與夫賢儒之高第弟子。卽屬異代追稽之作。亦必馳羅其人生平。凡在故書典牘。窮極搜討。然後其人之本末表裏，罔不畢見。此讀年譜與作年譜兩者之要義。在讀者所注措。將於此有所師法。而作譜者，尤必於其人服膺無閒。定爲畢生之依歸。始克傾瀉其所飫聞概見者以示人。吁。其難哉。潛江朱君悟園，示余以所爲本師林貞文先生年譜。乞爲之序。余覽之。歎爲方今師弟閒之僅見。蓋悟園之於貞文。無異其同里先輩朱悔人之於王文簡。吾獨異夫其爲此編者。若在隆平之世。師嚴道尊。弟子用以尊廣師門之學。風示世人。何以今日師弟之名義全廢。乃有行古之道，如悟園者。已非吾人所意及。又其本師林先生之得名也。由力輸進外人文學說部而起。而後之非難貞文者。卽挾外人文學與之角。而極之無所不輸。且加進焉。於是負盛望之貞文易而爲顑頷憂傷。與昔歲未得名時。翛然有以自樂者大異。今悟園之書。獨於此再三致意。然則玆譜也。非貞文一人之譜。亦非今日一時之書也。貞文之所挾以砥瀾斯世者。吾固心知其志貞正而氣激壯。乃吾中國讀書君子所應有。非難貞文者之所挾。其氣力方雄據一世。攖其鋒者輒傷。究其事，爲吾中國人所應有與否。爲利爲害。其窮極，尙莫由測窺。

吏當須之數十百年以後。故曰悟園之書。非祇爲其本師一人作。亦非爲今日一時作。就其大體觀之。貞文可謂折逆狂飈之師儒。悟園之表襮其師。可謂不囿澆風之弟子。其人皆當索之古儒林中。不易得之於今日。至其書，於貞文之至性高行。文質聚舉。又復遴自諸家義例之至善。勒成是編。按以鄙說所舉作年譜與讀年譜之兩義。通而匪閡。無所憾焉。觀者其有以知之矣。歲己巳秋七月，羅田王葆心。

自序

譜錄云者，蓋劉彥和所釋譜籍簿錄也。往昔爲春秋學者，每有年歷譜諜之言。司馬子長乃依世本之譜，化而爲表。兩漢以降比事類物，曰略曰志，皆未嘗目其譜錄。宋尤袤肇刱斯名。而淸四庫總目，沿之。其間強集爲子，人或以誚。惟唐志以譜諜納諸史部，爲知類矣。後世慨傳記之莫能詳備。凡述氏族，序世統，記年歷，而蘄事資周普，且務爲曲盡內外洪纖者，於是多取譜錄以爲名。然與隋志淸目部居之指，則猶有間焉。吾讀淸史林先生傳，病其文儉略而弗周普，膚讕而未曲盡。世之譽先生者，旣未審先生之學與行。其有毀者，更無與於先生爲人也。吾今爲撰學行譜錄。以貞文先生年譜二卷，備志其生平。凡其學藝之淵源融治，行之內外洪纖，靡不廣裒溥蒐。稱分悉載。又爲春覺齋書錄三卷，箸錄先生之文學譯作。學行記三卷，則以昭天下是非之公。弟子表一卷，則以明傳授之廣。烏呼，先生殫見洽聞，目空窘闊。其爲文章也，涵蓋萬彙，納吐衆流。而又神明變化，煥爲氣體。讀之者，觀其肺腑槎枒，性眞顯露。咋舌駭怪，莫識所以。其實學養淳至，自有不期然而然者。昔曾孟樸與吾書，論先生譯事，擅四特長。以其能創文格一也。運筆飛疾，二也。又能闚見西方作者之文心，析其流派，三也。苦心於世弊之扶匡，四也。吾以前之三長，靡學不至。後之一長，則本乎性情之篤，眞憂閔之切懷。蓋亦有不期然而然者。此因存養之有素。未可強矯而致也。吾箸譜錄。雖極意以蘄周普，曲盡先生之志事，使無復絲毫遺憾。然古人箸書，未有自詡其是者。故數數删增潤竄，惟恐弗及。亦未有敢

自曰其成者。故班孟堅修漢史，而或言當考。許叔重說文字，而猶曰文字未定。皆以著作之事，道遠任重。苟一息之有存，仍不能無待於補苴斠正。吾於譜錄之耑，冠以發凡，而吾撰述之造意，則先發凡數載而萌動。所搜昔人年譜系錄，不下百餘種。窮讀會觀。參伍通貫。以入吾凡例者，乃不及三十種。猶且時時就吾息園甘丈商之。嚮。箸書而抉擇體要，揚攉義例，其難矣哉。書事蕆於十八年冬。而稾屢易。二十二年，吾游海上。高夢旦期先覩之。乃有人竊乘盜鈔，遂未丞與世見。越四年，裁付梓人。而倭寇內犯。稾幾亡失。去夏，始復于余。今獲問世，則又萬萬幸矣。顧吾終未敢謂其體要義例之皆善，而自信其周普曲盡有成也。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十五日朱羲胄序。

林畏廬先生學行譜記四種例義

揭例義於卷首。倣王懋竑朱子年譜，蔣彤李申耆年譜例。

年譜撰次事實。一依先生詩文集爲據。閒及其它載籍而補以耆昔聞見。此依朱熹伊川年譜，及朱子年譜之例。

紀年下兼紀甲子。並書先生若干歲。而別行以繫其年之事。自宋賢來。編撰年譜，通裁如此。今倣之。

無事可繫之歲而亦紀其年與甲子及若干歲。存歲時也。此依朱子年譜。及張穆潛丘年譜，亭林年譜例。

一年之中事不相屬。則各別其行。依朱子年譜，潛丘年譜，及莊起儔黃漳浦年譜例。

譜附謚議。乃周必大歐陽文忠公年譜例。今倣之。

譜亦史也。故於先生師友，一書其名。其字與里居行業。則考訪雙注。無可考訪者，闕焉。此用秦小峴淮海先生年譜，及呂培洪北江先生年譜例。

譜年非同譜詩文也。依王宗稷東坡年譜例。於凡詩文無關要者。雖歲月可考。皆弗之錄。而如譚文，論學，衞道，憂世，或與師友門人往來質證，或涉繫出處者。則依朱熹龜山先生年譜。及段玉裁戴東原年譜例。各按其年時全錄之。次則要刪。次箸其目。欲使先生言行互證。思想節概。自然著明。

先生所經世代之政事人物，凡有與其文行相關涉者。輒爲挈書大耑。此用錢謙益重訂少陵年譜。及方苞

湯文正公年譜例也。

閒及交遊談讌，以至遊眺之雅。此用嚴榮王蘭泉年譜例。

孫俗撰歸震川先生年譜。書子之生，而不及女。蔣彤編李申耆年譜，乃亦傚之。此昔陋俗之見。今於子女竝書之。

凡箸錄一事。必稱分直書。詳注所據。未注所據者，則吾嚮昔聞見於先生及其家人。或旁訪諸耆舊者也。

每年之譜，於月日可考之事。敍次於前。無考者。悉居可考之事之後。

事有先後錯出。或稱引遺文。閒與譜文嫌複。而又可據爲佐證者。皆雙注之。不一一其條者。則各識圜以別。

譜中稱引文集。初皆詳言畏廬某集某文。再引。止稱某集某文。若文載同集。而聯引比次者。則不復言某集。或其文既見於前，而重引之者。亦惟稱某文而已。於詩，亦然。此以蘄條理分明。繁文刪省而又易於尋證也。」譜中之事，或有異同。卽其本事下。略爲考證。入於注。

民國以來之譜。新舊二歷竝書。於二年後。悉刪舊歷二字。而仍舊之甲子月日者。以求文字省絜。而又屬符本事也。

嘗思宇宙之悠久廣大。何所弗容。故於時人與先生異同之見，閒亦錄之。

先生生平箸譯之書，越二百種。極稱宏贍。苟非特關重要者。悉於箸述記，專卷箸錄。弗載入譜。

王氏朱子年譜，於其所箸書。詳述原委。段氏戴東原年譜，於所箸書卷數，及校刊之人。並提要附箸。俞樾所

箸書。亦有錄要。今倣其意。別編春覺齋箸述記三卷。坿譜以行。

先生學行，爲海內名賢稱服。其投贈稱述之言，譜未克收者。則倣汪喜孫纂輯汪氏學行記，明人楊守阯編浙江三元會錄例。編爲貞文先生學行記上卷。更取歸愚全集，隨園箸述，竝嫥卷錄收壽序壽詩之例。蒐取壽言哀文。彙輯爲學行記中卷下卷。

明呂元善撰聖門表傳。夏洪基撰孔子弟子傳略。郭子章撰聖門人物志。淸朱彝尊考訂孔子弟子。以及林春溥撰孔門師弟年表。費崇朱撰孔子門人考。皆於游聖門者，有所箸錄。而鄭志，於康成弟子。亦有嫥錄之書。朱熹伊雒淵源錄，於程門弟子名氏言行。箸錄詳甚。明宋端儀撰考亭淵源錄，則備列朱子門人。自勉齋以下。凡二百九十有三人。其無記述文字而僅列其名者，又八十八人。今略撫取其義例。編林氏弟子表一卷。以殿諸末。

乙巳冬至

貞文先生年譜

陳寶琛書

林畏廬先生學行譜記四種總目

貞文先生年譜卷一

林畏廬先生學行譜記四種之一

潛江朱羲胄述編

清文宗咸豐二年壬子九月二十七日（西紀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八日）丑時。先生生。（据赴告·）

先生。福建閩縣南臺人也。姓林。諱紓。字琴南。號畏廬。學者稱閩侯先生。（閩縣·侯官·以民國二年併爲閩侯縣·〇按陳衍近代詩鈔·於先生小傳云·原名羣玉·而畏廬文集程太宜人六十壽言·先生亦自署羣玉·薛則柯先生傳曰·先生字紓曰徵·羲胄又嘗聞諸公子璐曰·先父侍先大父臺灣時·會地震·大父恆呼父秉輝·据此·則先生幼之時·其名與字·又曰羣玉與徵及秉輝也·長自號曰冷紅生·客杭時·又自號六橋補柳翁·民國改元·自號蠡叟·晚又號踐卓翁·文集冷紅生傳曰·冷紅生居閩之瓊水·自言系出金陵某氏·顧不詳其族望·家貧而貌寢·且木强多怒·少時·見婦人·輒踧踖隅匿·嘗力拒奔女·嚴關自捍·嗣相見·奔者恆恨之·迨長·以文章名於時·讀書蒼霞洲上·洲左右皆妓寮·有莊氏者·色技絕一時·夤緣求見生·卒不許·鄰妓謝氏笑之·偵生宅出·潛投珍餌·館童聚食之·盡·生漠然不聞知·一日·羣飲江樓·座客皆謝舊昵·謝亦自以爲生既受餌矣·或當有情·逼而見之·生逡巡遁去·客咸駭笑·以爲詭僻不可近·生聞而嘆曰·吾非反情爲仇也·顧吾褊狹善妒·一有所狎·至死不易志·人又未必能諒之·故寧早自脫也·所居多楓樹·因取楓落吳江冷詩意·自號曰冷紅生·亦用志其癖也·生好著書·所譯茶花女遺事·尤悽惋有情致·嘗自讀而笑曰·吾能狀物態至此·寧謂木强之人·果與情爲仇也耶·〇陳衍·字叔伊·號石遺·福建侯官人·清光緒壬午舉人·官至學部主事·著有石遺室叢書十八種·石遺室詩集九卷·續集八卷·石遺室詩話三十二卷·續編六卷·）既

卒之百日。門人會而私諡曰貞文。（先生捐館舍越百日·羲胄謹會同門於北京城西龍泉禪院·蒞者五十七人·相與追綜先生生平·議遵古事擬私諡·吾以諡法·清白守節曰貞·不隱無屈曰貞·內外用情亦曰貞·道德博聞曰文·勤學好問曰文·慈惠愛人亦曰文·而清室遜帝·又嘗頒賜先生貞不絕俗匾額·宜體忠貞之恉·居貞於文上·乃擬貞文二字·甘大文·林蔚·蔡愈·馬鳴謙·林華·陳繹·李道同等贊之·林凱·劉子達·楊夢熊等·則擬文惠·宋愼·黃枝欣等·擬貞愍·弗敢決·遂箋諸所擬·博諮乞決於當世耆舊·多曰貞文可·諡始定·按清太保陳寶琛箋覆曰·清白守節曰貞·道德博聞曰文·周樹模答書曰·林畏廬先生·品節文章·門下宜立私諡·今擬諡凡三·以書請於下走·而命擇其一·此非下走所敢承也·唯念與畏廬先生平生之交·及諸子爾雅篤厚之誼·不敢以辭·謹按諡法清白守節曰貞·道德博聞曰文·諡爲貞文·宜也·郭曾炘答曰·承來書·以畏廬先生諡議·采及芻蕘·畏廬先生文章操節·海內共欽·樂育英才·尤具熱腸古誼·諸君子篤念師門·爲圖不朽·至堪欽佩·昨晤弢庵太傅·曾談及此·弢公意以貞文二字·確當無倫·其文惠二字·與嚴幾道先生門下私諡相複·無取蹈襲·鄙見亦復相同·宋小濂答曰·奉惠書·欲爲令先師林畏廬先生私諡·所以重師儒·表公德·

其盛舉也．而以諸君子會擬之三謚．取決於不佞．不佞低陋無文．何足以參末議．唯與畏廬十年舊契．於其生平．知之較詳．而又承諸君子之推挹．義何敢辭．竊案畏廬文章行誼．均應謚法．士君子以行爲先．鄙意以首擬貞文爲得．貞惠．文惠．皆不足以概先生也．未審諸君子以爲何如．尤有進者．此事於世道人心．極有關繫．定議後．似應撰述畏廬先生私謚議．刊印成册．選日開會行禮．以册發布．昭示愼重．垂型後人．徐鼐霖答曰．貞文二字爲宜．馬其昶公子根偉書曰．奉致家君書．師承風誼．足愧薄俗．昨者過庭承訓．以爲考之逸周書謚法解．淸白守節曰貞．勤學好問曰文．以謚畏老．允稱生平．紓抱膺疾．未能筆復．特命根偉代述以聞．莊蘊寬答曰．奉大函．猥荷不弃．以所擬畏廬先生私謚．徵及鄙見．自維凉薄．無能爲役．唯畏廬先生．夙所敬仰．不敢自外．鄙意擬謚文惠二字．不審有當否．成多祿答曰．諸君子同守心喪．又商私謚．此等風義．何讓古人．欽佩欽佩．鄉以大師在日．幾無數日不相見者．乃於其身後．無補涓埃．言之實涕．今承諸君不弃．謬以祿爲識途老馬．詢及芻蕘．且感且慚．敢不臣主以對．竊念私家之謚．與公家之謚．迥焉弗同．公謚．則主人之所共知者．私謚．則主人之所不知者．今以三謚而論．擬秋陽江漢．均可以不死先生．然以不肖之意．貞文文惠雖佳．似不如貞惠爲愈．貞字已無疑義．案謚法淸白守節曰貞．又有貞不絕俗之賜額．即起先生於九原．亦當首肯．唯文之一字．似近官謚．往不必言．即以有淸一代．凡入詞林．幾乎無人不文．而特賞尤不在此例．況先生之文．人所共知．惠則人所未知者．故曰不如貞惠之爲愈也．說者曰．貞惠之謚．昔人甚夥．如梁之蕭方諸．魏之宇文福．唐之劉迺．五代朱漢賓、元拜降者皆是．顧其人、皆與私謚之意不同．即九張良．五韓信．亦何損於先生哉．且祿更有進者．古今以地稱先生者．往往多平音．如昌黎．柳州．廬陵．徂徠．濂溪．陽明．遺山．漁洋諸人．以字謚先生者多仄音．如玄靖．貞白．靖節．和靖．貞曜．文孝諸人．今之貞惠．蓋倣其用仄音者．此則不才之臆說．而不能登大雅之堂者也．維高明督之．○陳寶琛．字伯潛．號弢庵．又號橘隱．福建閩縣人．淸同治戊辰進士．授翰林．官至遜帝太保．著有滄趣樓詩．○周樹模．字少樸．號沈觀．晚號泊園．湖北天門人．淸光緒己丑進士．授翰林．官至黑龍江巡撫．入民國後．官平政院院長．著有沈觀齋詩鈔．○郭曾炘．字春榆．別號匏菴．晚號福廬山人．福建侯官人．淸光緒庚辰進士．授翰林．官至禮部侍郎．著有亥既集．○宋小濂．字鐵梅．號止園．吉林吉林人．官民國黑龍江都督．○徐鼐霖．字敬宜．吉林吉林人．官民國吉林省長．○馬其昶．字通伯．安徽桐城人．著有抱潤軒文集二十二卷．周易費氏學八卷．敍錄一卷．中庸篇義一卷．莊子故八卷．老子故一卷．屈賦微二卷．毛詩學若干卷．○莊蘊寬．字思緘．江蘇武進人．官民國審計院院長．○成多祿．字祝三．一字竹山．號澹戡．吉林吉林人．○嚴幾道．名復．字又陵．號幾道．福建侯官人．淸船政英文學士．官至學部候補丞參．譯有天演論．羣學肄言．法意．原富．穆勒名學．羣己權界論等書．著有瘉壄堂詩集．名學淺說．英文漢詁．

始祖對墅公。初由金陵遷閩。而世爲農夫。五傳及太高祖天求公。生二子。曰允岡。允和。高祖允岡公無出。遂以允和公中子廷樞公嗣焉。則先生曾祖也。生邦灝公。邦灝生二子。曰國銓。公字雲溪。先生父也。國賓公字靜菴。据文集叔父靜庵公墳前石表辭． 皆渾厚忠信。世爲鄉里善人。据畏廬續集示兒書．○按畏廬三集上陳太保書亦曰．念九世爲農夫．不曾蹈及縲絏． 母陳太宜人諱蓉。淸太學生元培公女。据文集先妣事略． 家貧

甚。雲溪公佐某治鹾於建寧。積千金。始典得屋宇於閩縣玉尺山之趺居焉。據續集先大母陳太孺人事略・

三年癸丑。西紀一八五三年・二歲。

四年甲寅。西紀一八五四年・三歲。

二妹生而殤。據先妣事略・

五年乙卯。西紀一八五五年・四歲。

六年丙辰。西紀一八五六年・五歲。

是歲。雲溪公客臺灣。家奇窮。先生乃寄食龍山巷外祖家。時荔支方熟。外大母鄭太孺人知孺子嗜甘。乃質布衫市荔支百顆。遍食諸孫。而訓先生曰。鄰園蓺樹千株。入夏荔香沁腦。然樹千而味一也。孺子既獲嘗荔。當知它人啖荔其甘亦止是。無足羨也。孺子不患無美食。而患無大志。先生奉荔泣而受命。遂耿介一生。不羨榮利。嘗以訓諸子。生平得力外大母之訓者為多。文集謁外大母鄭太孺人墓記曰・太孺人知書明大義・雖以恩覆紓兄弟・然有過輒弗假借・嘗言童子不能以慧鈍決所成・但觀立志・觀志・即在其所羨者・若見衣食而慕・其成終當為恒人矣・紓嘗持此語告其子弟・俾知紓生平得力於太孺人之訓者為多・〇公子琮撰外曾祖母鄭太孺人事略曰・太孺人氏鄭・歸外曾祖陳公・公諱培元・早卒・無子・乃以妹梁氏子為嗣・余祖母陳太宜人・則太孺人所自生也・太孺人茹辛勵節・數十年如一日・未嘗以貧為怨・時時茹素誦佛經・又曰・家大人五歲時・大父客臺灣・家奇窮・幾於斷炊・時荔支方熟・太孺人知孺子嗜甘・乃質布衫市荔支百顆・遍食諸孫・而訓家大人曰・鄰園蓺樹千株・入夏荔香沁腦・然樹千而味一也・孺子既獲嘗荔・當知它人之啖荔・其甘亦止是・無足羨也・孺子不患無美食・而患無大志・家大人奉荔・泣而受命・遂耿介一生・不羨榮利矣・太孺人卒時・年七十三歲・家大人掃墓・凡二十四年・晉京・遂不獲時覲・太孺人窀穸既奠・每感憶太孺人慈訓・輒泫然念及六十年前事・乃命四子琮・恭為太孺人製事略・

居無何。以其鄰人侮憤而歸。先生訓諸子所語・

自此以後。家每月不舉火者可五六日。據示兒書・

七年丁巳。西紀一八五七年·六歲。

二妹生。按卽所謂高氏妹也·○文集先妣事略曰·丁巳高氏妹生·○續集高氏妹哀辭曰·妹字錦香·略就余問字·頗能讀書·天性聰慧而仁厚·

八年戊午。西紀一八五八年·七歲。

九年己未。西紀一八五九年·八歲。

十年庚申。西紀一八六零年·九歲。

歲大祲。弟秉耀生甫二日。而雲溪公復遊臺灣。貲盡不能歸。一家九人。咸仰母陳太宜人及伯姊鍼黹以自給。先妣事略曰·丁未生大姊·一日再食至不能舉。向午自塾歸。母以四錢市餺飥命食。遣去不言家中未舉火也。據文集母弟秉耀權厝銘·○先妣事略曰·庚申生秉耀·耀生二日·府君客遊臺灣·貲盡·困不能歸·歲大祲·澳門賊以鋼艇闌入內港·聚江南橋下·謬言與南船競鐵貓·發礮互擊·紓家橫山·距江三里·飛彈蚩然·日夜從屋上過·比屋奔徙略盡·宜人以無食·故不得去·先大母方病·大姊稍省人事·鍵紓不令出·擁弟及妹·環宜人而泣·宜人方縫旂·撫慰大姊·言抵夜盡三旂·可得錢四百許·明日·大父母及爾兄弟·當飽食矣·紓時沖幼·不知母言之悲也·

十一年辛酉。西紀一八六一年·十歲。

叔靜庵公始得館。月歸三金。母與伯姊仍日治鍼黹佐之。於是大父母與先生兄弟得不餒。據母弟秉耀權厝銘·

會王尺山典屋被贖。遂遷家橫山。距馬江三里。據先大母陳太孺人事略·○按先妣事略·言庚申適家橫山·而太孺人事略·則言咸豐季年·移家於橫山·或誤以季年爲庚申耶·

小屋三楹。前居母妹及弟。中自處。最後則以奉大母陳太宜人。據文集亡室劉孺人哀辭·

穆宗同治元年壬戌。西紀一八六二年·十一歲

春。從同里薛錫極。受歐陽永叔文。杜子美詩。薛於及門中。特偉先生。薛則柯先生傳曰·先生諱錫極·字則柯·閩之巨族也·長髯玉立·能顚倒誦七經·

獨喜歐陽公文．及杜子美岑嘉州詩．抗直好忤人．人亦稍稍引去．先生遂移家入橫山．擇其夷者廬而居之．當門老榕二株．枝葉濃黑．先生因樹導徑爲曲折．授徒六七人．紓與焉．先生字紓曰徵．授紓歐文及杜詩．務於精熟．一日．讀檀弓至防墓崩．捧卷大哭．紓愕然．先生曰．若．非人子乎．吾哭而若不動．何也．紓曰．徵[illegible]諱在上．不知所哭．雖然．聞先生哭．亦滋悸矣．先生嘆曰．諒哉徵也．自爾視紓益重．其課紓歐文與杜詩．亦益急．曰．吾不爲制舉文．若熟此．可以增廣胸次．且吾嘗見鄉之貢士矣．以時文博科第．對案至不能就一札．設聞之．得無以我爲悖邪．家絕貧．夏日嘗不舉火．紓歸．食旣．度先生未炊．乃覓得先君襪．實米滿中．負之以至．先生大怒．叱曰．徵．若年十一．竟行竊邪．紓泣曰．先生侵晨授徵古文及詩．逾午．猶不食．歸而對食心動．故自以其米來．非竊諸它氏也．先生曰．它氏益不可矣．吾已得米．且至．無須此．若將歸．當請杖於若母．吾不忍夏楚若矣．紓歸．白母宜人．宜人笑曰．女以米餉師．奈何以襪．易以巨橐．重益之．別令人實以往．將大父命．先生乃受．又曰．先生．隱君子也．薛氏之族．成進士者三人．與先生皆輩行．先生顧之．未嘗爲動．入山後．於經益邃．旁及諸家集．終身未嘗爲文及詩．殆並文及詩．而亦隱之也．及門中．特偉紓．而紓四十不偶．豈先生所偉者．在讀書制行．不以科名偉邪．

秋八月。雲溪公自臺灣郵致三十金歸。月以爲常。於是舉家乃盡得飽食。按先妣事略．庚申生秉耀．耀生甫二日．府君客臺灣．資盡困不能歸．續曰．是秋府君書歸．郵致金三十圓．自是月以爲常．而母弟秉耀權厝銘．乃曰．亡弟秉耀．生甫二日．先君客遊於臺．資盡不能歸．繼又曰．明年．叔靜庵始得館．月歸三金．又明年八月．先君自臺灣郵致三十金歸．以爲常．先太母陳太孺人事略．亦曰．先君旣囊資．遂客臺三年．又曰．已而果以金歸．紓年十一矣．據此．則知雲溪公出遊於臺．其年確爲庚申．而郵致三十金歸．始於壬戌之秋八月．先妣事略所謂是秋者．乃言郵金之年之秋．非繼上文庚申之年也．然尚不能買書。則月積錢數百。入城購得零本漢書及諸子史。凡三年。積破書三櫥。讀之都盡。大母陳太孺人意甚喜。謂吾家累世農。汝乃能變業向仕宦。良佳。但城中某公。官卿貳矣。乃爲人毀輿。搗其門宇。不務正而据高位。恥也。汝能謹愿如若祖父畏天而循分足矣。先生於是矢之終身。据先大母陳太孺人事略．○聞先生嘗訓諸公子曰．余自八歲至十一歲之間．每積母所賜買餅餌之錢．以市殘破漢書讀之．已而又得小倉山房尺牘．則大喜．母舅憐之．始以其康熙字典貺我．時吾攻讀甚勤．嘗畫棺於壁．而挈其蓋．立人於棺前．署曰讀書則生．不則入棺．若張座右銘者．○續集文科大辭典序曰．少貧不能買書．日積數錢．向破書之肆．購得零星不全之子史一兩卷．讀之．自十一歲至於十六．積書三櫥之多．寒人貧狀．彌復可笑．○叔父靜庵公墳前石表辭曰．府君亡其產．客臺灣．資盡不能歸．時吾叔母陳太孺人．又以風痺死．公獨支門戶．而吾母太宜人．與伯姊．日治針黹佐之．故紓得從村塾讀書．發篋．得公所藏毛詩尚書左氏傳史記四部．而紓幼時特喜史記．公嘗謂兒雖善讀．顧燥烈不能容人．吾知不勝官也．据此．則先生之終身不入仕宦．蓋有由焉．

二年癸亥。西紀一八六三年。十二歲。

以薛錫極訓。往從朱韋如習制舉文。薛則柯先生傳曰。更二年。紓以先生論。執業於朱韋如師。習制舉文。○朱韋如。閩人也。名字行業待訪。

三年甲子。西紀一八六四年。十三歲。

始與王灼三交。三集王灼三傳曰。王君灼三。字薇庵。閩縣人。家於玉尺山。余幼從薛則柯師讀書於玉尺山之廬。君出入。必過先生之門。余悅其風度凝遠。即思友之。越明年。事朱韋如師。則與君同筆硯。遂訂交焉。君孝友誠篤。出於天性。

是歲以後。校閱殘爛古籍。可二千餘卷。陳希彭十字軍英雄記序曰。吾師少貧。不能買書。則雜收斷簡零編。用自磨治。自十三齡及於二十以後。校閱不下二千餘卷。

四年乙丑。西紀一八六五年。十四歲。

朱韋如之居鄰豪富豪之餐也。輒羅珍異。先生恆潛就其庖。觀習烹炙。謂吾果有力者。必躬烹以奉母。

五年丙寅。西紀一八六六年。十五歲。同門胡鄂公舉以告我。云聞自先生。且曰十三四歲事也。

六年丁卯。西紀一八六七年。十六歲。

省父臺灣。据三集黃筠山先生畫記。

七年戊辰。西紀一八六八年。十七歲。

即侍雲溪公於臺灣。同門閩人蔡愈曰。嘗聞先生自述十七十八之歲。在臺佐商司簿記。

八年己巳。西紀一八六九年。十八歲。

仍侍雲溪公於臺灣。据文集答某公書・

是年。歸閩。取夫人劉孺人則同里劉有棻長女也。劉翁每舉呻吟語。五種遺規。誨先生。又嘗與論道學原流。勗以立身安命之道。据亡室劉孺人哀辭・○文集外舅劉公墓志銘曰・公諱有棻・字作楫・號修梅・又曰・公幼有節概・喜通鑑・尤長於詩・又曰・公相壻及余・余方從羣兒戲・公弗善也・越七年・余客臺灣・父執某申前議・公得余上外祖母鄭太孺人書・再三讀曰・可矣・童子戀恩・余於書中・若聞其哭聲・性情哀摯・可妻也・顧非富貴中人耳・余既取公長女・每謁公・必大喜・舉呻吟語及五種遺規勗余・又曰・余每應童子試・雖嚴風驟雨・必送余至試院・五更天陰・四顧無人・公挾余至明倫堂廡下・論道學源流・勉以立身安命之道・○按亡室劉孺人哀辭・孺人諱瓊姿・先生字之曰孟質・又謂歸余二十九年・光緒丁酉年二月四日卒・今自丁酉年上溯而數・先生取劉孺人・當在是年無疑・

九年庚午。西紀一八七零年・**十九歲。**

雲溪公遘疾自臺灣歸於里。時貧家橫山屋小。左廡廑能容榻一几之外。當側行就榻。先生既以正寢奉父。乃及夫人遷左廡而侍疾。父疾革。露香稽顙告天。請以身代。不驗。越四十日。父卒。先生猝遭憫凶。哀極而病肺。日必咯血。或猛至者則盈盌矣。据先妣事略及三集述險・ 時大父在殯。大母亦繼逝。喪葬接踵。苦更不翅。据先妣事略・○按示兒書曰・十九歲・爾祖父見背・苦吏不翅・又母弟秉耀權厝銘曰・大父母及先君相繼逝・据此・則先生大父母之歿・亦屬此年・ 而猶夜挾簡策就母姊刺繡之燈讀。必終卷始寢。且漸恣肆為詩歌。鄉人目為狂生。續集周養庵篝燈紡織圖記曰・憶先君見背・紓年十九、其差勝於養庵者僅之・又曰・橫山老屋・樹古鴉啼・星火熒然・紓挾卷就母姊刺繡之燈讀・必終卷乃寢・○亡室劉孺人哀辭曰・余十九・迄於念八歲・十稔中・危病一・常病十數・又曰・余病起・益困・親故不相過問・遂恣肆為詩歌・鄉人益目為狂生・不敢近・石遺室詩話曰・述庵少與林畏廬紓及林某・在里中有三狂之目・崧祁亦候官人・有遺詩一卷・○按述庵姓林・名崧祁・福建候官人・清光緒乙酉舉人・著有遺詩一卷・

十年辛未。西紀一八七一年・**二十歲。**

受外舅劉翁命執業陳蓉圃之門。翁佽其膏火。据外舅劉公墓志銘・○陳蓉圃・閩人・名字行業待訪・

始與丁鳳翔交。三集丁鳳翔傳曰、丁君鳳翔、字和軒、閩之溫陵人也、任俠尙義、又曰、讀杜詩、皆成誦、爲近體詩、骨力蒼堅。〇祭丁和軒文曰、余年二十、是歲識君、又曰、通名甫竟、抗聲論文、指斥牧齋、亟賞劉貢、高吟杜詩、飄飄凌雲、旁人議君、飢或涉旬、不務苦慮、得酒輒醺、余曰達哉、足稱吾友、

仍病咯血而日讀書習畫弗輟。自謂果以明日死者。今日固已飽讀吾書且習畫自怡。三集石顚山人傳論曰、余自二十至三十、此十年中、月或嘔血斗餘、不親藥、疾亦弗劇、然一日未嘗去書、亦未嘗輟筆不畫、自計果以明日死者、而今日固飽讀吾書且以畫自怡也、

十一年壬申。西紀一八七二年、二十一歲。

讀莊子有悟。先生莊子淺說自序曰、憶余二十一歲時、病咯血、失眠六夕、且殆、忽憶及南華惡知乎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因自笑曰、今日之病、余爲麗姬入晉時矣、竟廢書而酣寢、醫至、診脈、大異曰、愈矣、余曰、南華之力也、

十二年癸酉。西紀一八七三年、二十二歲。

十三年甲戌。西紀一八七四年、二十三歲。

始自課蒙謀給養。

長女雪生。長而字之曰伯雪、

從陳文臺學繢畫。石顚山人傳曰、山人氏陳、諱文臺、字又伯、溫陵人、余師也、長身玉立、疎髯古貌、善詩工畫、能寫高松及蘭竹、亦間爲翎毛花卉、初師汪瘦石先生、瘦石山水精工、雖大屏巨幛、咸有韻致、蘭竹近徐文長、山人師之三年、時謝琯樵自漳州至省會、主山人家、琯樵作畫、下筆如快劍之斫蛟螭、俄頃十餘軸、畫時自釋其意、令洞黑、以紙條撚細股、蘸油然之、隨筆左右、燼而復然、山人日侍筆硯、盡得其祕、中年作蘭竹、與謝畫莫辨眞贋、追琯樵殉節溫陵、山人始變其法、自成一格、又曰、初得紓、紓方病咯血、又曰、紓侍山人二十六年、得山人翎毛用墨法、變之以入山水。山人見而異之、以爲孺子能不局於法也、〇按先生自何年執業石顚者、無可考見、惟此傳嘗言紓於己亥春客杭州、歸、山人已八十有四、見紓泣、越六日、遂卒、有謂侍山人二十六年、据己亥上溯、及於是歲、適爲二十六年、以知先生師事陳文臺、必斷此年、〇汪瘦石、謝琯樵、名籍行業待訪、

德宗光緒元年乙亥。西紀一八七五年、二十四歲。

長子珪生。字伯桓。當先生病篤。吾朝夕往視。伯桓額墳起。而膚色青赭若癧。以叩於其昆季。則夜夜爇香露禱。以額磕地。先生見而斥其愚孝。然伯桓行之無渝也。

二年丙子。西紀一八七六年。二十五歲。

授徒王灼三家。按王灼三傳曰。丙子 余授讀於君家。君別出館於史氏。而文集告王薇庵文曰。憶戊寅之間。君館余於家。而已別出館於史氏。年時兩歧。未詳孰是。

三年丁丑。西紀一八七七年。二十六歲。

夏。讀書會城之北。畏廬詩存卷下哀閩詩曰。憶昔丁丑夏。讀書會城北。蕭寺饒松杉。襆被就之宿。

四年戊寅。西紀一八七八年。二十七歲。

夏五月初十日。弟秉耀赴臺灣。欲依叔求館。助養家人。先生泫然止之。秉耀乘其赴試。而卒拜母遄行。

秋九月初五日。以疾卒於臺。年才十九。冬十月。先生哭臨於臺城。以冢子珪嗣之。自嘗謂其越禮也。據先妣事略及母弟秉耀權厝銘。○薛則柯先生傳曰。紓母弟耀適客臺灣。先生命某往依。某病疫。耀日夕侍之。某愈而耀病以死。○又先生嘗語諸公子曰。余奔弟喪臺灣時。臺灣道李某。實府君執友。吾未嘗向之乞貸。李召宴。吾終無所求。○又先生譯拊掌錄平海程有曰。余曾二至臺灣。

是歲。妹錦香適同縣高鈞松之子衡。鈞松字筠亭。衡字達峯。福建鳳崗人。

夫人患先生貧薄。莫能贍養家人。爲私請於外舅。更助之膏火。使竟舉業。據亡室劉孺人哀辭。

咯血疾瘳。述險曰。積十年。大小十餘病。越戊寅。乃不藥而愈。

始交周長庚。文集告周辛仲先生文曰。憶光緒戊寅。吾始交君。○周長庚。字辛仲。福建侯官人。清同治壬戌舉人。官臺灣彰化縣學訓導。或謂其卒後。師友私謚曰孝景。

五年己卯。西紀一八七九年。二十八歲。是年。日本滅琉球。

入邑庠。文集送嚴伯玉之巴黎序曰·方光緒己卯·余以文受知於督學侍郎錢塘孫公·○孫督學·名詒經·字子授·浙江錢塘人·清道光間進士·授翰林·官清戶部侍郎·

仲子鈞生。

從弟秉華始持秉耀喪歸。權厝於玉尺山麓。據先妣事略及母弟秉耀權厝銘·○先妣事略曰·華·季父靜庵子也·○按華名錦·字秉華·

六年庚辰。西紀一八八零年·**二十九歲。**

七年辛巳。西紀一八八一年·**三十歲。**

始與陳衍交識。石遺室詩集卷一·癸未年長句一首贈林琴南曰·我識君才已二年·據以上溯·則交識自辛巳始也·

八年壬午。西紀一八八二年·**三十一歲。**

秋。領鄉薦。文集誥封奉政大夫桐鄉縣知縣侯官方公墓志銘曰·公與余壬午同年·出長白侍郎寶公門·○贈光祿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壽富公行狀曰·父寶廷·禮部侍郎·又曰·父侍郎公·以直言敢諫聞於德宗景皇帝朝·疏草流布海內·罷官後·自託詩酒·近識名山·石刻皆遍·均傳誦人口·○陳寶琛壽先生七十序曰·予執友寶竹坡侍郎·君鄉舉座主·直言敢諫·類劉子政·其忘身急友·亦儼然東漢人也·君少以任俠聞·事親至孝·顧善罵人·人以爲狂·竹坡獨契賞之·令二子與爲友·卽伯茀仲茀·庚子同殉國難者也·君既集同年友·刊竹坡遺集·又自爲傳奇·記伯茀事·且時時存卹其家·○石遺室詩話卷一曰·竹坡先生·壬午典閩試·歸途·取江山船女兒爲妾·自上書舉劾落職·在官喜言事·繼吳柳堂後·爲毅帝爭嗣者纔起·公言最切直·遂不復起用·又曰·罷官後·時與窮交數人·及伯福仲福兩公子·徧遊京東西諸山·歲得詩數百首·○據上所引諸文·則先先壬午鄉舉之座主·爲寶廷·廷字竹坡·號偶齋·清鑲藍旂第五族宗室·同治戊辰進士·授翰林·官至禮部侍郎·所謂長白侍郎者也·著有偶齋詩草·石遺室詩話謂其詩才豪宕·以曲達爲主·五律近右丞嘉州·餘則香山放翁誠齋·近人則初白隨園北江船山·田盤一集·尤爲劉刻可喜·羲肖於清宣統中·嘗自北京書肆·見刻本長白先生奏議·則竹坡疏藁也·吳柳堂卽吳可讀·清同治年進士·授主事·字及里貫行業待考·

執友王灼三以科考第三名格於額。不得廩餼。先生爲乞假得二百金助攷之。己將入都赴禮部試。尙不能得裘也。據王灼三傳·

始友李宗言。據福州支社詩拾先生所撰序。○按李宗言。字畬曾、福建閩縣人。清光緒壬午舉人。官至江西廣信府知府、安徽候補道。石遺室詩話。言畬曾少與先生至洽。共喜爲陳元孝吳駿公一種七言律。而畏廬三集畬曾李先生誄。則謂其詩近義山。喜悲亢之音。其過金川門詩。雖陳元孝不能過。

有某公欲歲致千金辟先生爲參佐。先生方困甚。以母意弗謂善。則堅辭。自言不忍遠離老母。據文集答某公書及高鳳岐撰清封宜人林母陳太宜人墓志銘。銘全文載丙申冬譜注。

是歲由橫山遷家瓊河。再遷於蒼霞洲上。建精舍居焉。文集蒼霞洲精舍後軒記曰。蒼霞洲在馬江南橋左偏。江水之所經也。又曰。余家洲之北。湫隘苦水。乃謀適爽塏。卽今所謂蒼霞精舍者。屋五楹。師軒種竹數十竿。微飈略振。秋氣滿於窗戶。母宜人生時之所常過也。後軒。則余與宜人聯楹而居。其下爲治疱之所。日常摭舉村市瑣語鄉里近事以悅母。據亡室劉孺人哀辭。

始友高鳳岐。○按高鳳岐以丙申撰林母陳太宜人墓志銘。自謂友先生十五年。則始相交也。當在壬午。○高鳳岐、字歗桐。號媿室。福建長樂人。清光緒壬午舉人。官至廣西梧州府知府。卽所謂高梧州者也。先生撰程太宜人六十壽言。稱其察而信。文集誥封資政大夫鹽運使銜梧州知府長樂高公墓志銘。稱其服膺宋儒尤篤。律躬嚴整。閒爲古文。似劉更生曾南豐。

九年癸未。西紀一八八三年。三十二歲。

北上赴禮部試。報罷。出都。始友李宗禕。文集祭高梧州文曰。癸未出都。○李佛客員外哀辭曰。佛客友余。以癸未。○李宗禕字次玉。號佛客。宗言之弟。能畫工詩。善擘窠書。官候補員外郎。著有雙辛夷樓詞一卷。

李宗言兄弟積書連楹。先生旣皆與交。遂一一假讀而盡。據畬曾李先生誄。○陳希彭十字軍英雄記序曰。吾師三十以後。與李畬曾太守友。乃盡讀其所藏書。不下三四萬卷。於是文筆恣肆。日能作七八千字。

十年甲申。西紀一八八四年。三十三歲。是年。法蘭西侵越南。

秋七月。法蘭西大舉入犯閩洋。福建海軍潰敗於馬江。敵遂悉衆轉攻我臺灣。清廷詔大學士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八月。敵復奪踞基隆。分兵攻我滬尾。冬十月。宗棠抵福州。（據左文襄公年譜卷十·○按續集叔母方孺人事略曰、秋、法人背盟犯我馬江·遂侵基隆淡水·與左譜略同·）先生以初之主兵者諱敗而入告。偕周長庚上狀陳愬。遮宗棠於馬前。相誓不勝則赴詔獄死耳。（據告周辛仲先生文·）且爲詩百餘首。類少陵天寶亂離之作。越年盡燔之。（據張僖畏廬文集序·○告周辛仲先生文曰·甲申海上變起·主兵者諱敗而入告·君怒·約余下狀陳愬·遮太保文襄公於馬前·退而顧余曰·不勝·赴詔獄死耳·○按清史稿穆宗本紀二·同治七年七月乙酉·加左宗棠太子太保銜·據此·則先生告周文·曰遮太保文襄公者·蓋有徵也·）

叔靜庵公以秉燿客臺。瘴死。遺子錦歸依先生。先生爲之論取於高氏。（據叔母方孺人事略·）

十一年乙酉。（西紀一八八五年·）三十四歲。（是年英吉利滅緬甸·）

與陳蕤·黃彥鴻同執業於謝章鋌。從學經義。有志通洽漢宋。（文集陳喜人先生墓表曰·余於先生爲鄉里後進·每見先生來造余師談經學·至淹貫·偶樹一義·輒條證數家之說·余稍長·乃與先生同事吳航謝枚如師·復得縱讀先生經義·精確實宗高鄭·而又不戾宋儒之說·○黃芴山先生畫記曰·乙酉·始與先生哲嗣芸溆太史·同事吳航謝枚如師·○據上二文·先生與陳蕤黃彥鴻師事謝枚如·當屬同時·其師友講說經學·皆有意通洽漢宋·○謝章鋌·字枚如·福建長樂人·清光緒丁丑進士·官內閣中書·治詩古文·著有賭棋山莊詩集·石遺室詩話稱其爲人·深於情·又喜山水遊·遊必有詩·以出遊嶺南後爲勝·入秦入蜀更勝·體格在張亨甫林歐齋閒·○陳蕤·字喜人·福建長樂人·先生謂其經學稱於鄉黨·○黃彥鴻·字芸溆·福建侯官人·清光緒某年進士·授翰林·）

十二年丙戌。（西紀一八八六年·）三十五歲。

貽識沈瑜慶。（三集祭沈敬裕公文曰·光緒丙戌·我始識公、○沈瑜慶·字愛蒼·號濤園·福建侯官人·清光緒乙酉舉人·官至貴州巡撫·卒謚敬裕·著有濤園詩鈔·）

叔靜庵公卒。喪至自臺灣。先生慟號迎之江干。（據叔母方孺人事略·）

十三年丁亥。（西紀一八八七年。）三十六歲。

執友王灼三卒。其妻將縊以殉。先生破扉救之。哭視灼三殮。引其孤元龍歸。衣食而訓誨之。凡十二年。且爲籌得四百金權子母以供其妻。越三年。爲嫁其女。元龍長。更爲之娶。已而元龍領鄉薦。以詩鳴於時。（據王灼三傳。〇告王薇庵文曰。且君有孤。而不余託。君有隱衷。而不余告。既死乃得諸嫂氏。述君之言曰。若勿怖。余死。彼林某者。固能善處若子也。〇文集答周生書曰。薇庵王先生。天性孝友。僕與遊處二十餘年。又曰。先生既死。遺其子女二人。僕私誓。將獨任其婚娶。僥倖不負死友之諾。又曰。距薇庵之死數歲。林述庵亦被疫死於烏龍道院。僕奔哭弔之。舉族咸以幼子阿狀爲託。僕亦如昔之所以處元龍者處之。亦將十年。阿狀入庠。與元龍同。〇按阿狀名之夏。王元龍。清舉人。並詳林氏弟子表。）

十四年戊子。（西紀一八八八年。）三十七歲。

讀書龍潭精舍。（據文集浩然堂記。）日與徐祖甫講誦程朱之學。（三集清修職郎訓導徐君墓志銘曰。余讀書時。與君鄰毗。日過從講程朱之學。〇徐祖甫。字書樵。福建甫出人。）時閩之當事者以苛法繩士。士持故事大忤當事意。有構先生與高鳳岐以悅大府者。閩城譁然。謂已革禮部試。且興大獄。先生乃泰定弗懾。（據程太宜人六十壽言。）

十五年己丑。（西紀一八八九年。）三十八歲。

又以公車北上。（據王灼三傳。）

十六年庚寅。（西紀一八九零年。）三十九歲。

春二月。赴禮部試。報罷。遂同周長庚歸。（告周辛仲先生文曰。二月至京師。與余述入賊論降。累死不屈事。又曰。方庚寅報罷。與余同歸。）已而聞長子珪與友子王元龍弗協狀。乃預留香於几。與珪同宿。至夜午。故哭失聲。珪驚問曰。我夢王

先生言爾陵其孤將甘心於爾。珪泣而自明。則曰。但炷香告先生。後不復爾。則無事矣。珪果爇香長跽自懺。而元龍遂竟其業以去。（据王灼三傳・）

冬十月初七日。同鄭舜臯曹于南丁鳳翔。及陳林二小生。遊方廣巖。三日。得詩六首。紀之天泉閣上。（据文集遊方廣巖記・○鄭舜臯曹于南陳林二小生・名籍均待訪・）

聞戚某京卿病甚篤。渡江省之。族戚環列病榻。京卿指先生示醫者曰。獨林君自立人也。（先生所譯電影樓臺自序曰・前此余戚某京卿患作・傳聞甚篤・余渡江省之・族戚環列病榻・西醫既至・切脈處方・竟・則顧京卿曰・榻前之人・闇皆待飼于卿者・卿脫不諱・斯人奈何・京卿指余示醫者曰・餘人皆然・獨林君自立人也・醫曰・十餘人中・自立者一人・則其勢危矣・京卿既譯而語余・余愀然而悲・此事適十八年矣・末裁戊申年五月中澣畏廬老人敍于春覺齋・○按自戊申上溯十八年・當屬辛卯前年事・）

十七年辛卯。（西紀一八九一年・）四十歲。

仍讀書龍潭精舍。（文集鈞壙銘曰・年十三・從余讀書龍潭・○按鈞已卯歲生・及此適十三歲・先生是年・仍讀書龍潭精舍・當無疑矣・）

與詩流黃敬熙。黃春熙。何爾璜。周長庚。林葵。黃育韓。歐駿。卓孝復。陳衍。李宗言。方家澍。高鳳岐。林珩。李宗禕。方崐玉。王允晳。李宗典。劉蘄。凡十九人。結爲福州支社。月恆數集。專賦七律詩。以相唱和。（据福州支社詩拾同人齒序・石遺室詩話卷二十九・及先生撰畬曾李先生誄・○按李宗言福州支社詩拾題辭曰・吾社凡十有九人・又曰・詩拾刊於辛卯・据此・則支社之結・當在辛卯以前・然吾未能詳其自何年始也・姑以入此年之譜・○石遺室詩話卷二十九曰・支社者子穆與林畏廬李畬曾諸人所結吟社・余亦與焉・又曰・支社專賦七律・○畏廬詩存自序曰・三十以後・李畬曾佛客立支社・集同社詠史・社稿以周辛仲爲冠・又曰・已而辛仲卒・畬曾兄弟遠宦・社事遂寢・○先生所撰福州支社詩序・各集皆未錄刊・今鈔附此・其文曰・紓幼時學爲短章・多蕭寥悲涼之音・審發而輒斷・聲騫而不還・古人所謂文家之吃也・儲稿徑寸・憤而燼之・遂不更作・洎壬午・始友李畬曾兄弟・觀其詠史諸詩・於孝烈忠果之士・抗聲悽吟・積淚滿紙・必悅其同趣・時周辛仲廣文亦未就官・相與招邀同人・結爲吟社・月或數集・集必數篇・吳錦舜英・而神骨不靡・則義山之遺烈也・盡銳拔萃・而進無遺力・則空同之後勁也・獨紓才力沈膇・妄與諸子追角・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

也。軒轅彌明之譏。吾足以當之矣。顧躡步百家。而猶樂從諸子之後者。古人蓄素以彌中。散采以彪外。諸子既業取孝烈忠果之士。形而爲詩。揣其情愫。必有所近。然則詩拾之刻。藉之自鞭。諸子及紓。固不能無裨也。○黃敬熙。字子穆。福建永福人。○黃春熙。字曜臣。福建侯官人。○何爾璜。字玉瑜。福建閩縣人。○林葵。字怡庵。福建侯官人。著有鴛鴦藤館詩鈔。石遺室詩話。謂其詩境淸眞。長於白戰。絕句最工。得力於放翁後村。○黃育韓。原名燊字欣園。福建永福人。淸光緒乙亥舉人。官廣西融縣知縣。○歐駿。字熙甫。福建閩縣人。○卓孝復。字芝南。一字毅齋。號巴園。福建閩縣人。淸光緒乙未進士。官至湖南按察使。○方家澍。字雨亭。福建侯官人。淸光緒壬辰進士。授翰林。尋改官兵部。以選得浙江桐鄉縣知縣。卓然有政聲。○林珩。字葱玉。福建閩縣人。○方崐玉。字筱軒。福建侯官人。○王允晳字又點。號碧棲。福建長樂人。淸光緒乙酉舉人。官安徽婺源縣知縣。著有碧棲詩集。石遺室詩話。稱其刻意爲詩。善於審曲面勢。筆意力戒凡近。○李宗典。字唐臣。福建閩縣人。○劉蘄。字楚漁。福建侯官人。甲午舉人。餘詳林氏弟子表。

十八年壬辰。西紀一八九二年。四十一歲。

春。北遊京師。亦赴禮部試也。不遇而歸。取道於滬。過杭州。留西子湖上六日。得詩二十首。多悲涼悽楚之音。蓋有感於趙宋陳迹。衷其不能復仇盡敵。以至亡國。據先妣事略及西湖詩序。○陳寶琛壽先生七十序曰。六試禮部不遇。則授徒奉母。充然自得。按。文集上郭春榆侍郎辭特科不赴書。則謂七上春官。年皆未詳。

秋。築堂於龍潭精舍之後圃。以祠孟子。圃故爲孟子祠基。曹子南因取善養浩然之氣義。爲名堂曰浩然。據文集浩然堂記。

十九年癸巳。西紀一八九三年。四十二歲。

春。浩然堂成。乃樓其左曰醒樓館。其右曰風篁館。蒔竹無慮百數。更築亭而北嚮。居梅花中。曰塡詞亭。則先生暇日塡詞之所。據浩然亭記。○按原文作辛巳春堂成。然干支凡壬辰後。無辛巳。又稽之陳垣二十史朔閏表。壬辰之次。亦爲癸巳。則知辛巳必癸巳之訛。且考上文。紓以戊子讀書龍潭精舍。又謂五年足不一至。自戊子計及癸巳。適越五年而相合也。○按陳垣字援菴。廣東新會人。官教育部次長。北平輔仁大學校長。著有元也里可溫考。西域入華考。元典章校補。中西回史日曆。二十史朔閏表。諸書。

二月初五日。爲友周辛仲既卒之二十一日。先生與同社諸子。泣而禮祭之。(据告周辛仲先生文.)

冬門人劉永祺爲先生築畏廬於浩然堂右偏。植梅柳數十株。(据浩然堂記.) 先生爲文記之曰。不燭而行闇。不侶而處獨。其人恆鬼之畏。然而遇醉與倦者。毋畏也。延吭以俟刃。據鑊以受烹。其人恆死之畏。然而悍賊劇盜。毋畏也。天下惟鬼與死。常足以怖人。而心弗存焉。與亡其心者。滋之。恆若無事。然則無畏之非難。深知所畏。而幾於無畏。斯難矣。深知所畏。而幾於無畏。事不在變而在常。用不在氣而在志。持虛枵之氣。矯高厲之節。時命適稱其人。亦可以權爲君子。不幸者。重名在前。美利在後。鄉黨譽之。朋友信之。終其身無聞過之日矣。夫據非其有。而甚重名美利。鄉黨譽之。朋友信之。復過不自聞。而竟蹈於敗。天下之可畏者。孰大於此。且天下之所謂君子者。亦可權而爲之者耶。惟無畏過自治之心。矯厲粉飾。匿瑕護垢。冀以終存其名。不論而爲僞。亦稀矣。處常而不虞。日漬於世俗之論說。初志寖懈。而見奪於是。終身常畏人。終身畏人之人。亦非吾所謂深知所畏。而幾於無畏者。爾余行年四十。檢身制行。不足自立。出觀鄉黨朋友之間。有譽而信者。吾亦甚畏其論而爲僞也。因築室於龍潭浩然堂之側。顏曰畏廬。並記以存之。庶幾能終身畏。或終身不爲僞矣。(記載文集.○劉永祺.詳林氏弟子表.)

十二月十八日。爲子珪取婦劉七娘。(据文集子婦劉七娘壙銘.)

二十年甲午。(西紀一八九四年.) 四十三歲。

秋。七月乙亥朔。日本侵朝鮮。奉天戒嚴。(按朝鮮東學黨謀變.日本以兵入朝鮮之宮.幽其王.又擊沉我兵艦.我軍遂與戰於遼東.天津設防.) 閩中警報日數至。

先生感憤鬱浮無可自適。 据清史德宗本紀及子婦劉七娘壙銘。

冬十月十八日。子婦劉七娘以眩疾夭亡。十一月。葬之荔支林阡祖塋之側。以文銘其壙。 銘載文集。

二十一年乙未。 西紀一八九五年。 四十四歲。 按清史德宗本紀。是年三月己亥。清相李鴻章與日本全權伊藤博文會馬關。和約成。定朝鮮爲獨立自主國。割我遼南地臺灣澎湖各島。臺灣亡。償軍費二萬萬。增通商口岸。任日商從事工藝製造。暫駐兵威海。

春北上遊京師。與陳衍高鳳岐卓孝復等。叩闕上書。抗爭日本占我遼陽臺灣彭湖諸島事。 陳衍詩我。

秋赴興化府知府張僖之聘。分校試卷。居府治梅花詩境中。旦夕與論文。行篋携書。則詩禮二疏。春秋左氏傳。史記。漢書。韓柳文集。及廣雅疏證而已。有某生者。懷百金過先生。冀竊緣得首列。子鈞出見讓之。使持歸。 据文集鈞壙銘及張僖畏廬文集序。○張僖字韻舫。山東濰縣人。清光緒壬午舉人。先生稱其詩高淡真儁。隨物寓意。

是時。撰梅花詩境記。其論詩也。以自然爲工。以感人爲能。謂詩者。不得已之言也。憂國思家。歎逝怨別。弔古紀行。因人情之所本有者。播之音律。使循聲而歌之。一觸百應。迺有至於感泣者。若谷風桑柔板蕩離騷。杜甫北征諸作。是爾。其次則閒適若陶韋之屬。俯仰悠然。亦足自抒其樂。 記載文集。

冬十月二十七日。母陳太宜人卒。以頸喉之瘰癧而殰也。 据文集秋槃夜課圖記。及高氏妹哀辭。 初先生侍疾。凡四十九日。夜必四鼓起。爇香稽顙於庭。而出沿道拜禱。至越王山天壇上。請削科名之籍。乞母終養。勿使頸血崩暴。以怛老人。如是者九夕。弟四夕。盛雨及之。堅伏雨中不起。木棉之裘盡濕。竟不自覺。既而太宜人逝。果不見血。先生居喪六十日。夜必哭祭而後歸苫。一夕心忽跳動作響。二目昏黑。暈絕而蘇。醫至。謂心

房己因悲而裂。於是常病眩暈。六年乃已。据高氏妹哀辭及述險。○按述險文云。母病在丁酉。而高氏妹哀辭。祭丁和軒文。以及高鳳岐所撰陳太宜人墓志銘。皆作乙未寢疾而卒。似乙未爲是。丁酉爲譌。

二十二年丙申。西紀一八九六年。四十五歲。是歲。俄羅斯占我旅順。大連。法蘭西占我廣州灣。

春二月十一日。謁外大母鄭太孺人墓。於是凡二十四年矣。按文集謁外大母鄭太孺人墓記曰。外孫林紓。敬謹致祭二十有四年矣。又曰。每年春來以寒食。秋來以重九。躬負畚鍤。劃治蕪穢。始布席而祭焉。

冬十二月十三日。葬妣陳太宜人於荔支林之阡。据亡室劉孺人哀辭。○高鳳岐撰清封宜人林母陳太宜人墓志銘曰。同年林君紓。將以光緒丙申十二月十三日。祔葬其母陳太宜人於荔支林之阡。具事略。乞爲銘幽之文。余與紓久。故知林氏且詳。雖弗文。於義莫謝。太宜人。爲國學生元培公女。母鄭孺人。知書明大義。太宜人年十六。嬪我年伯雲溪先生。顚頓窮餓。幾於不可自振。太宜人仰事俯育。曲盡其道。敎子尤嚴毅。無所寬假。紓年四十。太宜人猶予杖也。紓於壬午領鄉薦。適有某公者。歲以千金辟爲佐。太宜人心弗善。紓時方困。卽慚悚不敢受聘。太宜人嘗曰。吾子戇而尙氣。及吾之身。不可令其狎近要人。余從妹適紓弟華。華無母。履屐襦袴。悉仰於太宜人。旣長。爲之娶。生子。視之與諸孫等。余每至林氏。見吾妹之暱太宜人。若母也。太宜人嗇於自奉。苟利親族。雖舉債無所甚恤。有鄭生者。與林氏有連。負債重。欲鬪死。太宜人館其妻子六人於家。至鄭生事平。乃已。又某某者。得太宜人力。均娶婦生子矣。乙未五月。太宜人寢疾。冬十月二十七日卒。壽六十有七。六閱月中。紓戢足弗出。顏色灰墨。行百餘步且仆。余省其爲太宜人憂也。時策以大義。詢知太宜人病中。亦深弗然紓之所爲。甚哉。太宜人終始有造於紓之身也。紓性堅忍。讀書治古文。日益有聲。自余友紓十五年。未聞敢爲非義。秉母訓也。子二。長紓。次耀。耀前卒。女三。長適陳冠麟。次孀。三適高衡。孫二。如圭。如鈞。孫女一。字鄭禮琛。太宜人行應銘法。爰爲銘曰。匪母之穀。胡遂其龐。匪母之竫。胡發其蒙。母履其窮。子亢其宗。旣隧旣封。有柏有松。宅母之宮。

女雪于歸同邑庠生鄭禮琛。据亡室劉孺人哀辭及文集鄭氏女墓志銘。○鄭禮琛。字及行業待訪。

二十三年丁酉。西紀一八九七年。四十六歲。是年。康有爲憤德意志侵我膠州。上書力陳時局阽危。當變法圖強。清帝詔各省籌餉練兵。○康有爲。原名祖詒。字長素。號更生。廣東南海人。淸光緒乙未進士。官工部主事。戊戌。首倡變法。學者稱南海先生。著有書鏡。大同書。新學僞經考等。

春正月。夫人劉孺人病革。所居之屋。適易主。乃由蒼霞洲移新居。據亡室劉孺人哀辭及蒼霞精舍後軒記。或謂新居。卽閩城下皇街金皇巷之居也。二月初四日。劉孺人卒。年四十有六。據亡室劉孺人哀辭及鈞壙銘。蒼霞左右皆妓寮。而先生嘗嚴關拒奔女及莊謝二姬。據冷紅生傳。同輩以爲忍。據先生七十自壽詩弟三首自注。

是歲。同縣孫葆瑨力鈞。卽先生舊居建爲蒼霞精舍。聚生徒課西學。而延先生爲漢文總教習。講授毛詩史記古文。閒五日一至。據蒼霞精舍後軒記及赴告。○孫葆瑨。字幼穀。號石叟。清光緒丁酉舉人。官補用知府。○力鈞。字軒舉。一字香雨。號醫隱。清光緒己丑舉人。官至商部郎中。

與書縣豪乞興學書凡數萬言。而豪謝拒之。先生橡湖仙影序曰。吾鄉有二豪。擁資百萬。其力均可興學。余作書數萬言哀之。乞其合羣力爲中學堂。在勢。二豪之力可舉也。顧乃人許六百萬金。久弗出。學堂之議遂罷。余始爲鄉人哀。究乃自哀其愚。彼二人者唾血且死。妻子進山東蜜梨。且却之。以爲耆。一取子婦求奩。婦死轉喜。以爲更取者。特多得奩。之二子者。余乃欲以學堂之大義責之。余直彼人心坎中之蟊賊耳。其謬許六百金者。或爲余數萬言之長書作虛幌耳。

箸閩中新樂府五十首。都三十二篇。皆由憤念國仇。憂閔敗俗之情。發而爲諷刺之言。亢激之音。或謂先生此時思趣。側傾於新說。亦似爾也。其最爲人稱誦者。今錄三篇。其村先生自注。譏蒙養失也。詩曰。村先生。貌足恭。訓蒙大學兼中庸。古人小學進大學。先生躐等追先覺。古人登高必自卑。先生躐等追先知。童子讀書尙結舌。便將大義九經說。誰爲魚躍誰鳶飛。且請先生與式微。不求入門驟入室。先生學聖功程疾。村童讀書三四年。乳臭滿口談聖賢。偶然請之書牛券。却尋不出上下論。書讀三年券不成。母咒先生父成怨。我意啓蒙首歌括。眼前道理說明豁。論月須辨無嫦娥。論鬼須辨無閻羅。勿令腐氣入頭腦。知識先開方有造。解得人情物理精。從容易入聖賢道。今日國仇似海深。復仇須鼓兒童心。法念德

仇亦歌括。兒童讀之涕沾襟。村先生。休足恭。莫言片藻與辟雍。強國之基在蒙養。兒童智慧須開爽。方能凌駕歐人上。興女學（自注．美盛舉也．）詩曰。興女學。興女學。羣賢海上眞先覺。華人輕女患識字。家常但責油鹽事。夾幕重簾院落深。長年禁錮昏神智。神智昏來足又纏。生男却望全先天。父氣母氣本齊一。母苟蠢頑靈氣失。胎教之言人不知。兒成無怪爲書癡。陶母歐母世何有。千秋一二挂人口。果立女學相觀摩。中西文字同切磋。學成卽無與外事。相夫教子得已多。西官以才領右職。典鐵多出婦人力。不似吾華愛牝雞。內人牽掣成貪墨。華人數金便從師。師困常無在館時。丈夫豈能課幼子。母心靜細疏條理。父母恩齊教亦齊。成材容易駸駸起。母明大義念國仇。朝暮語兒懷心頭。兒成便蓄報國志。四萬萬人同作氣。女學之興繫匪輕。興亞之事當其成。興女學。興女學。羣賢海上眞先覺。破藍衫（自注．歎腐也．）詩曰。破藍衫。一著不可脫。腐根在內誰能拔。案上高頭大講章。盧題手法仁在堂。子史百家在雜學。先生墨卷稱先覺。腐字腐句呼清眞。熟字連篇不厭陳。中間能練雙搓句。卽是清才迴出塵。試南省。捷秋闈。絲綸閣下文章靜。事業今從小楷來。一點一畫須斟裁。五言詩句六行摺。轉眼旋登御史臺。論邊事。會擾。徼定春秋義。邊事悽涼無一言。別裁僞體先文字。吁嗟乎。堂堂中國士如林。犬馬寧無報國心。一篇制義束雙手。敵來相顧齊低首。我思此際心骨衰。如何能使蒙翳開。須知人才得科第。豈關科第求人才。君不見曾胡嶽嶽人間大丈夫。救時良策在通變。豈抱文章長守株。（据本書及魏瀚序署年月．〇聞先生是時．常與友朋談新政．講圖自强之策．）

始從事繙譯西土文學書。（按繙譯最初者爲茶花女遺事．王壽昌口譯．而先生筆述之也．魏瀚丁酉年十一月序閩中新樂府．謂先生以白香山諷諭詩課少子．謝懷時事．乃編爲新樂府三十二首．高夢旦書後自

注謂先生與王子仁合譯巴黎茶花女遺事・亦在是時・署名冷紅生及曉齋云・○魏瀚王壽昌竝詳書錄上注・

二十四年戊戌。西紀一八九八年・四十七歲。是歲・德意志強租我膠澳爲軍港・清帝復詔中外臣工・創興新政・圖自強・

春。又北上至都。文集祭高梧州文曰・戊戌計偕・我至金臺・

二月。始見林旭於李宣龔京寓。据文集林明府政略・○林旭字暾谷・號晚翠・福建侯官人・清光緒癸巳解元・官內閣中書參與新政・加四品卿銜・世所謂戊戌政變六君子之一・著有晚翠軒詩・梁啓超飲冰室詩話・謂其少好爲詩・孤澀似楊誠齋・却能戛戛獨造・無崇拜古人之意・蓋肖其爲人也・○李宣龔・宗禕子也・字拔可・一字觀槿・清光緒甲午舉人・文集先生贈序・謂其詩沈遠方重・悲慨時事・風旨多見諸言外・時亦官內閣中書・著有碩果詩集・石遺室詩話曰・拔可少與暾谷爲文字骨肉・爲詩共嗜后山・以余所見・則皆從事鄂渚後・學荆公而酷似海藏者・工於嘵嘆・所謂悽惋得江山助者也・梁啓超・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清光緒乙酉舉人・官至民國司法部總長・蚤歲・從康有爲等倡變新政・晚而究佛・尤有志整治國故之學・著述極富・有飲冰室全集・

是月。仲子鈞殤。鈞壙銘曰・鈞竟以二月咯血死・年裁二十歲・○鄭氏女墓志銘曰・劉孺人卒之明年・余仲子鈞・又以瘵死・

閏三月。與高鳳岐及宗室壽富詣御史臺上書論德人逼即墨事。請清帝因人心之憤下詔罪己。並陳籌餉練兵外交內治四策。凡三詣臺。書格不能入乃與鳳岐嘆曰合臺乃都不念國家耶。据文集金臺話別圖記・越日將出都。與某侍御書略曰。屬者德人襲我膠州兵氛流及即墨震驚聖廟此人心至痛之事天下洶洶。爭赴都堂言事。某等默察國家大勢以爲中國兵力必不能及皇上又不能置之不問爲此因事建言。請皇上下責己之詔鼓勵士氣。並陳籌餉練兵外交內治四策歸於自強。十一日。恭賫赴院與堂期適左。乃用十六日沐浴以進。祇候柏臺竟日以臺長未臨令某等暫歸候。逾十九日忽得片楮命以二十日詣臺。乃司官詰駁。謂不合與宗室聯名。又以條陳四策開涉洋務可自赴總署陳說令將原詞擊

回。並末云詞中有無窒礙等事。某等至爲駭怪。我朝惟王公近支。不下交士夫。壽富爲遠支宗室。與某等以道義相處十餘年。此次某方具草。彼亦懷稿來質。意見脗合。乃自毀稿。而附名某後。不容峻却。遂與聯名以進。至練兵籌餉內治外交司官斥爲洋務。試問此外。尚有何事名爲正務。且栢臺不可下狀。試問何地尚可上言。想總憲粉飾太平。不欲人士貢其忠款。故極力阻抑。（書藏文集。○按先生雖弗仕。而未嘗或忘邦家之難。清當標季。有司昏敗。言路阻塞。讀此書。悉可以見。○壽富。字伯福。一字伯弗。號菊客。光緒戊戌進士。授翰林。飲冰室詩話卷一曰。宗室壽伯弗太史富。可謂滿洲中最賢者也。其天性厚。其學博。其識拔。愛國之心。益睟於面。○按某侍御。疑爲張元奇。與書中既謂其同鄉。而文集江亭餞別圖記。雖爲餞嚴 而作。顧其末曰。沈濤園京兆。郭春榆少宗伯。張珍午侍御。輩倡爲詩。珍午。元奇字也。而又爲福建侯官人。離先生爲壽上書之歲非遠。惟未知果當與否。張元奇。一字君常。號薑齋。清光緒丙戌進士。授翰林。曾官民國奉天巡按使。著有知稼軒集。）

四月與高鳳岐林旭李宣龔同舟南下。及於浙江。遂僦屋杭州聖湖。（據林明府政略及祭高梧州文。）初十日。與林旭李宣龔鄭孝檉同遊杭屬五雲山西北之雲棲塢。（據文集記雲棲。○鄭孝檉。字穉辛。一字稚星。福建閩縣人。清光緒辛卯舉人。）

取妾楊宜人。（名郁。字道郁。江蘇揚州人。）

二十五年己亥。（西紀一八九九年。）四十八歲。（是年。廣州法蘭西武官被匪殺。乃逼租我廣州灣。）

春正月客杭州。掌教東城講舍。以杭州府知府林啓仁和縣知縣陳希賢聘也。旋歸閩。移家至杭。（祭丁和軒文曰。己亥正月。余客浙西。○文集林迪臣先生壽序曰。余以己亥。應陳吉士大令之聘。至杭州。○示兒書曰。己亥。余客杭州。陳吉士大令署中。○丁鳳翔傳曰。己亥。余客杭州。○石顛山人傳曰。紓於己亥客杭州。○叔母方孺人事略曰。余由浙而燕。十八年中。己亥始一歸覲孺人。旋移家至杭。○鄭氏女墓志銘曰。二月。女雪病少閒。余遂來杭州。○陳寶琛壽先生七十序曰。哀葬畢。始出就杭州講席。○蜀鵑啼傳奇第一齣有曰。近蒙迪老媿老見招。掌教東城講舍。○林啓。字迪臣。福建侯官人。清光緒某年進士。授翰林。○陳希賢。字吉士。福建閩縣人。清光緒壬辰進士。）

是月。交識林啓。林迪臣先生壽序曰・余始識先生・由王泰寧・泰寧循吏・而不竟其用・又曰・迪臣先生以光緒丙申舘杭州・余以己亥應陳吉士大令之聘・至杭州・郡治縣治相比也・間日輒造先生・又曰・先生對余・恆不言政事・蓋知余讓曠・余亦自喜無嫌・得以常近先生也・〇王泰寧・名楨臣・曾官山西泰寧縣知縣・里居待訪。

是月與高鳳岐陳希賢同訪處士夏同聲於其草堂。而觀宋梅於超山。据文集記超山梅花・〇夏同聲・字容伯・浙江錢塘嗜古士也・隱居塘西之棲溪・

三月初六日。與高鳳岐・吳德瀟・邵章・同遊龍井山之九溪十八澗。据文集記九溪十八澗・又遊水樂洞。文集記水樂洞曰・三月御釁棉・莫禦也・〇吳德瀟・字小村・一字季清・自號雙遣居士・四川達縣人・清光緒庚子六月・以抗直・而全家殉陝西西安縣知縣職者也・按飲冰室詩話卷一曰・達縣吳季清先生德瀟・作令西安・庚子義和之變・爲亂民所戕・闔門及難・識與不識・莫不痛心・又曰・先生至德純孝・而學識魄力・迥絕流俗・尤邃佛理・〇邵章・清光緒癸卯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入民國・官平政院評事・餘詳林氏弟子表・

是月十九日女雪患肺疾歿。家人以書抵高鳳岐道其事。鳳岐約先生遊白堤。告之舟中。先生面南大哭不止。据邵氏女墓志銘・墓志又曰・雪天性惠孝聰穎・明達世事・又曰・讀書絕慧・每御針黹・輒背誦杜甫北征・昌黎南山詩・琅琅可聽・又曰・太宜人卒時・雪聲絕至六七次・自爾更侍其母劉孺人疾・經兩月・如太宜人病時・一夜・焚香告天・以刀劃臂・和藥進・卒不效・〇亡室劉孺人哀辭曰・孺人病革・女雪焚香告天・以刀劃臂・和藥以進・越三月・孺人卒・至死不聞女雪之事也・

夏四月同陳希賢及其二子一弟。泛舟至岳墳。下道山徑至棲霞院。止焉。出拜宋輔文侯墓。遂遊紫雲洞。出而與高鳳岐及林子忱相見。命侍者更導入洞。借筆而爲之記。据遊棲霞紫雲洞記・〇按此云陳希賢之弟・即希彭・其二子・即體仁體立也・並詳林氏弟子表・〇林子忱・名志恂・啓之子・官至雲南昆明縣知縣・

秋九月初九日與林啓高鳳岐。郭曾鈞。陳希賢父子。同遊秦亭山之西溪。据文集遊西溪記及記花塢・〇郭曾鈞・字海容・福建侯官人・

初十日。與楊賓臣等十人。同遊花塢。据記花塢・〇楊賓臣・名鍇待訪・記云賓臣年七十而最健・時客杭縣衙中・

是歲。三子璐生。字叔遇。○叔母方孺人事略曰。得楊氏之明年。子璐生。

二十六年庚子。西紀一九零零年。四十九歲。

春。訪高鳳岐於嘉興。莊子淺說自序曰。光緒庚子春。余訪高媿室於嘉興。院廣人稀。余獨宿深堂之後。夜靜微雨。院中有履屐聲十數。橐橐往來。余啓戶言曰。是橐橐者。其居停主人乎。顧吾生日短。爲鬼日長。猶之學校諸生。君先畢其業。而吾業亦終畢。均同類。何不入戶相見。鬼聲寂然。烏乎。莊生且枕髑髏而臥。是區區者。固不足以動余也。

夏五月十八日。義和拳發難天津。以仇天主教爲名。殺外人爲義。而虛驕蒙昧於人己之勢。官紳黨比縱容。勢遂洶洶。先生意甚非之。然無如何也。文集記西安縣知縣吳公德瀟全家被難事曰。自義和團訌於畿輔。天下洶洶。爭以黨殺西人爲能。一二當路。復養成其毒。藉以祛除外患。不知吾華虛實。已爲所覘。軍無後繼。合列強之力。以掊一國。舉以亂民爲責言。以理則絀。以勢則詘。禍機至明。而懵懵者仍用以快一時之意。○按讀此文。先生當日左新黨之情。悉露無藏。然此日又謂義和爲民族運動。則今昔之見弗同。形勢亦有弗同也。

仍客杭州。貧甚。據文集誥授奉政大夫桐鄉縣知縣侯官方公墓志銘。及續集清學生劉君騰業暨未婚守節妻陳貞女合葬銘。

自謂光緒甲申迄於庚子。每有論箸。未嘗逃惡笑於交遊之閒。其深許之者。獨一林杭州。其次高歗桐。其次陳生杰士也。據文集贈陳生序。○按林杭州。即杭州知府林啓。高歗桐即鳳岐。杰士即希彭。

結詩社於孤山。論詩不附西江。而尤力斥宗派門戶之說。迄老弗渝。其序郭蘭石增默庵遺集文曰。詩之有性情境地。猶山水之各擅其勝。滄海曠渺。不能疚其不爲武彝匡廬也。漢之曹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六子成就。各雄於一代之閒。不相沿襲以成家。即就一代人言之。亦意境各別。凡侈言宗派收合黨徒。流極未有不衰者也。身爲齊產。屈天下背齊言。身爲楚產。屈天下皆楚言。此勢所必不能至者耳。

天下人之聰明。安能以我之格律齊一之。格律者。用以範性情之具。非謂格律卽性情也。性情境地近乎建安。既發之詩。不期然其爲建安。性情境地近乎開元大歷。既發之詩。不期然其爲開元大歷。若篤嗜西江。則亦無礙其爲西江而已。時彥務以西江立派。欲一時之後生小子。或爲蹇澀之音。有力者既爲之倡。而亂頭粗服。亦自目爲天趣。以冒西江矣。識者既私病其尠味。然宗派既立。亦強名之爲澀體。吾未見其能欺天下也。陳后山之詩。猶寒潭瘦竹。光景清絕。性情稍弗近者。卽弗能入。妄庸者乃極力張大之。力闢李杜。惟此是宗。然則菖蒲之葅。可加乎太牢之上矣。閩中文人。在嘉道間。咸彬彬能詩。鮮爲枯瘠之語。與安郭蘭石先生。以書名於時。閒亦爲詩。清麗芊綿。自適其適。於分門別類之說。未敢有犯。文孫子安明經。以集序見屬。顧余困於吏事。不常爲詩。尤不欲爲蹇澀之音。以苦神思。特喜先生詩境閒適。不因人爲贋體。因本所見。書以歸之。序蔵文集、○按同社之人無可考、○郭蘭石、名尚先、福建莆田人、清嘉慶己巳進士、授翰林、官至工部侍郎、其孫子安、名棻待訪、

是歲義和拳入京師。考清史、光緖本紀、四月庚辰、義和拳入京師、則尚在天津發難前也、而與潛匪遊卒合。凶燄益張。遂攻使館。殺德使及日使書記。於教堂教民。亦所至燔殺。於是各國遣師。踞我大沽礮臺。與戰輒敗衄。敵氛垂及京都。清帝奉慈禧太后出奔西安。聯軍犯闕。七月二十三日。宗室壽富壽薰。率其二妹侍婢。皆仰藥殉難。閏八月某日。事聞於杭州。先生率門生陳希彭。爲之設位林社。以斗酒隻雞哭祭之。亂定。乃至京師。行哭造壽氏之門。具其行狀。乞付史官。据贈光祿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壽富公行狀、及文集祭宗室壽伯茀太史文、送王肖泉先生之天津序、○按壽薰、字仲茀、卽仲福、壽富同母弟也、殉難時、富年三十六、薰年三十二、女弟篤如、亦三十二、淑如、才八歲、侍婢隆兒、則二十一也、文集辭郭先生墓碣曰、辛丑之冬、聯軍出京師、据此、先生之以亂定入京師、當屬明年事矣、

自號六橋補柳翁。先生辛亥賞畫詩有往日西湖補柳翁句・同門林桐實挽先生詞・有當年西湖補柳之句・而先生歇洛克奇案開場序・自署斯名・則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也・宜客杭時所命・

二十七年辛丑。西紀一九零一年・五十歲。

仍客杭州。於南北諸山屐履靡所不至。据文集聽水第二齋記・○畏廬詩存卷上・六十初度詩曰・吾年五十客杭州・兩度逢辛皆遇亂者・謂辛丑義和拳・召八國聯軍犯京・及辛亥革命黨人起義武昌也・

秋名其書齋曰望瀛樓。黑奴籲天錄序末曰・光緒辛丑重陽節・閩縣林紓琴南序於湖上望瀛樓・○按自戊戌德宗變政既敗・慈禧太后恚之・遂幽之宮內南海瀛臺・戊申秋・德宗卽畢命於此・先生之以望瀛名樓・其胸間蓋無窮忠義之情矣・

仲女璿生。字仲雨・能詩性孝・於先生沒後・朝夕長跽喪側誦佛・

就徵赴京師主金臺書院講席。据三集贈張生厚穀序及七十自壽詩注・

又受五城學堂聘爲總教習。授修身國文。据送王肯泉先生之天津序・

始晤吳汝綸於京師五城學堂。與論古文。汝綸稱先生文曰。是遏抑掩蔽。能伏其光氣者。據續集贈馬通伯先生序・

先生更與論史記竟日。其言頗見桐城吳先生點勘史記讀本序。曰余生平所嗜書曰左氏傳史記漢書韓愈氏之文。余有左傳平勘本在左孟莊騷精華錄中。韓愈之文則有韓柳文研究法行世矣。獨史記一書。前十六年客杭州時。得一舊本。不審爲誰氏所刊。序目已散落。余於書中關鎖穿插處。加一硃點。一日就日中映視。則經余點處。其下咸有淡黃圜。蓋同其八九也。心異之。迨讀至終卷。則婁江謝氏用震川本加黃爲標識。余尚未得震川本。急覓而取驗。則爲武昌張氏舊刻。困銳形之筆。以代黃圜。烏

呼。震川氏可謂善於史記矣。史記之文。純一紀事之文也。然本紀世家列傳中。有同時之事。不並敍。無以取證已往之迹。不插敍。無以溯源緜蹟之文。不類敍。無以醒目。則加銳形之筆。用爲標識。至於言論之美。則用圜圓。此易辨耳。余以二年之力。箋識其上逾半矣。余友林迪臣將爲鶴板。庚子之變。太守適下世。吾業亦中輟。辛丑入都。晤吳摯甫先生於五城學堂。論史記竟日。余謂大宛一傳。震川氏不割斷諸國。融爲長篇。猶散錢貫之以繩。前半貫以張騫。騫卒。續貫以宛馬。於是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之通。皆爲馬也。零落不相膠附之國。公然與漢氏聯絡矣。但觀傳首大書曰大宛之迹。見諸張騫。則史公當日用心。因張騫以貫諸國。已爲震川所覺。故融散爲整。傳首二語。加以黃圜。此其證也。又絳侯世家。敍侯功頗簡約。至亞夫事。則文筆婉媚動人。猶歐西人之構宇。集民居爲高樓。擴其餘地成公園。以待遊侶。此文字疏密繁簡之法也。彭越傳。疏率若不經意。弗如淮陰之詳。且與魏豹同傳。然世稱漢初功臣。必曰韓彭者。幾不得解。乃不知高帝本紀中。累書彭越反梁地。以牽掣項羽。使不得過成皋。厥功與韓信垓下之役實同。讀史記者。能於不經意中求之。或得史公之妙。先生深韙吾說。先生既歸道山。喆嗣闢疆始出先生點勘之本。吾友徐州徐又錚。將更梓以廣其傳。問序於余。余尊先生如師保。讀其文。繁而不涉猥釀。簡而弗流疏牾。系出桐城。仍韓法也。且其沈酣於史記。識見乃高余萬倍矣。余謂先輩治史記者。厥有二派。甲派。如錢竹汀之攷異。梁玉繩之志疑。王懷祖之雜志。均精核。多所發明。而梁氏成書至三十六卷。論黃帝一事。幾千言。其下歷舉異同。良足以刊史記之誤。乙派。則歸震川方望溪及

先生之讀本。專論文章氣脈。無尚攷據。二者均有益於學子。然而發神樞鬼藏之祕。治叢冗禿屑之病。導後進以軌轍。則文章家較攷據爲益滋多。顧不有攷據。則昝於誤書。不講文章。則昧於古法。今既有刊誤之書。而又得精良之讀本。學者其可以無憾矣。且史記者。史公之創局。雖不及左傳之千門萬戶。光怪陸離。然班氏望塵已不之及。但以魏其灌夫武安三傳言之。蟬聯而下。斷而不斷。如松際欲盡不盡之雲。一經班氏竄改。即索然無味。余故謂史記所既有者。則可不讀班書。而班書爲史記所無者。如趙皇后。霍光。趙廣漢。王尊。貢禹。朱博。孫寶。何並。及酷吏諸傳。又范蔚宗窮老盡氣所不能到。而婉媚之處。亦正得力於史公。當摯甫先生在日。爲其兄康之作墓志。余讀已笑曰。先生史記之功深矣。是時尚未聞先生之點勘史記也。大抵文字發源所在。老於文者。一觸輒知。方今少年。多半廢書不讀。又扇於羣迷。爲世大梗。又錚終日倥傯軍事。乃心醉古籍。簡擇善本。刊以問世。而闢疆復能賫其先澤。屬諸又錚。則吳先生之志願。售後生小子得此。則文字一道。或不至淪喪。亦藝林一大幸也。序載續集。○吳汝綸字摯父。安徽桐城人。清同治閒進士。官至直隸冀州知州。時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著有吳摯父文集。易說。詩說等書。其子闓生。字辟疆。亦著有文集詩集。○序云武昌張氏。蓋張裕釗也。裕釗字廉卿。一字濂亭。湖北武昌人。清道光丙午舉人。都講保定蓮池書院。著有濂亭文集八卷。詩集二卷。遺文二卷。校刊歸方評點史記。康有爲書鏡。稱其書法。集漢魏碑碣之大成。王樹枏陶廬箋牘卷二。乙酉復張星階書。亦云其書出於漢隸。清代書家。未有出其右者。○徐樹錚。詳林氏弟子表。

始晤郭曾炘於京師榕蔭堂。曾炘時官禮部侍郎。會新政初興。清廷破格求才俊。敕樞近大臣論薦。取備特科。遂以先生入薦。堅辭不赴試。蓋有見於橫流之亟。不願苟祿冒榮。寧以布衣終身。據文集再媿軒記。及陳寶琛壽先生七十序。○按清史德宗本紀。二十七年四月壬子。詔開經濟特科。命中外舉堪與試者。

其上郭春榆侍郎不赴書曰。十二月晦日。舉人林紓。頓首頓

首奉書侍郎閣下。聞士之欲然能不累辱於世。必其自省無競於人。人亦將原其惡爭而崇讓也。而置之。惡爭崇讓。世之善名也。紓七上春官汲汲一第。豈惡爭之人哉。果一第。爲吾分所宜獲。矯而讓之。亦適以滋僞。而紓之省省不敢更希時名。正以所業莫適世用。又患辱之累至。故不欲競進。以自取病耳。昨聞京兆陳公言。皇帝敕樞近大臣論薦天下人才。以備特科。執事竟以紓進。始駭疑以爲弗實。既而聞周比部松孫言。乃知執事果不釋乎紓矣。古大臣之進士。雖不出於士之自進。亦必平日省其適之宜進。察其人之弗苟。而後登之薦牘。用副皇帝之求。今紓行不加修。而業益荒落。奈何貪美名。覬殊賞。冒進以負朝廷。而並以負公也。公方以爲士之憧憧。而造貴要大臣之門。蓋有所冀也。而紓獨無冀焉。宜若可取而用。不知中有所蓄。雖曰有冀焉。可取而用也。中無所蓄。雖曰無冀焉。不可取而用也。以經濟之美名。特科之殊賞。謂閒而無冀。雖專儒弗能。顧紓以無蓄之身。又承累辱之後。故不敢也。雖然。以公之清望。見重於朝。以特科之美名殊賞。足以歆動天下士。獨公所薦士。自屏弗進。世必以公爲眞能得士也。紓亦苟取其惡爭崇讓之名。以沒吾齒。則沒齒之名。又出於公之所賜矣。謹頓首奉書以謝。（書載文集）書既上。復作反游仙詩五首以見志。（據先生七十自壽詩注）其一曰。青童雙扶紫鸞車。迎謁瑤池阿母家。嬴得瑯玕成底事。樊籠長日嗅桐花。其二曰。南昌舊時負靈根。總轡雲霞避國屯。冲舉應難江左去。何因變服落吳門。其三曰。屏却披霞紫綺裘。西風策策鹿袍秋。東方只信人間樂。不逐斑龍向十洲。其四曰。飄渺虛無海上山。朱旛翠葆碧雲間。十年心冷毫台籍。未敢焚香禮阿環。其五曰。每嚮天風聽步虛。褰瓜

瓶李負軒渠。嵇康道力何曾有。辜負長休指我書。按原稿倘存敝笥・

二十八年壬寅。西紀一九零二年・五十一歲。是歲聯軍歸我津沽・

春三月。爲嚴復續尊疑譯書圖並記以貽之。記載文集・有言曰。不毋乎名數諸學。其窮理也無程。範物也鮮度。讀此・知先生亦甚重視乎科學・〇按嚴復時爲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總纂・

秋八月。吳汝綸以四象古文丐先生校勘。謂其書爲古今至精之選本。四象古文・卽曾國藩選古文四象也・吳摯甫尺牘卷四七・與先生書曰・別時・承惠贈序文・並不寫與行裝・甚以爲歉・到此以後・頗形倥傯・故久不通問・欲請我公代校四象古文・亦但令敝門人常濟生轉懇・而無一函奉聞・此是我曹疏簡常態・亦料此事・乃我公所樂爲・雖至忙迫・必不辭也・又曰・此書止敝處鈔有底本・人間別無副鈔・殆古今最精之選本・雖已刻之經史雜鈔・不能及也・〇書云到此者・時汝綸方奉命抵日本考察學務也・

冬十二月。郵傳部尚書陳璧具疏薦擢先生郎中。疏且上。先生聞之。走書謝曰。疏果朝上。吾夕出都也。後此勿復相見乃止。據先生七十自壽詩注及林凱嘉先生序・〇陳璧字玉蒼・號絮菴・福建閩縣人・淸光緒丁丑進士・

二十九年癸卯。西紀一九零三年・五十二歲。

客京師。

撰賈誼董仲舒劉向贊各一首。其序略曰。憂世之不治可也。憤世之不吾用。不可也。贊載文集・〇按先生屢辭薦徵・非無憂世之情・用世之志・不苟出處而已・

司譯事於京師譯書局。吟邊燕語先生序曰・長沙張尚書既領譯事於京師・余與魏君・適廁譯席・魏君口譯・余則敍致爲文章・計二年以來・予二人所分譯者・得三四種・拿破崙本紀・爲最鉅本・〇按斯序之作・自署光緒三十年五月・而文中又云計二年來・則先生之兼譯席・當自二十九年始也・檢考北京大學舊檔・其職名曰筆述・〇張尚書名百熙・字埜秋・湖南長沙人・淸同治甲戌進士・授翰林・官至學部尚書・時爲管學大臣・著有退思集・〇魏君名易・字冲叔・

一字春叔．浙江仁和人．

三十年甲辰。西紀一九零四年．五十三歲。

仍客京師。後略此語．從事譯書教學。

四子琮生。字及行業．詳林氏弟子表．

每聞青年人論變法。未嘗不低首稱善。是年七月序美洲童子萬里尋親記語．

三十一年乙巳。西紀一九零五年．五十四歲。

秋七月。自謂四十以前頗喜讀書。凡唐宋小說家無不搜括。非病沿習。即近荒渺。遂置弗閱。近年與曾宗鞏魏易二生相聚京書。乃得稍讀歐西小說家言。隨筆譯述。日或五六千言。二年之間。成書近二十餘種。據斐洲煙水愁城錄自序．○按利俾瑟戰血餘記自序曰．小說一道．似宜有別才也．○曾宗鞏字又固．福建長樂人．

常言北洋大臣袁世凱必敗。願鄉人勿入其黨。據高鳳岐與先生書．○按高此書．即本迦茵小傳之簽．迦茵印行．在光緒三十一年二月．鳳岐蓋初見而本者．故知先生二言．必屬是歲．

五城學堂諸生。有業卒者三十四人。將進於天津大學。先生撰序送之。勗以仁而愛羣。勇而許國之達道。按序文有余五年與諸生習之語．計自辛丑受聘．及此適爲五年．其文曰。古英雄之特立。勇也。必濟之以仁。舍勇而即仁。其弊也煦煦然轉以受侮於羣物。適用自困。困而求逞。則潰裂橫出。匪所不至。較諸不仁者。或滋戾焉。是不名爲勇。但名爲亂。故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愛羣。仁也。許國。勇也。不羣則仁之量弗溥。不國則勇之用弗大。知仁吾

羣。要之以許國而聚爲大勇。則頹墮之勢。將出屯而就夷。去危而即安矣。少年者。勇器也。充其學弗止。可以効國而禦暴。吾特患不仁其羣。則銳進而無繼。不謂善也。若日煦煦然羣處而和集。不謀其身與國。則異族之困我且狎至。亦適潰裂橫出。嘯引凶愚。踵庚子亂人之所爲。寧謂勇耶。余嘗持是以告諸生矣。國者吾命所係屬。不勇無以衛國。不仁吾羣。亦無以成勇。今諸生就中學。學成而進於大學者三十四人。此三十四人者。羣奏其居藹藹然。其行裔裔然。諸生亦思可羣者。僅此三十四人止耶。大學之中。藹藹裔裔者。吾羣也。畿輔中之藹藹裔裔者。吾羣也。又不已。天下之藹藹裔裔者。皆吾羣也。仁吾羣並仁天下之羣。知弗羣弗學。咸不足以支國。則羣中有恡一念及國。亦且訢合而無忤。果如是。諸生此行。爲無閔矣。余五年與諸生習。親稔如骨肉。一旦去我。寧不謂悲。顧諸生肆力學問。以甦國困。生即戀我。我且趣之行。矧用此爲眷眷耶。序載綴集。

伍昭扆訪先生於春覺齋。先生與縱論歐西文學。昭扆大韙其言。先生猶自惜年老。未能請業西師之門。先生撒克遜刧後英雄略序曰·伍照扆太守至京師·訪余於春覺齋·相見道故·縱談英倫文家·則盛推司各德·以爲可儕吾國之史遷·顧司氏出語雋妙·凡史莫之或逮矣·余適譯述此篇·即司氏書也·故叩太守以所云雋妙者安指·太守曰·吾稔讀呂貝珈傳·中敘亮漫黑司得善射·乃高於養叔·吾已撫拾其事入英文課本矣·余大笑·立檢此稿示太守·自侈與太守見合·太守亦大喜·翻叩余以是書雋妙所在·趣余述之·余曰·紓不通西文·然每聽述者敘傳中事·往往於伏線接筍變調過脈處·以爲大類吾古文家言·若但以是書論·蓋有數妙·古人爲書·能積至十二萬言之多·則其日月必綿久·事實必繁夥·人物必層出·乃此篇·爲人不過十五·爲日同之·而變幻離合·令讀者若歷十餘年之久·此一妙也·吾閩有蘇三其人者·能爲盲彈詞於廣場中·以相者擫琵琶至·詞中遇越人則越語·吳人楚人·則又變爲吳楚語·無論晉豫燕齊·一一皆肖·聽者傾靡·此書亦然·述英雄語·肖英雄也·述盜賊語·肖盜賊也·述頑固語·肖頑固也·雖每人出語·恆至千數百言·人亦無病其繁複者·此又一妙也·書中主義·與天主教人爲讎·描寫太姆不拉壯士·英姿颯爽·所嚮無敵·顧見色即靡·遇財而涎·攻剽椎埋·靡所不有·其雅有文采者·又謟容詭笑·以媚婦人·窮其醜態·至於無可託足·此又一妙也·漢書東方曼倩傳·敘曼倩對侏儒語·及

拔劍割肉事。孟堅文章。火色濃於史公。在余守舊人眼中觀之。似西文必無是誠詭矣。顧司氏述弄兒汪霸。往往以簡語洩天趣。令人捧腹。文心之幻。不亞孟堅。此又一妙也。且猶太人之見唾於歐人久矣。狗斥而奴踐之。吮其財而蠱其家。歐人顧乃不憐。轉以爲天道公理之應爾。然國家有急。又往往假貸於其族。春溫秋肅之容。於假貸還貸時。斗變其氣候。猶太人之寓歐。較幕鳥爲危。顧乃知有家而不知有國。抱金自殉。至死不知國爲何物。此書果令黃種人讀之。亦足生其畏惕之心。此又一妙也。但本王裔之於拿破崙。漆身吞炭。百死無恤。又日爲秦廷之哭。英俄憐之。挾以普奧之怒。因得復辟。雖爲祚弗修。其復仇念國之心。可取也。今書中敍撒克遜王孫。乃嗜炙蒸色。形如土偶。遂令垂老亡國之英雄。激發其哀厲之音。愚智互形。妍媸對待。令人悲笑交作。此又一妙也。呂貝珈者。猶太女郎也。洞明大義。垂青英雄。又能以堅果之力。峻斥褻暴。在猶太中。未必果有其人。然司氏既惡天主教人。特高猶太人。以摧踐之。文心奇幻。此又一妙也。華德馬者。令賈充成濟爲一手者也。其勸愉諸將。雖有狡詐者。亦將爲之動容。天下以義感人。人固易動。從未聞用褻穢之語。宣之廣衆。竟似節節可聽者。則司氏詞令之美。吾不測其所至矣。此又一妙也。綜此數妙。太守乃大韙余論。惜余年已五十有四。不能抱書從學生之後。請業於西師之門。凡諸譯著。均恃耳而屏目。則眞吾生之大不幸矣。西國文章大老。在法。吾知仲馬父子。在英。吾知司各德哈葛德兩先生。而司氏之書。塗術尤別。顧以中西文異。雖欲私淑。亦莫得所從。嗟夫。青年學生。安可不以余老悖爲鑑哉。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六夕。

閩縣林紓畏廬甫敍於春覺齋。

三十二年丙午。（西紀一九零六年。）五十五歲。

夏六月。譯愛國二童子傳既卒。爲達旨之文以告國之青年學生。勗治實業以自拔。振動其愛國志氣。又極言立憲政治功用。而示斬嚮之思。且自述幼讀楊椒山年譜。則閉房大哭。

愛國二童子傳先生達旨之言曰。畏廬林紓譯是書竟。焚香於几。盥滌再拜。敬告海內至寶至貴親如骨肉尊如聖賢之青年有志學生。敢頓首頓首。述吾旨趣以語之曰。嗚呼。衞國者。恃兵乎。然佳兵者不祥。恃語言外交乎。然國力荏弱。雖子產端木賜。無濟也。而存名失實之衣冠禮樂。節義文章。其道均不足以強國。強國者何恃。曰。恃學。恃學生。恃學生之有志於國。尤恃學生人人之精實業。比利時之國。何國耶。小類邶鄘。而又介于數大國之閒。至今人人未嘗視之如波蘭。如印度者。賴實業足以支柱也。實業者。人人附身之能力。國可亡。而實業之附身者不可亡。雖賤如猶太之民。不戀其敝墟。然多錢而善賈。竟吸取西人精髓。西人雖極鄙之。顧無如之何。蓋能賈亦實業也。以猶太煨燼之餘灰。恃其實業。尚可倖存。矧吾中國際此羣雄交猜。聯雞不能並棲之時。不於此時講究實業。潛心圖存。乃競楊響。張浮氣。何也。李闓謂其所部曰。凡守城之法。於砲火震天時。尚可偷閒而睡。若萬帳無聲。刁斗不鳴。此時正爲喫緊。萬萬不可懈。懈則城且立破。（去其原文存其意而易其詞。）今俄日之事息。正所謂萬帳無聲時矣。在勢。正當喫緊。而樞府諸公。別有抱懷。吾儕小人。不敢輕議。惟告我同學。告我同胞。則不妨明目張膽言之。此時斷非酣睡之時。凡朝言練兵。夕言變法。皆不必切於事情。實業之不講。皆空言耳。於事奚益。嚮者八股之存。則父兄之詔其子弟。人人皆授

以宰相之實業。下至三家村學究。亦抱一宰相之教科書。其書云何。大學也。大學言修齊治平。此非宰相事乎。吾國擯席。不過六人。而習其藝者。至二十萬萬之多。今則八股之骸燼矣。而學生之所學。明白者尙留意於普通。年二十以外。則專力於法政。法政又近宰相之實業矣。試問無小人。何以養君子。人人之慕爲執政。其志本欲以救國。此可佳也。然則實業一道。當付之下等社會矣。西人之實業。以學問出之。吾國之實業。付之無知無識之傖荒。且目其人其事爲賤役。此大類高築城垣。厚儲兵甲。而糧儲一節。初不籌及。又復奚濟。須知實業者。强國之糧儲也。不此之急。而以緩者爲急。眼前之塗。黑若漆矣。畏廬嘗爲悲梗之言曰。寧喪大兵十萬於外。不可逐歲漏其度支。令無紀極。蓋魚須水而生。竭澤而漁。留存其水。更下魚苗。則魚可長養而蕃庶。若自決其流令涸。則後此更下魚苗。將胡生耶。國不患受人賤蔑。受人剝蝕。但使青年人人有志於學。人人務其實業。雖不能博取敵人之財。亦得域其國內之金錢。不令外溢。管仲之女閭。亦爲閘以沮水之外溢耳。矧在實業之可恃。今日學堂。幾徧十八行省。試問商業學堂有幾也。農業學堂有幾也。工業學堂有幾也。鹽業學堂有幾也。朝廷取士。非學法政者不能第上第。則已視實業爲賤品。中國結習。人非得官不貴。不能不隨風而趨。後此又人人儲爲宰相之才。以待揆席。國家枚卜。不幾勞耶。嗚呼。彼人一剪一線一鍼之微。尙悉圖之。以求售於吾國。吾將謂此小道也。不足校。將聽其涓涓不息。爲江河耶。此畏廬所泣血椎心不可解者也。此書之第二十六章。有所謂孟叔者。在一千七百九十二年。法國全境。幾糜爛於敵手。孟叔與同志嘉納醰。思製器之方。力圖制勝於外。培植子弟。爲工程師。立實業學堂無數。至今銅像巍然。嗚乎。孟叔何其仁也。以拿破侖武力。鞭箠列强。歐西幾人人慴伏。而卒致於[illegible]覆。英國自囚拘拿破侖後。國力罷茶。而工藝則因之而昌。試問拿破侖能霸天下。英國能縛取天下霸王。後此二國。卒歸於實[illegible]。始克自振。然則空言强國。何益耶。沛那者。天下之第一仁人也。其人不必以哲學稱。但能樸實誠懇。爲此實業之小說。當時法人讀此。人人鼓舞。旣益學界。又益商界。歸本。則政界亦大被其益。畏廬。閩海一老學究也。少賤不齒於人。今已老。無他長。但隨吾友魏生易曾生宗鞏陳生杜衡李生世中之後。聽其朗誦西文。譯爲華語。畏廬則走筆書之。亦冀以誠告海內至寶至貴親如骨肉尊如聖賢之青年學生。讀之。以振動愛國之志氣。人謂此。卽畏廬實業也。噫。畏廬焉有業。果能如稱我之言。使海內摯愛之青年學生。人人歸本於實業。則畏廬亦心爲國之志。微微得伸。此或可謂實業耳。謹稽首頓首。望海內青年之學生。憐我老朽。哀而聽之。畏廬者。狂人也。生平倔强。不屈人下。尤不甘屈諸虎視眈眈諸强鄰之下。沈湘之舉。吾又惜命不爲。然則畏廬其長生不死矣。曰。非也。死固有時。吾但留一日之命。卽一日泣血以告天下之學生。請治實業以自振。更能不死者。卽强支此不死期內。多譯有益之書。以代彈詞。爲勸喩之助。雖然。吾摯愛青年之學生。尙須曲諒畏廬。不當謂畏廬强作解事。以不學之老人。喋喋作學究語。須知芻蕘之獻。聖人不廢。吾摯愛青年之學生。亦當視我爲芻蕘可爾。畏廬幼讀楊椒山年譜。則自閉房而哭。然吾父母仁愛。兄弟和睦。所遇不如椒山之蹇。吾胡哭也。蓋椒山所書。則眞有令人哭者。椒山少而見屏於父兄。分家時。但得米豆數斗。椒山晨起作飯。將指一一劃字米豆之上。出而行牧。有父有兄。直如孤露。後此椒山忠節。可勿待言。然其治樂時。能自購[illegible]漆刀鋸之屬。躬製樂器。此亦留心實業者也。今恩忒舒利亞兄弟。果眞孤露矣。其窮困乃百倍於椒山。卒能於國力衰敗之餘。閉關自達於祖國。試問法國此時爲何時。非師丹大敗之後乎。兄弟二人。沿路見法民。人人皆治實業。遂亦不務宦達。一力歸農。較諸吾國小說中人。將始出患難。終以得官爲止境。樂一人之私利。無益於國家。若是書者。蓋全[illegible]精神。不悖於愛國之宗旨矣。吾述之。吾且涕泣述之。天下愛國之道。當爭有心無心。不當爭有位無位。有位之愛國。其速力較平民爲迅。

然亦就專制政體而言・若立憲之政體・平民一有愛國之心・及能謀所以益國者・卽可立達於議院・故郡縣各舉代表・入爲議員・正以此耳・若吾國者・但恃條陳・條陳者・大府所見而頭痛者也・平心而論・所謂條陳・皆愛身圖進之條陳・非愛國圖強之條陳也・嗟夫・變法何年・立憲何年・上天果相吾華・河淸尙有可待・然此時・非吾靑年有用之學生・人人先自任其實業・則萬萬無濟・何者・學生・基也・國家・墉也・學生先爲之基・基已重固・墉何能頹・所願人人各有國家二字・戴之腦中・則中興尙或有冀・若高言革命・專事暗殺・但爲强敵驅除而已・吾屬其一一爲鹵・哀哉哀哉・書至此・不忍更書矣・大淸皇帝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畏廬林紓序・

秋八月始主京師大學堂講席。按三集南昌楊君若臣家傳論・謂主大學講席九年・辛亥之亂・始輟講・續集送大學文科畢業諸學士序・則謂居大學八年・二文年時互異・校以姚永概畏廬續集序・壬子癸丑・共事大學・旣皆不合以去之文・卽當據癸丑而溯計・云九年・則時始自乙巳・云八年・則丙午也・未敢斷其孰正・乃往檢稽北京大學舊檔・謂先生爲□科師範館經學敎員・以光緒三十二年八月就職・宣統元年十一月離職・據此・知先生自云八年者爲正・九年者爲訛・其云辛亥輟講・則移授文科後之中輟・去文科時・則在癸丑矣・授預科及師範館諸生倫理學。取孫奇峯理學宗傳中諸賢語錄。有益身心性命者。爲之旁通博證。詮釋講解。蘄其能於道器一貫。文行交修。未嘗分立朱陸門戶。而唯其是之歸。學者翕然尊信。聽無倦容。先生修身講義自序曰・自余主講三年・聽者似無倦容・一日遽動罷席・前席數人起而留余續講・然則余之所言・果不令之生倦耶・後此又試之實業高等學堂・又試之五城中學堂・皆然・又曰・孫夏峯之講學・唯其是附・無朱陸之分・余深以爲然・又曰・帙中朱陸並存・以有益於身心性命者爲宗・不尊朱而斥陸・亦不右陸而左朱・從夏峯先生敎也・○按廖道傳壽先生七十之文曰・公之學・以孝友忠信爲本・其學說・則兼綜漢宋・旁通東西・不險不濫・一以自得爲歸・又曰・其敎倫理・於道器一貫・文行交修之旨・三致意焉・

始晤馬其昶於京師。其稱先生文過於汝綸之所稱。按續集贈通伯先生序・自謂吳汝綸先生始見其文・在光緒中・越六年・馬先生至京師・稱其文・過於吳先生・而桐城吳先生點勘史記讀本序・則謂辛丑入都・晤吳先生於五城學堂・據以計歲・先生之始與馬晤・必爲是年無疑・已而贈其昶序曰。凡躬一藝而求通於藝外之人。卽盛獎。必多膚詞。矧吏挾其私見。求索瘢痏。則獻藝求通者。適所以成辱。故余治古文三十年。恆嚴閉不以示人。光緒中。桐城吳摯甫先生至京師。始見吾文。稱曰。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氣者。越六年。桐城馬通伯至京師。其稱吾文。乃過於吳先生也。兩先生聲稱滿天下。吳先生旣逝。世之歸仰桐城者。必曰是馬通

伯。先生當世之能古文者。承方姚道脈。而且見淑於吳公。今乃皆私余。然則余之不以示人者。茲乃大獲其償。不以嚮者之嚴閉爲狷矣。通伯文方重飫衍。析理毫芒之閒。而咸擷其精。爲人亦淸靖。不尙矯介之行。誠懇發於至性。所上皇帝書。若魁帥提挈百萬之衆。進止號令皆中兵法。嗚呼盛矣。余居京師十年。出面士流。咸未敢與之言文。亦以古文之系垂泯。余力不足續其危系。何爲以此自任。今得通伯。則私慶續者之有人也。夫心知其道力不足以昌之。則局於學之未至也。學至矣。而謂世之無可紹吾傳。而終祕焉。則非所甚不得已。不如是也。今之後生。果有足紹桐城之傳者乎。通伯閱人多。必有以識之。若習爲剽訐之行。強作解事以自詡。則願通伯終祕之。必擇其足傳者。始衍吾傳也可爾。按書中言古文之系。非主派別門戶也。春覺齋論畫中。往往涉論及文。主學古而變化。且曰宗一先生之言。萬無自拔之理。

三十三年丁未。西紀一九零七年　五十六歲。

春二月。大學師範館諸生。有既卒其業者。則師生禮集爲酬答。先生繢圖紀其事。又爲文以詔之。略曰。天下方多事。客我者鱗集吾宇。登堂求噬吾哉。吾國之士。非貧忠履義。務學以與之抗撓。勢岌岌且弗保。顧不治新學。徒愼守其門宇。而將以祛客。客將愈求進而無已。故國家日勵士。而盛賫其學。卽欲以所學淑天下。又曰。天下惟有國之人。始伸眉與強者耦。願諸君詔學者。念國勿安其私。據文集大學堂師範生畢業紀別圖記。及續集淸通議大夫嘉善張君墓志銘。

冬。始與趙炳麟相識而論交。趙炳麟壽先生詩注。謂高歗桐入京考御史。館先生家。因相識而論交。○按鳳岐入京考御史。在斯年十月十一月之交。趙炳麟字竺垣。廣西全縣人。清光緒年進士。授翰林院編

修士・旨平京畿道監察御史・抗直敢諫・

南遊於贛覽匡廬之勝。道出武昌。會番禺梁鼎芬。新除湖北按察使。郎其官解東廂居之。旋歸京師。集三

清番禺梁文忠公誄曰・公旣陳臬・我過武昌・公方引疾・款我東廂・〇清史光緒本紀・三十三年丁未九月戊申・湖北按察使梁鼎芬・言挽回時局・莫亟於禁賄賂・絕請託・劾奕劻袁世凱等黨緣比附・貪私誤國・廷旨以有意沽名・斥之・〇按鼎芬卽以是時免官去・梁鼎芬字心海・號節菴・廣東番禺人・淸光緒庚辰進士・授翰林・官至湖北按察使・旣卒・淸遜帝諡之曰文忠・著有梁節菴遺詩・石遺室詩話謂其爲詩・時窺中晚唐及南北宋諸名家堂奧・佳處多在悲慨超逸兩種・

是歲。仍執敎大學。著小兒語述義一卷。昭示世人端蒙養正之道。

選編清朝文讀本。而撰序以申積理養氣敷文明道之誼。且誨人以治古文之塗轍。弗尙統系派別也。其文曰。世之治古文者。初若博通淹貫。卽可名爲成就。顧本朝攷訂諸家林立。而咸有文集。陸離光怪。炫乎時人之目。而終未有尊之爲眞能古文者。則掇拾之家。第侈其淫麗。於道莫適也。質言之。古文惟其理之獲。與道無悖者。則味之彌臻於無窮。若分劃秦漢唐宋。加以統系派別。爲此爲彼。使讀者眩惑其目力。莫知所從。則已格其途而左其趣矣。雖然。獲理適道。亦不惟多讀書廣閱歷而然。尤當深究乎古人身心性命之學。言之始衷於理。且與道合。乃經生之文樸。往往流入於枯淡。史家之文。則隳突恣肆。無復規檢。二者均不足以明道。惟積理養氣。偶成一篇。類若不得已者。不惟唾棄凡近。蓋於未言之先。審愼夷猶。內度其言之果足以名世與否。而後始爲之辭。而文之經一時。又削其繁而歸於簡。去其靡而衷之正。凡始箸筆。而立見爲快意者。則久久未有不悔者也。古人之愼重其事。亦以立言之效。次於立德。良未可脫手而苟爲之。必意在言先。修其辭而峻其防。外質而中膏。聲稀而趣永。則庶乎其近

矣。紓固未之逮也。吾友張菊生高歗桐夢旦昆季以書屬余選國朝文。且命之曰。必簡必精。是二。又予眼力所萬萬莫至者。家貧旣莫可得書。第就所聞見者。稍取而批點之。寥寥不過十餘家。爲文又但若干篇。皆人之所孰讀。宜若不足以表異。不知此正余之不敢求異者也。國朝之具大力者。僅此十餘家。若盡舍去之。別爲探幽索隱。則是屏常人之饈膳。而摭取犵獞之食以爲食。又寧爲知味者。此敢以當之海內立言之君子。序載文集。〇張元濟字菊生。浙江海鹽人。淸光緒間。任京師大學堂總辦。輯有戊戌六君子遺集十五卷。〇高而謙。字子益。鳳岐仲弟。官淸雲南蒙自道。〇高鳳謙。字夢旦。鳳岐季弟。

三十四年戊申。西紀一九零八年。五十七歲。

春。自京師寓金五百圓歸閩。修繕祖妣陳太孺人墓阡。據先大母陳太孺人事略。

夏五月。高鳳岐入京試御史。中弟一。例當記名。先生喜其可以言利病而仁天下也。續徵車過關圖。送之。媵以詩曰。畫裏朱樓聳百尋。徵車過處柳陰陰。蒼梧父老空相憶。不換先生戀闕心。旣聞朝議竟不記。則憤且涕。欲毀圖。諸名流力沮而罷。據續集送高梧州南歸序。〇又陳希彭記徵車過關圖曰。此吾師嘯桐夫子主琴師家。試御史。琴師手圖以贈者也。廷試既揭名。吏部援去歲例。奏請五月初十日引見矣。師決十一日出都。外間傳說。政府多相忌。甚不欲其入臺。徒以名在首列爲難。因重勘試卷。嚴查曾否被劾。均無所得。則改爲端午日。派楊士琦等驗放。師仍定翌日行。士琦者。樞臣袁世凱所最暱也。琴師至爲惶恐。甚於其身之得失。今日甫破曉。師起治行。卽有泥金帖來。大書奉旨高某以御史記名。琴師則大喜。立爲此圖。師笑言爲時尚早。應未分曉。彼送報者。特緣故事。謂首名向不推翻耳。未幾。郭春榆侍郎召對下。言竟推翻。並口占七絕爲贈。琴師憤且涕。欲毀此圖。諸名流在座。力止之。特留此爲紀念。希彭因記其本末如此云。

六月。譯英國大俠紅蘩蕗傳卒。而述其感於序曰。此務在有國者上下交警。事事適乎物情。協乎公理。則人心自平。天下自治。要在有憲法爲之限制。則君民均在軌範之中。謂千百世無魯意十六之變。可

也。（證此。知先生當時思之矣。）

秋九月二十七日。高氏妹卒。得年五十有二歲。（高氏妹哀辭曰。已而母攜人疾病。又曰。余夜必四鼓起。薄越王山歸。時妹或未寢。庭際爐香沁腦。則妹爲母禱也。又曰。母大殮時。妹慟至五六次。）

御史趙啓霖糾劾親貴。被斥歸。先生集同志餞之京師龍樹院。（按續集送胡瘦棠侍御歸嶽山序。謂光緒戊申。侍御史湘潭趙公芷孫。以直諫斥歸。同人集送於龍樹院。攷之清史。光緒本紀。三十三年三月丙寅。復御史趙啓霖官。而三十四年戊申紀。竟無啓霖直諫斥歸之文。或史文有闕歟。○趙啓霖字芷孫。湖南湘潭人。清光緒某年進士。授翰林。官至監察御史。）

五子璈生。（字孟金。）

子珪爲順天大城縣知縣。馳書示居官法戒。其書曰。諭珪子。爾自瘠區量移煩劇。凡貪墨狂謬之舉。汝能自愛。余不汝憂。然所念念者。患爾自恃吏才。遇事以盛滿之氣出之。此至不可。凡人一爲盛滿之氣所中。臨大事行以簡易。處小事視猶弁髦。遺不經心之罅。結不留意之仇。此其尤小者也。有司爲生死人之衙門。偶憑意氣用事。至於沈冤莫雪。牽連破產者。往往而有。此不可不慎。故欲平盛氣。當先近情。近情者。洞民情也。胥役之不可寄以耳目。以能變亂黑白。察官意之所不可。即以是爲非。察官意之所可。復以非爲是。故明者恆輕而託之紳士。然吾意紳不如士。士不如耆。紳更事多。賢不肖半之。士得官府詢問。亦有盡言者。然訟師亦多出於士流中。無足深恃。惟耆民之純厚者。終身不見官府。爾下鄉時。擇其謹愿者。加以禮意。與之作家常語。或能傾吐俗之良楛。人之邪正。且鄉老有涉訟應質之事。爾可令之坐語。不俾長跽。足使村氓悉敬長之道。死囚對簿。已萬無生理。得情以後。當加和平之色。詞氣開

憫其無知見戮不教受誅。此即夫子所謂哀矜勿喜者也。監獄。五日必一臨視。四周洒掃糞除。必務嚴潔。庶可辟祛疫氣。司監之丁。必慎其人。黠者可以賣放。愿者或致弛防。此際用人宜慎。寬嚴均不可過。則衙役既無工薪。卻有妻子。一味與之爲難。既不得食。何能爲官効力。此當明其賞罰。列於書室中。夫廉潔不能責之彼輩。止能錄其勤惰。加以標識。其趨公迅捷者。則多標以事。凡遷延遲久。不能速兩造到案者。必有賄託情事。則當加以重罰。不必別標他役。一改差。則民情多一改差之費矣。胥役以外。家丁之約束最難。薦者或出上官或出勢要。因薦主之有力。曲加徇隱。則漸生跋扈。嚴加抑裁。則轉滋讒毀。要當臨之以莊。語之以簡。喜慍不形。彼便不能測我之深淺。當留者留之。宜遣者以溫言遣之。足矣。教民健訟。務在必勝。輕躁之官。恆左教而右民。庸碌之官。又左民而右教。實則皆非也。士大夫惟不與教士往來。故無籍之民。恃教爲符。因而魚肉鄉里。若有司與主教聯絡。剖析以民情之曲直。教中宗旨。博愛而信天。吾即以天動之。彼迷信久。或可少就吾之範圍。吾有新舊約全書一部。爾暇時翻閱。擇書中語。可備駁詰耶蘇教之犯律違例者。類鈔而熟記之。彼爲教中人。乃不省教書。即以矛攻盾之意。庶免爲教猘所惱。且判決教案。以迅捷爲上。有司往往以延宕爲得計。久乃被其口實。至不可也。下鄉檢驗。務隨報即行。遲則尸變。且防兩造久而生心。故不若立時遣發之爲愈。尸場以不多言爲上。彼圍觀者。恃人多口衆。最易招侮。此等事。爾已經過。可毋囑。批閱卷宗。在人不經意處留心。凡情虛之人。彌綸必不周備。仔細推求。自得罅隙。吏與刑幕商之。亦不可師心自用。凡事經兩人商推。雖不精審。亦必

不至模糊。其餘行事。處處出以小心。時時葆我忠厚。謹愼須到底。不可於不經意事。掉以輕心。慈祥亦須到底。不能於不慊意人。出以辣手。吾家累世農夫。爾曾祖及祖皆渾厚忠信。爲鄉里善人。餘澤及汝之身。職分雖小。然實親民之官。方今新政未行。判鞫仍歸縣官。余故凜凜戒懼。敬以告汝。不特駕御隸役丁胥。一須小心。卽妻妾之間。亦切勿沾染官眷習氣。凡事須可進可退。一日在官。恣吾所欲。設閒居後。何以自聊。余年六十矣。自五歲後。每月不舉火者。可五六日。十九歲。爾祖父見背。苦更不勝。己亥客杭州陳吉士大令署中。見長官之督責吮吸僚屬。痛復可笑。余宦情已掃地而盡。汝又不能爲學生。作此粗官。余心膽懸懸。無一日寧帖。汝能心心愛國。心心愛民。卽屬行孝於我。爾曾祖父母以下至爾嗣父及爾生母。凡六大忌。用銀十二兩。余欲以汝所得者市魚肉報饗。余隨時尙有訓迪。此書可裝池懸之書室。用爲格言。書載續集。

宣統元年己酉。西紀一九零九年。五十八歲。

秋七月十五日。先生赴大學堂講授。道出萬歲山下。見楮製龍舟。長三丈餘。衆云費至數萬。爲中元超薦德宗作也。於 太息不置。以爲羣臣事君不以禮。徒增西人之誚笑。歸納怏怏然焉。據己酉日記。○按己酉日記。自六月十八日起。十二月二十日止。聞之先生家人曰。此册前後之日記。無復存者。

八月大學士張之洞以諫爭貝勒載洵載濤之典兵及借外債。忤監國載灃意。受斥。抑抑而病。二十二日。遂歿。先生挽詞曰。社飯語酸辛。更堪涑水新喪。倍覺傷心感元祐。太牢禮般渥。果念曲江遺疏。絕勝

遣使祭留州。語極沈痛。甚爲當時傳誦。（據己酉日記。○張之洞字孝達。號香濤。又號廣雅。直隸南皮人。清同治癸亥探花。官至體仁閣大學士軍機大臣。以文章幹濟名天下。著有廣雅堂集張文襄全集數百卷。）

九月初一日。閩中有以何某劉某力詆先生之言書告者。先生覽而笑曰。二公未相往還。胡施重謗。謗至。我可資爲修省。且己必有弗檢。召人疑恨。其言果中。吾病當矢天改之。毀不當罪。視爲飄風過耳。無以蓄諸心也。余近薄負時名。諛言日進。二公之言。味雖辣而趣永。聞之滋適。（據己酉日記。）

十四日。偕陳寶琛。梁鼎芬。陳衍。沈瑜慶。宴於張曾敭居。瑜慶爲語日本公爵伊藤博文。中朝鮮刺客安重根狙擊。死矣。先生喟然嘆曰。伊藤處心積慮。欲滅中國。先吞陪京。進乃蠶食。雖爲日人元勳。於我則元兇也。今已死。吾不敢曰日人卽爲戢其野心。或可以少挫其鋒。吾國當樞乃皆庸才。不能乘此奮發有爲。則伊藤之死。於吾初未有補。（據己酉日記。○張曾敭。字筱帆。號靜淵。直隸南皮人。清同治辛未進士。授翰林。官至浙江巡撫。所至吏治爲肅。激揚淸濁。時論美其峻潔。）

二十四日。沈瑜慶宴梁鼎芬。于式枚。與先生於陳寶琛寓齋。鼎芬自述庚子麻鞋赴行在。首覲慈禧太后。陳大阿哥當廢。慈禧爲之動容。馳諭榮祿。已而果廢大阿哥。去年再朝。力劾奕劻五十六事。德宗以硃筆一一識之。慈禧亦欷歔弗已。而奕劻安其位如初。先生及諸人聞之。皆大悲嘆。（據己酉日記。○于式枚。字晦若。廣西賀縣人。清光緒庚辰進士。授翰林。官至吏部侍郎。著有晦若詩集。）

十一月十九日。受大學文科聘。（按陳寶琛壽先生七十序曰。余以宣統初元至都。君猶主五城學堂。兼授大學文科。而先生己酉日記。十一月十九日始受文科聘。陳序蓋誤預科爲文科矣。）

十二月初七日。聞亡友壽富嗣子橋綠死。大哭奔弔。重賻之。立嗣議定。更以書抵[illegible]曾敭。略曰。本日畏

寒未起。而奴子入言橘綠凶耗。紓大怒。斥其妄語。及上報喪之牋。紓心顫幾至失衣。不能結襪。驅車入城。則殤者已小殮。紓慟絕。而聯仙衡先生兩公子。左右紓。紓不聽哭。然紓已腸斷矣。謁伯弗夫人。問病狀。審其醫方。則瘟疹用柴胡。邪陷入裏。已萬無生法。坐定。遂[illegible]嗣續之事。伯弗夫人答將爲橘綠立後。紓曰。固也。唯舉家七八口。萬難恃一嗣雛爲生。遂召仲弗三子。視之。其次已嗣振甫先生。長亦出繼。第三則留嗣仲弗。紓見其長子甚聰明。遂與聯公子商定。兼祧伯弗。每星期。亦以車迎之。爲講經書古文及呻吟語。並爲改課二篇。如橘綠生時。鄙見宗室不患無官。患無才及品。橘綠之變。殊出意外。顧天能死橘綠。不能死林紓之心也。林紓果幸不死。則必教勉此雛以忠孝。俾更立門戶。以伯弗在天之靈卜之。紓決其有成無敗。我公以爲何如。本日匆匆。止攜三十金賻之。我公亦已有所贈。公及林紓。均傷心人也。據己酉日記。○書云聯仙衡。云振甫。二人名氏里居行業竝待訪。

二十日。觀清廷下諭。弗允各省諮議局縮短國會限期之請。以爲民心將失。慨然興嗟。據己酉日記。

是歲。仍主講五城學堂。據陳寶琛壽先生七十序。

兼主閩學堂講席。按閩學堂爲旅京閩人所建立。

又兼高等實業學堂講席。據己酉日記。

二年庚戌。西紀一九一零年。五十九歲。

春正月。移就大學經文科講授古文辭。據北京大學舊檔。先生之移任經文科教習。其任職。自是年正月始。去職。乃在民國二年三月。○按修身講義序曰。余移文科講古文辭。文科

之生。人皆有劄記。以識師說。述心得。質疑難也。其書黃生劄記後曰。所問誠有見地。不知銘者。有聲之文也。與敍事之體異。所謂宏潤深簡之文。本括敍事論事而言。若有聲之文。言宏潤。尚可。言簡言深。則與聲律無與。劉彥和固有宏潤之言。然亦言體。不盡言聲。且所謂練筆之法。即練字之法。彥和又曰。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故昌黎爲鄭君弘之墓志。用闢字譎字謫字。不特取其字。亦兼取其聲也。顧但用其聲。其中無波折停蓄之態。則聲亦近楞。讀之索然。故每句須用頓筆。用頓筆。則斷不流利。故有拗字塞字澀字之訣。歐公爲安陸侯墓銘。亦用七字。其文曰。思無邪。容則莊。燕然有儀人所望。學而不止久愈彰。銘昭厥美示不忘。絲毫不拗與澀。讀之有聲響否。廬陵長於塡詞。集古錄攷訂。皆出劉貢父之手。故散文能至。而有聲之銘詞。未必至。其不能至者。由少拗筆蹇筆與澀筆也。鄙人講義中不言乎。雖並此三者而讀之。仍能圓到。圓到二字。作何解。圓到。即宏潤之謂也。天下學文者。能近昌黎。何至胸無積理。積理者。文之質也。因聲而求氣者。文之用也。宋儒語錄爲理豈淺。顧乃不能爲有聲之文。故西人歸古文於美術。此中。正須鑪鍊之法。茅鹿門服膺荆川。不過能言鍊筆。不知因聲以求氣耳。須知理積於中。正當高下其言。所謂情欲信。辭欲巧者。是爾。夫辭求其達。何必言巧。不知敍事可以求達。銘詞之體。義取該括。爲地無多。不運以巧思。則氣不完固。聲亦不騫越。南宋之詞。至白石草窗。亦皆沈咽。然播以聲律。又復悠揚動聽。如暗香疏影。字字皆咽。亦字字皆圓。塡詞小道。尚須沈咽。況銘詞高貴。安可以油滑之調出之。至於昌黎作銘時。胸中不作七古之想。此語實深知昌黎者。唯其不作七古之想。

故力求蹇澀。正以斂避七古。今試取昌黎七古讀之。有一字類樊宗師與鄭君之銘詞否。若云三百篇無頓筆。則詩無七言。何由得頓。實則於四字中停頓而讀。亦無不可。如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頓來自東。零雨其濛。我頓東頓曰歸。我頓心頓西悲。果作如此讀法。亦何嘗非頓。昌黎銘詞，七言中必作數頓者。蓋深防其油滑。使讀者易盡。亦非有意作蹇澀之體也。楚詞中有省去兮字。加以些字 句末。亦未必郎無精采。綜而言之。古人程法如此。欲極力避之。亦無可避。葳續集。黃生疑即黃濟也。其字籍行業。詳弟子表。

二月。監察御史江春霖。疏劾慶親王奕劻。老奸誤國。得旨嚴斥。回原衙門。乃乞歸養。先生寫梅陽歸隱圖。並作序送之。序載續集。○據續集送侍御江公歸梅陽序。及三集清中議大夫翰林院檢討前新疆道御史江公墓志銘。○攷清史宣統本紀。二年庚戌春正月癸亥。監察御史江春霖。以論慶親王奕劻誤國。斥回原衙門之文。與送江序及墓志銘。其疏劾奕劻歲月皆同。而送胡瘦堂侍御歸廬山序。乃謂光緒戊申。侍御史趙啓霖以直諫斥歸。明年。江春霖章七上。彈貴要。嚴旨切責。所謂明年。必非指言宣統己酉也。○江春霖字仲默。號杏村。晚號梅陽山人。福建莆陽人也。清光緒甲午進士。由翰林庶吉散館。授檢討。官至監察御史。

秋八月。精選周秦漢魏之文。自謂嗜左傳史記漢書。日不去手。據國文讀本周秦漢魏文序。○按馬其昶韓柳文研究法序。先生於史漢及唐宋大家文。誦之數十年。說其義。玩其辭。醰醰乎其有味也。○陳希彭十字軍英雄記序曰。先生詔生徒。恆令取徑於左氏傳。及馬之史。班之書。昌黎之文。以爲此四者。天下文章之祖庭也。 選六朝文。謂皆平日窺涉之篇。臨窗披閱。胸次爲之廓然。六朝文序曰。圭月隱竹。秋花平闌。往往手六朝之文。臨窗披閱。胸次爲之廓然。集中所選。皆余平日所窺涉者。

冬十一月。以貴池劉世珩騈藏唐建中大小忽雷。爲制枕雷圖。又撰記足成其韻事。記之文曰。北平袁珏生太史。爲余文字之契。一日寓書於余。以劉參議葱石所藏唐建中小忽雷。請余爲枕雷圖。參議淵

雅通贍。名聞當世。余心折久矣。圖成。歸之。參議遂集飲於小忽雷閣。因得觀所謂小忽雷者。長僅逾尺。駢二軸於左。雙絃撥之。鏘然發奇聲。木質作深紫色。軸上鐫曲阜孔君詩。余因詢大忽雷所在。則云已屬之瑞山張君。張君今年七十有五矣。精於胡樂。能爲秦王破陳諸曲。顧以病莫至。時庚戌九月九日也。逾兩月。再面參議於忽雷閣。則大忽雷亦歸參議家。狀如常用之琵琶。鞣文甚古。二軸軒輊爲左右。聲洪壯而淸越。余惜不能得張君而彈之。參議笑曰。前圖無大忽雷。今二雷駢隸吾錦囊中。畏廬當於水邊林下。補一鬚眉蒼皓之老翁。遠來歸雷。足成吾家韻事。可邪。余諾。爲更製一圖。圖成。書其後曰。烏呼。昔公得此於蜀川時。獻之德皇。寧計有奉天興元之局。顧朱泚奸亂天紀。七廟幾墟。而此二雷。仍藏內庫。得再覩貞元之盛。幸矣。乃甘露之變。生自中涓。三陲無兵革之警。而二雷竟落人間。然則唐之璫禍甚於賊泚萬萬矣。讀東塘傳奇。雖瑣敘兒女。然亦足覘唐室之興衰。參議獨抱古懷。摩弄二雷。不勝太息。且約明年人日。將大集詩流。賦詩紀之。今預更閣名曰雙忽雷。屬余爲紀其顛末如左。宣統二年長至日。閩縣林紓記。（記載雙忽雷本事。而各集未收。○劉世珩。字聚卿。號葱石。貴州貴池人。淸光緒甲午科舉人。官至資政院參議。○袁珏生。名勵準。直隸大興人。淸光緒戊戌進士官至翰林院編修。）

始識姚永概於京師。（據姚永概畏廬續集序。○姚永概。字叔節。安徽桐城人。淸光緒戊子解元。著有愼宜軒文集二卷。詩集八卷。）

及今客京師十年矣。於當世名卿大夫。未嘗有干謁。（據續集送楊昀谷太守入蜀序。○楊昀谷。名增犖。江西新建人。淸光緒戊戌進士。官至四川候補知府。著有昀谷詩集。）

裒集五十八歲以前所爲文。凡百有九首。都一卷。曰畏廬文集。刊以行。鬻萬數千部。濰縣張僖爲之序。尚稱其強半愛國思親之作。爲忠孝血誠之文字。（張僖畏廬文集序曰。畏廬。忠孝人也。爲文出之血性。光緒甲申之變。有詩百餘首。類少陵天寶亂離之作。逾年。則盡焚之。獨

其所爲文。頗祕惜。然時時以爲不足藏。摧落如秋葉。余深用爲憾。乙未之秋。余守興化。延畏廬分校試卷。居府治梅花詩境中。經月。日夕論文。稍檢其行篋。則所攜者。詩禮二疏春秋左氏傳史記漢書韓柳文集及廣雅疏證而已。畏廬無書不讀。謂古今文章。歸宿者止此。余不敢引畏廬之言。斷天下文章之奇。果止於此也。然竊觀畏廬。每取篋中書。沈酣求索。如味醇酒。則知畏廬之枕藉於是深矣。時文稿已有數十篇。日汲汲爲求其疵謬。時時若就焚者。余奪付吏人。令莊書成帙。爲之序其上曰。畏廬文字。強半愛國思親作也。先輩論文。首崇經術。次則文字。務求其關係者。雖以震川之學。鈍翁之才。尚有譏諸其文無大題目。嗚呼。語山必貴泰岱。語水必言滄海。則武夷匡廬。不嘗涉足。瀟湘鏡湖。不容方舟矣。畏廬不仕。牋牒詔令諸門。安能責無而爲有。又生平惡攷據煩碎。夙著經說十餘篇。自鄙其陳腐。斥去不藏。稿中頗具各體。獨經說及官中文字闕焉。余雖宦閩中。多領外郡。弗能督責畏廬祕惜其稿。今雖爲之序。不審後此能否刊以問世。畏廬果念朋友之情者。當出其忠孝血誠之文字。以感動後進。不宜重閉。使此寶光不洩於人間也。

撰氣箴言箴。續集送高子益之官雲南序曰。光緒戊申。高君子益被命爲雲南蒙自道。○三集祭高子益文曰。明年外簡。遂寄藩條。又曰。物換星移。言歸海上。又曰。忽膺使命。持節羅馬。○續集高莘農先生傳論曰。而謙奉使意大利。瀕行。把余袂而哭。戒余勿使氣。○按高而謙戊申官雲南。越年歸海上。則奉使當在己酉以後。二箴序曰。余少刻苦自勵。恪守仲氏貧而無諂之訓。至於困餒不能自振。而言益肆。氣益張。乃不知爲貧賤之驕人也。中年漸解斂抑。顧蓄其餘燄。觸枯輒爇。老至仍不自制。良友高而謙至於把吾腕痛哭力諫。私計天下之愛惜其朋友者。仁至義盡。無如吾子益者矣。更弗尅勉。將不名爲人。因作二箴。用以自創。其氣箴曰。人惟爾愚。故挑爾怒。褊衷弗載。聲色呈露。是非顛倒。與爾何與。狝爾行能。痙爾撰箸。謬悠之口。爾執爲據。以一詈萬。佚祝佚詛。日卽俚下。嗟爾老暮。讓路徐行。胡窒雅步。藉砭吾疵。或起沈痼。流水淸泠。閒雲高素。爾儻知足。奚謗毀之騖。言箴曰。輕世貌人。言始無憚。陰克易仇。長德成粲。鬑鬑垂髫。乃類風漢。斥俗淫奢。汝言先嫚。議人得失。亦可云訕。恃爾能言。指數毛髮。輾轉流播。受者次骨。人之訾汝。汝曰汙余。易地相處。視汝何如。人匪聖哲。安得無短。反唇稽汝。爲悔已晚。傷時非厚。侈長近滿。慎勿詆摭。力強餐飯。續集。

三年辛亥。西紀一九一一年。六十歲。

春正月。御史胡思敬上疏。論列親藩。並及中涓。不報。亦自乞去。先生撰序送之。序載續集。○按清史宣統本紀。三年辛亥春正月甲寅。御史胡思敬。劾憲政編查館。言新官不可濫設。舊官不可盡裁。起草應用正人。頒行當採衆議。下其章於政務處。聞與論列親藩之疏。同時並上。○胡思敬。字瘦唐。一字瘦篁。江西新昌人。清光緒乙未進士。授翰林。官至監察御史。著有退廬叢書若干種。

與樊增祥。羅惇曧等。集爲詩社。社集。必選勝地。先生爲畫。衆繫以詩。據詩存自序。○樊增祥。字嘉父。一字雲門。號樊山。又號天琴樓主。又常自署樊嘉。湖北恩施人。清光緒丁丑進士。授翰林。官至江蘇布政使。治駢文與詩。皆爲時宗匠。著有樊山集續集二十八卷。又續集二十八卷。附公牘三卷批判十五卷。詠古詩一卷。二家詞鈔五卷。又續集十七卷。集外四卷。○羅惇曧。字掞東。號癭公。廣東順德人。清光緒癸卯副貢。官至郵傳部郎中。著有癭菴詩稿。

二月。三女瑚生。字叔月。

三月十五日。冒廣生集同輩。爲其先人巢民作生日。於京師夕照寺。先生與焉。越秋。爲記寓集叢之思。略曰。先生於萬歷辛亥三月生。去今辛亥三月。三百餘年矣。以壬午副貢。累膺徵辟。咸無就。而余亦以壬午領鄉薦。是先生三百餘年之後輩。而今日復値辛亥三月。爲先生祝。匪惟科名同。卽所遭之遇。幾同矣。晚明之季。朝政析如亂絲。訖於熹宗。而明亡。今日雖無廠璫之禍。然貴要沮兵而行賕。天下疲癃如沈瘵。人心思亂者衆。兀然一不之悟。余安能不瞿然而懷先生耶。當熹宗季年。先生結社金陵。抗逆案也。今我輩雅集於此。與六君子之難裔殊。獨鶴亭者爲先生裔孫耳。余非不病之呻。而有集霰之懼。臨觴太息。慘默無言。則勉爲之解曰。昔者如皋中元。先生必於定惠寺集同人。爲陽羡君設齋資冥福

今日之集。殆踵先生之禮陽羨乎。鶴亭首以詩倡。衆皆屬和。余爲製圖。是年秋。武昌事起。余移家析津。事定而鶴亭亦以衣食奔走四方。未審所製圖存焉否耶。烏呼。先生與余同壬午耳。敢不惕然步武先生之後。閉戶終其餘年。惟恨不至江南向水繪菴遺址。臨風一弔先生也。文藏續集。○冒廣生。字鶴亭。江蘇如皋人。清光緒甲午舉人。官至淮安關監督。著有小三吾亭文詩二卷。詞一卷。冠柳集一卷。

秋八月十九日革命黨起義武昌。舉國震動。先生聞南中警報急。乃於九月十九日挈家避地天津。有詩。載詩存卷上。又詩存自序曰。是歲九月。革命軍起。皇帝讓政。聞聞見見。均弗適於余心。因觸事成詩。

九月二十七日爲先生六十生日。家人卽天津西開壽之。越日入都至故宅察視。隨復於津。據詩存卷上先生六十初度詩題。○入都至故宅詩句曰。入都至故宅。吾軒覓月閉。投肉與汝別。明日仍殊方。

中輟大學堂講授。南昌楊君若臣家傳論曰。余主大學講席九年。辛亥之亂。避居天津。始輟講。

冬十二月二十八日。清帝下遜位詔。國人更政爲共和。立國號曰中華民國。清史宣統本紀。三年十二月戊午。袁世凱奏與南方代表伍廷芳議。讀成共和。並進皇室優待條件八。皇族待遇條件四。滿蒙回藏待遇條件七。凡十九條。皇太后命袁世凱。以全權立共和政府。與民軍商統一辦法。袁世凱承皇太后懿旨。宣示中外。遂遜位。

先生自誓閉戶效明遺民孫奇逢以舉人終其身。而託墓銘於高鳳岐。文集上陳太保書曰。紓又身領鄉薦。既爲我朝之舉人。卽當如孫奇峯徵君以舉人終其身。不再謀仕民國。○請援資政大夫臨[illegible]使銜梧州府知府長樂高公墓志銘曰。吾六十之年。本託銘於公。且盡棄其所事。賣文鬻畫以自給。黎明輒興。日必作畫數事。譯書千餘言。暇則仍自讀書弗倦。據陳寶琛壽先生七十序。○按先生嘗於鬻畫潤目自題詩曰。往日西湖補柳翁。不因人熱不書空。老來賣畫長安市。笑罵由他我自聾。

貞文先生年譜卷一終

後學楊官瀛繕葉

貞文先生年譜卷二

林畏廬先生學行譜記四種之一

潛江朱羲胄述編

中華民國元年舊曆壬子。西紀一九一二年・六十一歲。春・大總統孫文辭職・南人踐和約・改選袁世凱繼任・世凱患赴南京・陰嗾所部第三鎮陸軍譁變・市民環乞留鎮・政府送遷北京・○按第三鎮統制為曹錕・

春正月十二日。先生自天津復於京師。同劉冠雄，高稔出飲酒樓。會屯軍譁變。縱火攻剽。火發可十二處。樓高而鐵欄固。賊攻弗入。明旦歸。有詩紀之。劉冠雄字資穎・福建閩侯人・清水師學堂畢業生・官至民國海軍部總長。高稔・詳林氏弟子表・曰。酒人聞變杯齊覆。樓下礮聲過爆竹。十夫力鑠鐵闌干。火光已射闌干角。閉窗滅燭覷微隙。噤聲如啞奴厮伏。武冠數猛聚樓下。鎗刀力與鐵扉觸。再攻不克舍我去。月中移影犯鄰屋。居人爭效猢猻蹲。叛軍直作老熊撲。燭光暗處影塞扉。劍聲鏘然刀破櫝。萬聲雜動呼開門。掠索旋過舍五六。斗然鎗止不聞聲。趣行頗似鬼相逐。人人握刀手巨火。非燈非炬燄深綠。僅半炊許光絳天。棟摧瓦覆觚棱燭。城中火聚十二屯。前後驚盼罷吾目。對門一卒挾火入。心知禍至氣為促。昊天似惘一樓人。幸非縱火但冥索。更沈鼓寂月如水。駝卒沿街拾珠玉。得大遺小賊弗校。屑屑轉為細民福。平明樓下見行人。賊亦雜行果其腹。汝曹一夕恣捆載。吾民百室容儲蓄。大帥充耳若弗聞。擁賊作衛謬鈐束。利熏心癢那即已。都門行見一路哭。載詩存卷上・

秋九月。移家復於京師。離恨天自序曰・余自辛亥九月・僑寓析津・長日聞見・均悲愕事・西兵吹角伐鼓・過余門外・又曰・自疑身淪異域・又曰・壬子九月・移家入都・

自號曰蠡叟。據殘蟬曳聲錄序末曰·中華民國元年七月湖蠡叟敘於宣南春覺齋·

爲康有爲續萬木草堂圖題詩其上曰。海東堂較濩西穩。投老孤臣此息機。歷歷忠言今日驗。滔滔禍水發端微。荒臺何地招朱鳥。誰戀當年想白衣。萬木蕭森秋又暮。飛鴻誰盼我公歸。載詩存卷上·

再主大學文科講席。姚永概與其事焉。據姚永概畏廬續集序·○按檢北京大學舊檔·永概時爲文科教務長·

是歲。六子珣生。字次東·資極明慧而好學·

二年癸丑。西紀一九一三年·六十二歲。

春二月。赴陳寶琛招，與陳衍，力鈞，同遊西海子。爲文記之。記載三集·○按西海子·清宮太掖池舊名·

三月初六日。謁清德宗皇帝孝定皇后陵。陵曰崇陵。據詩存卷上癸丑上巳後三日謁陵詩題· 且爲詩寫其哀思。曰。宮門嚴閉橫斜陽。童山對闕塵昏黃。燎池灰冷石曲折。闌戟風動纓飄揚。廣殿沈深闃難見。珠簾髣髴垂兩廂。孤臣痛哭拜墀下。穠春觸眼如秋涼。衛士見狀動愕駭。衣冠類敝如老郎。長身玉立張京兆。自注·張在初都統·守陵者·○在初名德彝·在初其字·籍業待訪· 禮成對我神汨傷。光宣歷歷數朝士。盡誠竭節推髯梁。梁髯貧病忍自惜。泣血奔走思先皇。醵金萬數佐方上。席藁累月朝便房。張公言已坐太息。克食見饗羅甘芳。且言午祭行將及。乳酪脯酒供蒸羊。守陵今已屬殘貴。主祭無復來諸王。地宮永閟果何日。主客相對涕泗滂。涵元舊事那可說。瀛臺春煖仍垂楊。

夏四月十四日。同陳寶琛，陳衍，高向瀛，遊翠微山。據續集記翠微山·○高向瀛字穎生·福建閩縣人·清光緒間舉人·官至浙江候補知府·

大學經文科生業卒。將歸。先生作序送之。勉其力延古文之一綫。其文曰。自余至大學八年。（按先生自清光緒丙午主講大學。及此蓋九年矣。云八年。當有誤。）曾見師範生第一次畢業。校長爲尚書左丞李公柳溪。其所以倡導學者。動必律以矩矱。且爲義至篤。迨旣告歸。復聚而觴之。余且爲之序，爲之圖，以紀其盛。李公旣行。再繼其事者。爲劉公幼雲。是時分科立。余遂移主文科講席。聽講者三十餘人。辛亥之交。南士多以事不至。有自經科遷入文科者。爲數亦三十有二。餘則治經與史者合之。且百數焉。余惜李公之不更出。而劉公之隱也。今茲畢業盛典。能媲於李公之時否。顧同學敍朋友之誼。儀之豐殺。可勿計也。嗚呼。古文之敝。久矣。大老之自信而不惑者。立格樹表。俾學者望表赴格。而求合其度。往往病拘攣而萎於盛年。其尚恢富者。則又矜多務博。舍意境廢義法。其去古乃愈遠。夫所貴擷經籍之腴。乃所以佐吾文。非專恃多書。卽謂之入古。衒俗眼而噤讀者之口也。而今之狂謬鉅子。趣怪走奇。塡砌傳記。如縮板搯土。務取其沓而夥者。以爲能。則宜乎講意境。守義法者之益不見直也。歐風旣東漸。然尙不爲吾文之累。敝在俗士以古文爲朽敗。後生爭襲其說。遂輕蔑左馬韓歐之作。謂之陳穢。文始展轉日趨於敝。遂使中國數千年文字光氣。一旦闇然而熸。斯則事之至可悲者也。今同學諸君子。皆彬彬能文者。亂餘復得聚首。然人人皆悉心以古自勵。意所謂中華數千年文字之光氣。得不闇然而熸者。所恃其在諸君子乎。世變方滋。文字固無濟於實用。苟天心厭亂。終有清平之一日。則諸君子力延古文之一綫。使不至於顚墜。未始非吾華之幸也。臨別。鄭重申之以文。余雖篤老。尙欲與諸君共勉之。（畏廬續集。題曰送大學文科畢業諸學士序。）

按北京大學舊構。分科大學之開。始自清宣

統二年二月．文理工科畢業．在民國二年四月．○李家駒．字柳溪．廣東駐防漢軍．清光緒年進士．授翰林．官至湖北提學使．○劉廷琛．字幼雲．江西德化人．清光緒己丑進士．授翰林．曾任京師大學堂監督．

撰序送姚梓芳。梓芳亦是時卒業大學文科者。先生告且與之日講韓柳歐曾之所以爲道。其文曰。余觀唐宋之文盛矣。而享世大名者。惟韓柳歐曾。寧此千餘年間。獨四子能文耶。顧望嶽而羣山失其崇。見海而百川隘其流也。故明之歸唐。清之方姚。窮老盡氣。以四子爲歸。而兩朝能文者。亦駢列而不可盡數。咸莫據其能古之名。能古者。必曰歸唐方姚。若毗於唐宋之四子焉。以古於文者。必先古其心與誼。彝常之理。周孔之道。謹篤無悖。又磨礱以世事。周歷乎人情。雖不能徑造於古之立言者。然亦得廁於作者之林矣。歸唐方姚。蓋日以四子爲歸。不刦於庸妄之鉅子。不沮於囂競之俗說。謗毀譏訾，日有所集。乃深信而無所疑卻。斯則眞能造古。又能師法乎韓柳歐曾者矣。余深審吾力之不逮古。而又日惴惴於謗毀譏訾之至。故退匿未敢言文。乃一見揭陽姚生。躍躍然不期其言之長也。姚生者，不刦於庸妄。不沮於囂競。其視毀謗譏訾，夷然無動。一以古自勵。夫造言之難。余固審之矣。當此微言垂熄之際。而生以韓柳歐曾爲師法。而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壯哉生也。今茲吾且與之日講韓柳歐曾之所以爲道者矣。載續集．題曰贈姚君慤序．○姚梓芳．詳林氏弟子表．

六月。先生題吾悟園文存。略曰。極力摹古。善轉善折。年來古文一道。幾絕響矣。不圖竟見悟園也。義冑於是始覲先生於宣南春覺齋。義冑曩年誦習先生平選諸書及文集．心服其文．當在唐宋之間．而論文皆字字出自心得．雖劉彥和章實齋．不能逾也．是年春．避地至京師．自錄舊所爲文數十首．奉書就正先生．乃大喜之．召吾詢家室細事．且自述其少年窮乏．情意密邇殷飫．視若至親．吾感爲古之人也．

冬十月十六日。再謁崇陵。越二十日。清遜帝頒賜先生四季平安春條。爲之撰謁陵圖記曰。癸丑十月十六日。德宗景皇帝，孝定景皇后奉安崇陵。越三日，舉人臣林紓，始匍匐哭於陵下。當景皇大行。紓臨於觀德殿門外。追孝定景皇后奉移之明日。始謁陵。至是凡再謁矣。以我景皇帝心乎國民。立憲弗就。賫志上賓。孝定景皇后，則踵唐虞之盛。不欲陷民於水火之中。二聖深仁。民國上下。咸無異詞。臣紓寧敢忘德。謁陵後二十日。少帝御書四季平安字。賜之臣家。因恭製圖。以紀恩遇。方紓首塗時。大雪兼天。千里一白。車過易州。凍欲殭指。然車中望眼。但注西陵。初不省嚴風之裂面也。野無人行。萬木槎枒如列戟。紅牆濃檜。雜立萬白之中。意古離宮也。垂近崇陵。則羣山起伏。帶雪若縞素。陵材梗道。不十數步輒坎。石橋已落。細泉仰出泡泡然。紓遙矚寶頂。即下車。岳都統樑，遣兩騎導行。騎示宮門所在。饗殿尙在數十丈外。翠微之山，遙列爲屏障。騎引紓至廡下●嗚呼。滄海孤臣。犯雪來叩先皇陵殿。未拜。已哽咽不能自勝。九頓首後。伏地失聲而哭。宮門二衞士。爲之愕然動容。騎告守宮者。將引登饗殿。紓目止之。遂歸逆旅。寒極。爐不能溫。與老僕同榻而寢。是日。前湖北按察使臣梁鼎芬，入都。竟不相見。鼎芬奉少帝命守陵者也。紓歸。凡六閱月。圖成。然每一臨池。輒欷歔不自已。圖付吾子孫。永永寶之●俾知其祖父身雖未仕。而其戀念故主之情。有如此者。甲寅五月舉人臣林紓記。（記載續集。○岳樑字柱臣。清光宣間官至山東泰寧鎮總兵。○按癸亥夏。先生有答鄭海藏論謁陵事書。曾出际幾胄。先生既沒。稿乃散亡。苦搜其箚。不可復見。請鄭假鈔。迄未見許。）

是歲。仍與姚永概共事大學堂。既皆弗合而去。臨別。贈永概序。越月。又與之書。（據姚永概畏廬續集序。）序曰。前二十

餘年。吾見桐城姚叔節於稠人中。有王貢南者，指而稱曰。是惜抱先生從孫也。時叔節英英然方領解。余不得紹。無以自進於叔節。又十五年。始見范伯子於江南，伯子壻於姚氏。因得聞叔節學問甚詳。蓋能世石甫先生之家學。而遙接心源於惜抱者也。又五年，馬通伯至京師。以古文噪於公卿間。見余述其師吳摯甫文章行誼不容口。余以通伯籍桐城。則又問叔節。乃不知通伯又壻於姚氏者也。烏乎。姚氏不惟擅其文章。兄弟繇紹其家學。乃其親戚，亦皆以文名天下。何其盛也。近與叔節共事大學。鬚髯偉然。年垂五十矣。迴念伯子被喪。以毀卒。摯甫先生與余聚京師累月。旋亦物故。晚交得通伯。以上書論時政不合。怱怱亦遇亂歸桐城。計可以論文者。獨有一叔節。而叔節亦行且歸。然則講古學者之既稀。而二三良友，復不得常集而究論之。意斯文絕續之交。亦有數存乎。方道咸間。曾梅諸老。以古文鼓吹於吳楚。一時朝士。亦彬彬競學。濂亭摯甫，實爲之後勁。諸老中。摯甫爲最後死。嘗語余。自憾其老。恐桐城光燄。自是而熸。時吾未識通伯。固謂叔節必能力繼其盛。今通伯方讀書浮山。叔節歸而與之提倡古學。果得二三傳人。知叔節雖不與吾居。精神當日處吾左右。余又何別之惜耶。（載續集。題曰送姚叔節歸桐城序。○王貢南。名毓菁。里居行業待訪。○范當世。字无錯。號肯堂。江蘇通州人。清諸生。著有范伯子詩文集。）

書曰。僕濳蟄京師久。咫尺之地。不與足下相聞。既而足下南歸。不居大學。有人言校長不直足下。尋校長亦不見直於學子。且不見直於司學之人。而校長行矣。繼其事者。不知爲誰。然以足下之鴻學方論。宜其不容於大學也。夫瞢然不省中國四千餘年繼紹之絕學。則蔽於東人之言。此少年輕猋者所爲。雖力攻吾學而不卽隳墮於其手。敝在庸妄鉅子。剽襲漢人

餘唾。以擣撦為能。以餖飣為富。補綴以古子之斷句。塗墍以說文之奇字。意境義法。概置弗講。侈言於衆。吾漢代之文也。傖人入城。購搢紳殘敝之冠服。襲之以耀其鄉里。人即以搢紳目之。吾弗敢信也。王李之相競以能古。震川先生歸然不之卻。而後來古文之紹其傳者。未聞以滄溟弇洲為正宗。矧弇州晚年之於震川。又何如。震川之痛詆弇州。已不以能古屬之。矧今日庸妄之鉅子。其道又左於弇州萬萬也。古人因文以見道。匪能文即謂之知道。蓋古文之境地高言論約。不本於經術。為言弗精。不出於閱歷。其事無驗。唐之作者林立。而韓柳傳。宋之作者亦林立。而歐曾傳。正以此四家者。意境義法。皆足資以導後生而進於古。而所言又必衷之道。此其所以傳也。孔孟之徒傳之勿替者。以其善誘也。莊列恃其聰明。高蹤遠步。唯晉人紹之。已而光燄熸然。然莊列之文。亦豈擣撦餖飣。如今日庸妄之鉅子者耶。近者其徒某某。騰噪於京師。極力排媢姚氏。昌其師說。意可以口舌之力。撓蔑正宗。且黨附於目錄之家。矜其淹博。謂古文之根柢在是也。夫目錄之學。書賈之帳籍也。京師書賈之老暮者。叩以宋明之槧。歷歷然。謂文之有根柢者。必若書賈之帳籍。其可乎。貢父兄弟。讀書多於歐公。今日二劉遺集。寧足與居士集並立。矧庸妄之謬種。又左於二劉萬萬也。桐城之派，非惜抱先生所自立。後人尊惜抱為正宗。未敢他逸而外軼。輾轉相承。而姚派以立。僕生平未嘗言派。而服膺惜抱者。正以取徑端而立言正。若弗務正而日以擣撦餖飣。震眩流俗之耳目。吾可計日而見其敗。離違久。不得足下之書。故拾其所聞以相語。非斤斤與此輩爭短長。正以骨鯁在喉。不探取而出之。坐臥皆弗爽也。紓再拜。（載續集，題曰與姚叔節書。）

三年甲寅。西紀一九一四年。六十三歲。

夏四月與陳懋鼎，陳籙，林志鈞同遊於魯。遂登泰山。越日。朝謁孔林。至歷下亭。訪漁洋老人詠秋柳處。據續集登泰山記。謁孔林記。明湖泛雨記。○陳懋鼎。字徵宇。福建閩侯人。清光緒庚寅進士。斯時官山東濟南道尹。○陳籙。詳林氏弟子表。○林志鈞。字宰平。福建閩侯人。時官司法部參事。其謁孔林記曰。甲寅四月初八日同陳君懋鼎陳君籙林君志鈞下自泰頂是夕齋於泰安晨起以車朝孔林。至曲阜易車渡泗水。近林里許。肅然下車徒入門。老柏參天。至端木子手植楷木下。磚石四壘。楷沒其半身。枯幹挺出可二尺。堅如鐵石。述聖公墓居左方。南為泗水侯墓。稍西。則我夫子寢宮也。樹而不封。紓及懋鼎，籙，志鈞，敬謹拜於墓下。四叩首起。謁端木子廬墓處。去夫子宮可五步。瓦而弗茅。林之周圍可數里。均孔氏諸孫之祔葬者也。歲之壬子。有議伐林樹易錢者。都督張勳，遣騎屯林下。令曰。我但知為叛聖者。不省其為新學。敢動聖林一木札者死。議以息。是時。方議並泰山之松。盡薪以肥議員之家。至是皆罷。烏乎。自新學昌。主教育者，燔六經。滅五倫。謂可強國。至夫子遺阡。亦欲平之以快其私。方蒙古入關。盡掘趙宋諸陵。雖和靖之墓。無免焉。獨夫子之宮無動。今蕃息於聖人之宇下。乃叛其師而薪其墓樹。視蒙古宜發愧矣。夫子之道。吾不能揭以示禽獸。但就新學言之。所學。不本諸歐西乎。然西人爭雅露撒冷盈尺之地。十字軍死如丘山。何也。今去聖人之居。如此其近。而貪饕熾於聖林。吾於斯人。又何誅耶。是日敬觀聖廟以常服。且非釋菜之期。不敢拜。林紓記。載續集。

清史館徵先生為名譽纂修。謝卻之。刼外曇華自序曰。時清史館方徵予為名譽纂修。余笑曰。畏廬野史耳。不能添正史之局。敬謝卻之。○按刼外曇華之書。始成於民國三年。

先生既能講席。益不與人延接。長日閉戶。澆花作畫。用消閒居清況。而海內思求先生譯稿者。時以書至。言林譯何久不出。先生得書憮然。謂自辛丑入都。所譯書垂百種矣。自箸小說。如劍膽錄。金陵秋。虎牙餘息錄。亦漸次出版。年近古稀。而又嗜畫。日必作山水半幅。遂無復暇晷及此。據劫外曇華自序。

建言政府宜設局纂詞典。以一譯名。中華大字典序曰。許君之言曰。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謂如其事物之狀。然則狀情態。狀事理。匪不恃書以傳。顧中國無所謂字母。可以拼音而成義。必使童子苦憶而得。而常用之字。又屬無多。許書九千三百五十三字。亦有未盡識之者。此外加以新附之字。與古書中所未收采者尤多。安能一一舉而盡識之。童子就傅以後。授以六經語孟。講解其義。尚不盡悉。矧能盡括字書而語之耶。即使盡識諸字。而未通文法。其又奚用。古有廣均集均及爾雅廣雅說文方言諸書。皆字書也。檢之殊難。而寒儒中又不能偏購。於是字典始出。可以按部數畫而求索。然實為官書。既名官書。則視專家之聚精殫神。畢一生之力成之者。相去殊遠。但以道光字典言之。其駁正康熙字典。不下二千餘條。顧前清愛重祖烈。以為書經欽定。無敢斥駁。遂留其訛謬以病後人。何其悖也。僕嘗謂外國之字典。有括一事為一字者。猶電報之號碼。但摘一字。而包涵無盡之言。其下加以界說。審其界說。用字不煩。而無所不統。中國則一字但有一義。非聯合之。不能成文。故繙譯西文。往往詞費。由無一定之名詞。故與西文左也。且近日由東文輸入者。前清之詔敕。民國之命令。亦往往采用。舊學者讀之。又瞠不能解。索之字典。決不可得。則不能不捨其舊而新是謀矣。今中華書局有大字典之宏著。又附以中小兩字典。其要義曰。備事物之遺亡。求知識之增廣。偉哉言乎。夫曰字典。若專為通人而設。則說文廣雅具在。可以毋須於此。所以能推而廣者。正欲使市井閒亦收其用。故本書合舊有者。新增者。輸入者。下至俗字。亦匪所不括。俾稗販之夫。亦得按部數畫向書而求。為益溥矣。然鄙意終須廣集海內博雅君子。由政府設局。製新名詞。擇其醇雅可與外國之名詞通者。加以界說。以惠學者。則後來譯律譯史譯工藝生植諸書。可以彼此不相齟齬。為益不更溥乎。雖然。中國文明方胎。即請以中華書局之字典為萌芽。可也。

以北京孔教會之請。赴講古文原流。其言作法，與學者之所宜知宜忌，。曰。古文一道。本不能以一人之見。定為法律。一家之言。立為宗派。一先生之說。侈為嫡傳。矧鄙人所學。至膚至淺。萬非作家。屢蒙諸名公招邀入社。已再三辭。終不見許。祇得就所知而言之。至於能否獲當諸公。以當聽傖人歌唱盲彈詞。可矣。又曰。自周秦漢魏。迄於唐宋明清。能文章者若干家。人人各有專集。為宰相執政者。身後必留遺

集。卽彊臣名宦，考訂家，詞章家，隱淪方外，亦人人例有遺稿。至於江湖遊客。亦必鋟刻數篇。逢人投贈。追報館一興。則非數千百言。不名爲文。而文中雜以新名詞。爲文家所不經用之字。相沿遍於天下。今乃以老悖一措大。謬述古文源流。及其作法。與所宜忌宜知者。不惟可笑。卽使言之徵當。亦何適於用。雖然。全唐文一部。浩如淵海。何以後人不宗燕許而宗韓柳。南北宋文家。亦人人各有所長。何以後人但稱歐曾王蘇六家。詎上下數千年。僅有此八家能文耶。正以此八家者。有義法。有意境。入手者不至於迷惑失次耳。惟其有義法。則文字始謹嚴。不至有儇佻傖俗諸弊。惟有意境。則文字始飫衍。不至有險惡怪誕諸弊。夫文體之壞。豈但儇佻傖俗險惡怪誕而止。蓋一染此病。則終身不藥矣。有志之士。間有鄙八家而不爲者。則高言周秦漢魏。獵采古子字句。摹仿典引封禪書及劇秦美新之體。又用換字之法。避熟字而用生字。舍俗書而用說文。一篇乍出。望者駭慓。以爲文必如此。方成作手。不知此等文。直以健步與良車駟馬鬬力也。車得膏則滑。馬需秣而健。其行遠。得諸天然。今以人力與之鬬捷。不百里已罷。而駟馬仍續續而行。不之覺也。馬班相如。讀古書多。積氣積理皆厚。迥絕千古。吾人乃欲以摹倣之功力。鼓氣而力追。此未有不蹶者也。矧典引封禪書及劇秦美新。細讀之。均有脈絡。或伏或應。皆意內而言外。若著力獵其異采。引吭效其高響。不贋而且楞者。吾未之見也。但以明清二代而言。有明前後何李王李。皆雄視一世。歸震川一老孝廉。宜萬萬無伸眉之日。何以今之論文者。舍此四家而推震川。而唐荊川王遵巖亦附之以傳。前清中葉。考訂之家。如雲而起。人人各有文集。中惟汪堯峯沈歸

愚較純正。而袁蔣諸老。皆欲淩轢萬古。時姚惜抱方高隱鍾山。而陽湖諸彥。且欲進而奪席。惜抱乾如山立。至今聲名爛然。此非以靜制動以柔克剛耶。文字有義法有意境。推其所至。始得神韻與神味也。韻味也者。古文之止境也。不知者多咎惜抱妄闢桐城一派。鄙見萬萬非惜抱之意。古文無所謂派。猶之方言。不能定何者爲正音。亦唯求其近與是而已。近者，得聖人立言之旨。是者，言可爲訓。不軼於倫常之外。惜抱正深得此意耳。又曰。當桐城陽湖二派未盛以前。則有竟陵公安二派。鍾伯敬文。篇幅具矣。病乃流走而不凝。若譚友夏者。則千力萬氣。無所不舉而往往舉鼎絕臏。而又不檢。如自稱家君性佻達。及呼其寡母爲未亡人之類。故未移時而光燄遂熸。中郎兄弟。幾以香奩諸笑入文字矣。一墜其樊中。卽生魔障。終不若桐城一派之能自立。蓋姚文最嚴淨。吾人喜其嚴淨。一沈溺其中。便成薄弱。法當溯源而上。求諸歐曾。然歸文正習此兩家者。離合變化。較姚爲優。總而言之。歐曾二氏。不得韓。亦無能超凡入聖也。宋人之學韓者。無過王臨川。然一望卽知其類。歐文較之韓文。毫不相類。然而善韓者。惟歐。何也。韓文於人之不留意處留意。於人留意處。轉吞言咽理。爲不盡之詞。耐人尋味。讀者但見其辭之恬退。而不知其悲。但見其意之幽曲。而莫名其憤。此昌黎之身世使然。往往成爲至文。若歐公者。名位高於昌黎。使公當時一味效韓詞況。轉覺無味。於是變其吞咽之法。爲跌宕之風神。每遇登臨弔古。則沈吟欲絕。然多半亦得諸漢書。漢書善用足字。歐公亦然。至於行陣累變。化單爲偶。化偶爲單。但於徐無黨南歸一序。已見歐公之用心。特銘幽之文。視韓爲弱。昌黎魄力。殆關天授。胡天遊學昌黎銘

辭。備肖毫髮。而他文則又不類矣。又曰。韓氏之文。不佞讀之二十有五年。初誦李翺之言。謂公之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心疑其說之過。既而泛濫於雜家。不惟於義法有所未嫻。而且韓文所不屑道者。則煩絮而道之。韓文之所致意者。則簡略而過之。有時故作興會。而韓之牙陣。不如是也。有時謬爲拗曲。而韓之結構。不如是也。實則韓氏之能。能詳人之所略。又略人之所詳。常人恆設之樊羅。學韓則障礙爲之去。常人滑流之口吻。學韓則結習爲之除。翺所謂摧陷廓清者。或在是也。又曰。秦淮海文字。亦饒有風概。終不能成爲大家。其論韓文。謂能鈎莊列。挾蘇張。摭遷固。獵屈宋。祈之以孔氏。其論。去李翺遠矣。韓文之摭遷固。容或有之。至鈎莊列。挾蘇張。可決其必無。昌黎學術極正。闢老矣。胡鈎莊列。且方以正道匡俗。又烏拾蘇張之餘唾。淮海見其離奇變化。謬指爲莊列。縱橫引伸。謬指爲蘇張。詎知昌黎讀書多。信道篤。析理精。行之以海涵地負之才。施之以英華穠郁之色。運之以神樞鬼藏之祕。淮海目爲所炫。妄引諸人以實之。又烏知昌黎哉。又曰。昌黎文寡長篇。然尺幅皆有千里之勢。蓋文之善蓄縮者。能蓄則有遠體。能縮則成要言。故不必長篇。而大義都具。荆公學昌黎。偏能爲長篇。其上皇帝書。如挈百萬之師。一一皆有調度。步步有提挈。亦步步照應。總幹麗以駢枝。大綱括其細目之中。亦歷落而出之。平中帶側。偶處行單。筍接不留斤削之痕。輕折均有輕靈之態。綿緜延延而下。毫不費方。使讀者眼光中。但見其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到底無一懈筆。雖神力非凡。其實在御之以法。故能自在游行如此。東坡爲長篇文字。則逐段分疏。爲力較易。終不如荆公之一氣卷舒。都無痕

迹也。又曰。劉夢得敍柳州文。謂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此特舉其大要耳。其親切處。累見諸與書之中。夢得蓋深知柳州者也。若唐史文藝列傳序。謂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翺皇甫湜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魏晉。上軋漢唐云云。唐文粹序。亦謂韓吏部超卓羣流。獨高遂古。以二帝三王爲根本。以六經四教爲宗師。憑陵轥轢。首倡古文。於是柳子厚，李元賓，李翺，皇甫湜，又從而和之。似柳州者。但爲昌黎配饗之人。雖推尊與韓並切。未有發明其文章之妙者。方望溪則大加醜詆。不佞於友人馬伯通處。得觀望溪手定柳文。往往紅勒之。因悟人生嗜好之殊。元微之右杜左李。而望溪亦云，柳州適可肩隨退之。然而少陵之推服謫仙。不遺餘力。即昌黎之於柳州。祭文廟碑墓誌。咸無貶詞。蓋昌黎目中。亦僅有一柳州。足與抗手。翺湜輩均以弟子目之。且柳州死貶所。時年甫四十七。凡諸所見。均蠻鄉荒僻之事。而能振拔文壇。獨有千古。謂非人傑哉。又曰。夢得之報柳州書曰。余吟而繹之。其詞甚約。其味淵然。以氣爲幹。文爲枝。跨轢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柄鑿。咀嚼不有文字。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余之衡誠懸於心。其揣也如是。嗚乎。劉賓客果道得柳州眞處矣。夫所謂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此四語。雖柳州自道。不能達心而他逸也。凡造語嚴重。往往神木而色朽。端而能曼。則風采流露矣。柳州擧命貶所。寄託之文。多苦語。而言外仍不掩其風流。才高而擇言精。味之。轉於鬱伊之中。別饒雅趣。此即夢得之所謂腴也。佶者。壯健之貌。壯健而有生氣。柳州本色也。既癯以清。則指山水諸記。窮桂海之殊相。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昌黎偶記山水。亦不能與之追逐。古人避短。昌黎於此。固

讀柳州出一頭地也。又曰。凡記亭臺山水。有經巨人長德。營構題詠遊涉之處。則後來爲之記者。殊易爲力。若公在永州。一荒昧不闢之區。必待蕘除。其勝始出。是永州諸處。均待公一言而彰。則非極力描摹山容水態。亦不易流傳於藝苑。坡公之居儋錄。去柳州殊遠。又曰。柳州之騷。當與宋玉抗席。幽思苦語。若傍犨花密箐而飛揚。讀之。幾不知身在何境。石林詩話。謂柳州諸賦。更不蹈襲屈宋一語。似與昌黎。皆在嚴忌王褒以上。眞知言哉。賦學自詞苑凋敗。遂寡問津。然有韻之文。以治文者。不可不講。發源於屈宋。取範柳州。斯得矣。反曰。屈原之爲騷及九章。蓋傷南苑之不吾知。於楚爲不知人。於己爲無罪。理直氣壯。傳以奇筆壯采。遂爲天地間不可漫滅之文。重言之。不病其沓。昌言之。莫訊其狂。後來學者。文既不逮。遇復不同。維仿楚聲。讀文不足動人。惟賈長沙身世。庶幾近之。故悲吭之音。引之彌長。亦正爲忠氣所激耳。柳州諸賦。摹楚聲。學騷體。爲唐文巨擘。顧得罪而出。但宜閉門思過。不能爲狺狺自訟之言。此最難著筆。佩韋賦。則欲自進于中庸之門戶階室。據其與呂溫書。則此賦必作於貞元二十年以後。剛柔分段。首推尼父能柔。頗知道。色古而聲高。其解祟，懲咎，閔生，夢歸，囚山五賦。題目甚似涉江懷沙諸作。然若去賦字。但以解祟等詞標題。亦無不可。五篇中。惟懲咎最佳。屈原涉江。亦同此戚。然屈原不以罪行。柳州實陷身奸黨。故屈原抵死不甘認過。柳州則自承有通天之罪。等是遷謫。正直與回曲自殊。又曰。宋嚴有翼曾序柳文。苦其難讀。考證音釋。名曰柳文切正。此書惜不曾見。不佞恆謂柳州精於小學。熟於文選。用字稍新特。初不近纖。選材至恢富。又未至濫。麗而能古。博而能精。至吞言

咽理。變化離合。因遜昌黎。而生峭壁立。稜稜然使人起慄。亦斷不類於樊紹述之奇詭也。又曰四庫全書總目。嘉祐集十六卷。曾南豐爲老泉墓誌。稱有集二十卷。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俱作十五卷。且世之傳本。有所謂徐本邵本者。徐本爲徐崐山所藏。名嘉祐新集。邵本則前淸康熙間邵仁泓所刻。名老泉先生集。並十六卷。然前淸蔡士英別有刊本。則十五卷。與晁陳所載合。僕家所藏嘉祐集。則明人仿宋者。序已剝落無存。亦十五卷。紙良字佳。不知刻自何人。其中稱陛下仍低一格。遜宋刻也。闢辨姦論一。題張仙畫象一。送吳侯職方赴闕序一。謝歐陽樞密啓一。謝相府啓一。至洪範圖論。則朱竹垞經義考中。已不之見矣。第未知徐邵二本。有無此數篇。僕藏書無多。無從參考。但以敝笥所藏之本讀之。校勘精良。頗可喜也。又曰。南豐曰。老泉之文。侈能使之約。遠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小。微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夫侈使之約。精於文者咸能之。蓋言簡則匪所不賅。綱挈則諸無所漏耳。遠使近。微使著者。則蘇氏善於設喩以啓人。故讀蘇文。無復墜於沈晦。惟大能使小。則曾氏眞能知老泉矣。老泉每於大題目。則造端極微。如送石昌言序。當時挈合爲宋之巨患。關係使者匪小。而起筆閒閒敍述細末之故。一入本位。則軒然爲大波。所謂大能使小。其謂此乎。至煩能不亂。則眼光淸也。肆能不流。則義法嚴也。又曰。東坡文字。較老泉爲穎妙。坡聰明超於等倫。文字無歐公之風度。遜子固之飫衍。又欠荆公之盤硬。顧能縈轉自如。不可羈勒。又能不至蹶其霜蹄。此其所以爲東坡也。又曰。朱子曰。東坡文。說得透。南豐文。亦說得透。鄙意東坡之透。明於事理。洞見隱微之透也。南豐之透。通乎經術。措語僉

石之透也。兩家分道。不能比而同之。又曰。朱子謂坡文雄健有餘。此下筆有不貼實處。此語說得頗微細。坡詩用典。未有不貼實者。唯行文有時興到。或出於未知審愼。則才人之過也。按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稱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此與孔北海所謂武王代紂。以妲己賜周公同。實則東坡胸中有所本。特不能座實皋陶耳。戴記文王世子。公族有罪。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三宥不對。走出。公使人追之。曰。必殺之。東坡臨池憶及此條。移以坐堯身上。遂不貼實耳。又曰。讀東坡文。使人疏快。故少年英俊之士。恆由之入手。不知東坡之能古。半出於聰明。落筆自然入古。若不溯源六經三史。謂一學東坡。即足稱爲作手。此說殊不敢信。又曰。欒城集。策問上書。西掖告詞。麻制詔勅劄子。居集中十之七八。尙才任氣。亦一時雄傑之士。然讀之。使人喜馳騁。而寡靜理。才與識皆至。而徵實則否。蓋士之餘習也。朱子謂子由晚年作待月軒記。說軒是人身。月是人性。則是先生下一個人生却外面尋個性。未合湊。不知此語。子由實本孟東野詩。野客雲作心。高僧月爲性。朱子最博雅。不應不見是語。正以說理之文須謹。不能用詩人語。雜入文中。子由晚年佞佛。不期雜入禪語。即當朱子所譏。則文體之宜謹嚴。可知矣。又曰。以上所云。舍周秦漢魏。而專論唐宋。且於唐宋中。專言八家。不惟識見陋。而氣局亦小。不知人人見地。各有所耆。與其矜高務博。不如就其所知而言之。即不見取於大雅。亦足自攄其所懷。且僕不嘗言乎。古文一道。本不能以一人之見。定爲法律者。亦何妨姑言之而姑聽之耶。

（載山西太原宗聖會宗聖彙誌第一卷八九號合刊）

爲北京平報司編纂。跋卓翁短篇小說第二集。臧陰松序曰。前二年、余自徐州至都下。爲平報司編纂。與翁共事。按臧序之作。自署在丙辰元月中澣。則所謂前二年與先生共事者。必爲是年。或又謂夏初始赴報事。○臧陰松。字碉秋。江蘇宿遷人。

五月。始與宋小濂論交。宋小濂挽先生詩曰。甲寅來京華。爾我方得見。又曰。從此訂心交。過從時繾綣。○按吾聞宋語人。斯年五六月間。始友先生。

六月。集同里陳寶琛，傅嘉年，葉芾棠，曾福謙，林孝恂，李壽田，嚴復，卓孝復，郭曾炘，陳衍，力鈞，李宗言，張元奇，孫葆晉，鄭孝檉與己爲十六人。爲晉安耆年會。襲宋司馬光居洛陽所爲耆英會故事也。據文集晉安耆年會序。○按陳寶琛時年六十七歲。傅嘉年字蓮峯。時年六十七。葉芾棠字頌垣。時年六十五。曾福謙初名宗晉。字伯厚。一字弢叟。福建閩侯人。清光緒間進士。官四川某縣知縣。有循聲。箸詩數卷。石遺室詩話稱其能爲袁簡齋張船山。下筆不能自休。時年六十五。林孝恂字伯穎。福建閩侯人。官清浙江石門縣知縣。時年六十三。李壽田字叔耘。時年六十二。嚴復時年六十二。卓孝復時年六十。郭曾炘時年六十。陳衍時年五十九。力鈞時年五十九。李宗言時年五十七。張元奇時年五十五。孫葆晉時年五十五。鄭孝檉時年五十一。○按傅嘉年葉芾棠李壽田里居行業待訪。

秋七月。赴李宗言卓孝復招再遊頤和園。有記。據遊頤和園記。

九月初八日。赴陳寶琛招遊玉泉山。亦有記。據遊玉泉山記。

冬十月。箸韓柳文研究法二卷。刊行於世。馬其昶爲之序。謂先生獨舉其生平辛苦以獲有者。傾囷竭廩。唯恐其言之不盡。後生得此。其知所津逮矣。馬序載春覺齋書錄。

十二月二十一日。與清前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前御史溫肅，同謁崇陵。而先生則爲第三次矣。據續集三謁崇陵記。○溫肅字南秀。別號毅夫。廣東順德人。清光緒辛丑壬寅恩正併科進士。授翰林。官至監察御史。三謁崇陵記曰。甲寅十二月二十一日。爲德宗景皇帝賓天之辰。舉人臣紓以二十日至梁格莊。齋於前湖北按察使臣梁鼎芬之清愛室。漏上五刻。起。具衣冠。

登車。同行者爲前御史臣溫肅。合鼎芬及紓。凡三人。缺月尚在陵樹。而丹碧璀燦照眼。問之鼎芬。陵工蕆矣。鼎芬引肅紓趨西朝房。具朝衣者已數輩。則皆隆恩殿捧帛及讀祝官，與宮門司啓閉者也。陪祭者。實無一人。主祭者。爲鎮國公某。不時至。日已加巳。始具禮。朝衣冠者二人爲導。六人捧祭器。鎮國公素服爲主祭。禮惟主祭者素服。餘皆吉。守陵郎中李遐齡。將引紓輩拜於殿下。紓以爲非禮。仍列位宮門以外。故事。小臣無與陵祭。今則犬馬之私。可以自貢於先皇矣。鎮國公既奠爵三。紓隨鼎芬肅後。行九叩首禮。殿中以國語讀文。聲亢而悲。紓俯聽讀祝畢。復行九叩首禮。祝文出。禮畢。宮門隨闔。紓仍隨鼎芬肅趨西朝房。則喇嘛僧八輩。誦經於宮側。郎中李遐齡。復引肅及紓，瞻仰寶城。殿制宏麗。中列帝后御坐二。黃幄繡龍鳳。下垂。祭器悉加黃幕。寶城極高。寶頂不能見也。烏乎。維先皇神聖。力圖憲政。乃見沮於羣小。孝定皇后心恤黎元。不忍塗炭。讓政一舉。超軼古今。帝后之仁。被及萬禩。臣紓不肖。未與仕版。然戀恩之心。至死不泯。祇謁崇陵。至是爲第三次矣。既慶陵工之竣。二聖永安。臣紓果不就委溝壑。歲必一來。用表二百餘年養士之朝。尚有一二小臣。匍匐陵下也。甲寅。舉人臣林紓記。載續集。○按陳寶琛壽先生七十序曰。九謁崇陵。主梁文忠種樹廬。遂定交焉。而先生誄文忠之辭曰。公既陳臬。我過武昌。款我東廂。則清光緒丁未事也。或丁未相識。至此始定交耶。

是月。跋戴文節公遺畫。自謂今得遺墨師之。固仍得列弟子行也。按續集跋戴文節遺墨。其末曰。畫爲人重。在古已然。余雖不獲事公。得公遺墨而師之。固仍得列爲弟子行也。先生之志。於是可見矣。

是年。四女瑩生。字季瑩。

爲叔子璐取周景濤女嫚成。三集淸奉直大夫學部主事閩縣周君墓志銘曰・周君旣沒之三年・其女來歸・爲余叔子璐婦・○按墓志銘・周卒以壬子九月十八日・則公子璐之取婦・當屬此年・○周景濤字松孫・一字味諫・福建閩縣人・淸光緒某年進士・授翰林・改官學部主事・

與廉泉相見京師。泉盡出其收藏閩人王硯田遺墨視先生。遂撰跋王硯田畫卷之文。跋載續集・○廉泉字惠卿・一字岫雲・別號南湖・江蘇無錫人・淸光緒甲午舉人・官度支部郎中・著有岫雲山人詩稿・

四年乙卯。西紀一九一五年・六十四歲。是歲大總統袁世凱謀盜國僭帝・三月・楊度孫毓筠劉師培李燮和嚴復胡瑛六人・發起籌安會・議更國體爲君主・雲南宣告獨立・擁護共和・

春正月。大書畏天二字。榜其宣南新居之門。自謂遵大母陳太孺人遺訓也。據先大母陳太孺人事略・

二月。先生憂世習之日趨虛僞而冒利。撰原習一篇。其文曰。賢人復性。恆人沿習。欲導恆人。務端其習。端習貴有倡者。倡得其人。則下亦風靡矣。王豹緜駒華周杞梁之妻。一歌哭之長。而感格若是其神。苟倡之以愛國。則前僵後踵。蒙萬死而無挫。人將以不死國爲愧矣。然非矢公推誠。亦不爲功。果三數巨人持之於上。人將謂不誠不公。無以爲民上。民亦將謂不誠不公。無以爲國民。積久而習成。習成則勇生。而國立矣。人之制情而復性者。萬中不得一。耳聲色貨利，訌其前而又牽率於親屬。日挾其不忍之心。思欲致之於安樂。胡能慕義輕死。忍此嗷嗷者。一瞑而勿視。自見掣於習。激之以全國之勇氣。勢有所偪。卽不能獨戀其私。其道如行兵。前鋒有呼曰勝矣。吾軍盡數而逐北。則決無迴面而南趣者。此倡者之有全力也。潛夫之論曰。務本則虛僞之人，皆歸本。甯僞豈能本者。顧上旣務之。若樹侯立鵠。約其心思目力使之必歸。斯歸矣。此猶曰道德之倡也。若以舍生雪恥倡。則事烈而效凶。非萬衆一心事必

莫舉。然能一萬衆之心者。亦惟習之使然。西人之崇恥而尙武。寧盡出於其性。亦積習耳。習成。則與習偶悖者。衆咸斥之。故一人見辱弗校。衆且涕唾而不之齒。勢在不能不死。中國不爾。以忍辱爲讓。以全身爲智。故數千年受異族陵踐而不愧。此亦謂之性乎。無爲之倡。習遂日即於靡。即亦不知其所以可恥者。庚子團民之鬨。似知恥矣。而病無學。辛亥南士之輕生。似知恥矣。而病冒利。無學冒利。安能倡而成習。故移時而光燄熸焉。設人人存其寧死不辱之心。彼此相虞其中。衡之以公理。又人人自勵以誠節。長養其勇概。中國庶幾其成尙武之習乎。載續集·

三月。受正志中學校校長徐樹錚聘。授生徒以文。姚永概亦至。據姚永概畏廬續集序·

夏四月二十四日。遊戒壇。明日。遊潭柘。竝有記。續續載·

五月。大總統袁世凱。僞假國民代表會議。擁爲皇帝。又詭脅海內通儒碩望。署表勸進。於是僞內務部。亦以碩學通儒徵先生赴衙署表。先生稱病固辭。自計果不免者。則豫服阿芙蓉以往。據七十自壽詩注·

六月杪。南遊。自徐州觀山至浦口。有詩。載詩存卷上·

七月。至滬上。憩止高鳳謙寓樓。感其伯兄鳳岐之亡。懷其仲兄而謙之別。流連久之。贈詩而行。按贈詩載詩存卷上·有惆悵有人方在使·寄身雲海路悠悠之句·則而謙出使意大利·時尙未歸也·

訪鄭孝胥於海藏樓。與之詩曰。不履京華近五秋。居然身世是梨洲。老來須鬢仍當日。海內文章僅此樓。餘痛還爲天下惜。先生眞解死前休。陸沈彈指無多日。却喜匆匆續舊遊。載詩存卷上·〇鄭孝胥·字蘇戡·號太夷·福建閩侯人·清光

緒壬午解元・官至湖北布政使・入民國・又官清室內務總管大臣・築樓海上・曰海藏樓・著有海藏樓詩・石遺室詩話・謂其少學大謝・浸淫柳州・益以東野・泛濫於唐彥謙吳融・以及南北宋諸大家　而最喜荊公・南皮張之洞・則以方諸華嶽三峯云・

又訪沈瑜慶。與詩曰。當年老猛今遺老。海上相逢話故林。流寓眞成棲隱地。先皇早鑒謁陵心。艱危不死天非靳。酸梗無言味轉深。明日別君過建業。霜風又向鬢毛侵。載詩存卷上・

秋七月。歸於京師。

八月二十九日。同馬其昶，姚永樸，朱孔彰凡十七人。觴姚永概於淨業湖上。壽其五十生日。據續集淨業湖秋泛記・

〇姚永樸字仲實・永概仲兄・著有文學研究法一卷・史學研究法一卷・蛻私軒詩文集若干卷。〇朱孔彰字仲我・福建長洲人・

是歲。七子琯生。字舜生・

是歲。作畫都百餘幀。各有絕句。題識其上。據詩存卷上本題・謂錄所憶得者僅三十首、

撰感秋賦。曰。余豈宋玉之閔師兮，寧以薄寒而憯悽。詎潘岳之展轉於華省兮，企羣儁而難齊。獨傷心於涵元兮，風騷屑而宮雲低。長飈飂於別苑兮，日色爲之浸微。陰侵陽位兮，養淄蠹於宮闈。侈鴻池之妖徵兮，孰知樂太國主之爲非。歌苾兒之哀艷兮，或設辭而增譏。過冀朗之名州兮，伏雌實化爲雄雞。荃惶颸而無朕兮，被謑詬而累欷。彼羣奄之踼張兮，排管肆其萋菲。嗟皇父之孔聖兮，日讒誂以自恣。誠茂惡而相矛兮，且蹇縱而冒利。繭吾皇於祕殿兮，朝夕曠其虛位。唯虢人之竭節兮，迎廬陵而莫遂。游氛朝興蔽天兮，槁葉因而夕瘁。積陰結於合殿兮，日奔魑而走魅。國卒斬而莫知兮，據湾朝而舞智。昌僞學而紊綱轄兮，揚東海之雌風。趯邪陰而湛太陽兮，能脫口以興戎。人人侈其將用兮，託蔣帝以

折衝。嚴何知而假節兮，祇黨爲之一笑。彤其禍以過市兮，鶡巾耀其腥紅。豈靈子之先覺兮，直猶星之昏曹。嗟雷濟之克后兮，爭肉梅以爲忠。殊敎憒之莫解兮，偏妖夫之是崇。忽銜隱而內碪兮，巨礮燬其危墉。宜擠墜於河陰兮，否則幽之金鏞。胡徜徉於雞頭兮，射象齾以爲雄。天穆倔起於疏屬兮、一旦身被其隆極。內冒猥而外嘔喩兮，謬羽忠而翼國。激太液之池波兮，風蕭蕭。荎嘵唳而孤居兮，休晨朝奄睨暉而忤視兮，直猶猿而兇梟。痛彌留之無侍兮，水殿被風而蕭寥。上陽同日而大漸兮，進道子而奉詔。彼沈蠱於衽席兮，多玉牒之年少。任版圖之颾裂兮，咸沈浸而逍遙。匪老奸之擅國兮，奚就暝而引妖。聽綱維之弛墜兮，下崩剝而渙散。烽燧聯乎東南兮，照濩渃之江漢。醬酒之不能忘憂兮，余日廑乎黍離之悲。過故宮而徘徊兮。但煙柳之垂垂。日瞥瞥而西沒兮，嗟吾命之焉知。余寧敝膓猘態以諂俗兮，甘踞蹩而自卑。苟余情之方挺兮，亦胡迹迹屑屑之爲。謁崇陵於雪中兮，効三度之驅馳。或傑俶而不埋予兮，予仍敖弄而無疑。緬楊園之孤特兮，予或老死而庶幾。賦載三集。〇按末言謁崇陵於雪中兮，効三度之驅馳，則此賦之作，摘在是年。

復著意爲小說。自以六十而外。萬事皆視若傳舍。屏居窮巷。日賣文爲生不復喜論時政。然遂譯歐西小說。皆其國名人救世之言。如非正大光明之行。彰善癉惡之言。未嘗以著筆墨也。踐卓翁短篇小說第一集自序曰。余年六十以外。萬事皆視若傳舍。幸自少至老。不曾爲官。自謂無益於民國。而亦未嘗有害。屏居窮巷。日以賣文爲生。然不喜論時政。故著意爲小說。〇鷹梯小豪傑自序曰 自辛丑入都。至今十五年。所譯稿已逾百種。然非正大光明之事。及彰善癉惡之言。余未嘗著也。深谷美人自序曰。余老矣。羈旅燕京十有四年。譯外國史及小說。可九十六種。而小說爲多。其中皆名人救世之言。余稍爲渲染。求合於中國之可行者。〇按先生譯著小說。其旨皆以匡俗誨世。如孝女耐兒傳之類。以敎孝也。慧星奪婿。敎貞烈也。英孝子火山報仇。則舊國人報雪國恥國仇之志也。蛇女士傳序。自謂一心思昌女學。愛國二童子。則極言實業之宜速興。黑太子南征。則力昌尚武而急公戰。塊肉餘生述。則揭英倫澆俗。而譏無取醉心西風。但貴力加以敎育。社

會亦可改良也・先生於諸稗官雜說・皆各有序・以自道其所希冀・忠愛憂閔之情・往往流露行間・讀者可以審焉・

五年丙辰。西紀一九一六年・六十五歲。春正月元旦・袁世凱僭稱皇帝・改元洪憲・各省相繼獨立・反拒君主・五月・世凱死・副總統黎元洪繼大總統位・

春三月清明日。四謁崇陵。即宿葵霜閣。其謁陵詩曰。黃霧潛消日向辰。薄寒淒斷謁陵人。殘年自分無餘望。巨變都疑有宿因。聯藉清明伸一慟。幸憑靈爽鑒孤臣。先皇遺澤何曾歇。松栝青青媚晚春。其宿葵霜閣贈梁節菴詩曰。四年兩度面葵霜。陵下衣冠泣夕陽。枯寂一身關國脈。暌離百口侍先皇。追從竹帛論千古。直剜心肝對五常。眼底可憐名士盡。那分遺臭與流芳。上二詩・均載詩存卷上・〇按此時海內耆宿・爲袁世凱詭污殆盡・故詩中深致悲憤微意・

袁世凱重先生名。畀以高等顧問延之。又徵爲參政。皆嚴辭拒謝。且告使者曰。將吾頭去。吾足不能履中華門也。據先生七十自壽詩注及壬戌譜中答鄭孝胥書・〇按陳寶琛壽先生七十序曰・洪憲稱制・重其名・啗之以高等顧問・弗就・又以碩學通儒徵・益堅拒之・尋此文義・則似啗以高等顧問・在徵碩學通儒之前・然碩學通儒之目・乃世凱浼人勸進者・吾知其事在前・

撰詠史詩八首。於洪憲人物。各致刺諷。而以淵明自況。按詩存卷上詠史詩題・自謂閉戶經月・心緒惡劣・無一寧日・偶憶史事而作・

又裒集辛亥以來文，凡八十有三首。爲一卷。曰畏廬續集。付刊行。桐城姚永概爲之序曰・文各肖其性情以出・而後其言立・古之善爲文者・性情不同・故面目萬變・而其不變者・法度出於一軌而已・雖有純雜高下之別・要必無僞存乎其中・而後讀者感焉・世士塗飾以爲工・徵引以衒博・固無性情之眞・且不足以自信 又烏足以信千百世誰何之人乎・若畏廬者・殆余所謂可信者也・光緒庚戌・余始識之於京師・及壬子癸丑・共事大學堂・既皆不合以去・臨別贈余文・且媵以畫・今年又同應徐君之聘・教授正志中學校・畏廬長余十四年・弟視余・余亦以兄事之・每有所作・輒出相視・違覆而不厭・故余知畏廬深・其性情・眞古人也・畏廬名重當世・文集已印行者・售至六千部之多・雖取法韓柳・而其眞仍不可掩閉・一日・手巨帙示余・乃所編續集也・曰・吾兩人志業願同・序吾文者・必子・余發讀竟夕・太息不止・私念畏廬與余・生際今日・五十六年來所聞見・多古人所未嘗有・區區抱孤

旨於京師塵埃之中・引迹自遠・雖頹廢而不悔・然則畏廬文集之序・不翅我而誰屬也・

箸修身講義二卷。皆摭取理學宗傳，周程張朱薛陸諸子，有益身心性命倫常之語，詮說闡發而成帙者。自謂無門戶軒輊之見。從孫夏峯教也。

又傷近今少年之多失檢。撰續列女傳，以寄悲諷。文載續集・

夏五月。國務總理段祺瑞。屏從造先生草堂徵聘。弗起。有詩紀其事。載詩存卷上・有長孺但能爲揖客・安期何必定參軍二語・○按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官至上將軍・時任國務總理・

秋八月十三日。爲亡友高鳳岐生日。以酒脯祀之。於是凡三年矣。陳寶琛，卓孝復，咸集爲禮。詩存卷上有詩紀其事・

一日晨起。寫雪圖有感。撰詩二首。抒其情思。其一曰。十年賣畫隱長安。一面時賢膽卽寒。世界已無清白望。山人寫雪自家看。其二曰。嬝嬝春風蕩柳絲。湖波嬌輭晚春時。記曾三過頤和苑。別具心頭一種悲。載詩存卷上・

冬十月二十一日。五謁崇陵。先齋於梁格莊清愛室。五鼓。乃具衣冠。同梁鼎芬，毓廉，至陵下行禮。且跪澆陵樹。有詩紀之。毓廉壽先生詩・有京國神交二十年・一朝易水欣相逢之句・則先生與廉論交・或在此時・○毓廉字清臣・別號詩禪・滿洲人・著有拜菊盦詩・先生稱其奇麗有光・言情之作・則巧於敍悲・古體發源古樂府・或追摹昌黎琴操・其流宕奔越處・則稱存柳門也・

清太傅陳寶琛，以先生所撰左傳擷華，進遜帝。遜帝讀而善之。詢其行誼風貌。知更善畫。先生又繪兩箑以進。十二月。遜帝書煙雲供養春條賜之。並不時出內府名畫。聽縱觀。先生狂喜。以爲三公不與易。

遂名其樓曰煙雲樓。據先生七十自壽詩注。三集御書記。又陳寶琛壽先生七十序。且有紀恩詩。曰。琳瑯宸翰出動城。感激啣恩涕淚橫。雨露那曾偏小草。煙雲今足養餘生。從來天語不輕錫。自問布衣無此榮。檢得同光舊衣領。望空泥首響乾清。載詩存卷上。

亡友周景濤，沒既六年。而櫬猶厝京師蕭寺。佽以五百金。命其子奉歸營葬。據詩存本題。及清奉直大夫學部主事周君墓志銘。

清少保梁鼎芬，徵先生畫。爲繢圖贈之。鼎芬以張永願菴壁上。署其背曰，林紓天下第一流。按永顥菴爲梁鼎芬守陵廬舍。○三集番禺梁文忠公誄序曰。維宣統己未。番禺梁文忠公以疾卒於京師。又辭曰。前此三年。曾徵吾畫。永顧菴深。萬松成籟。以我劣筆。爲公壁疥。署第一流。萬目駭怪。○按己未之前三年。屬斯歲。

六年丁巳。西紀一九一七年。六十六歲。是年。安徽督軍倪嗣冲。要各省督軍。立督軍團於天津。迫大總統黎元洪解散國會。長江巡閱使張勳乘而擁兵入京復辟。亂隨平。

春正月元旦。以戒愼恐懼榜於門。

二月。與劉世珩重晤京師。爲撰雙忽雷本事序。序載三集。

三月。執友丁鳳翔自沈於馬江。赴至。先生哀貧交盡矣。爲文祭之。又爲之傳。祭文與傳。並載三集。傳論曰。前十六年四月。余坐寓齋。心忽忽如有所動。似君死耗至者。乃寓二十金與君。至時。君果疽發於臍腹間。且殆。得金。乃不吝於醫藥。疾閒。以書抵余。疑有先知。余復寓三十金。並人葠一枝予之。自是以來。知君不吾拒也。歲或百金。或六十金。積十三年矣。又曰。君書法至劣。書至。余寶之如拱璧。

夏五月。定武軍上將軍長江巡閱使張勳，與康有爲，謀復辟於京師。十三日。挾清遜帝復位。號曰盧君共和命除內外文武大臣。舉國咸憤。先生亦心非之。且爲清室危。而未能諫沮。乃託情於詩。其閱報有感一首曰。儀同端首各分官。起廢除新印再刓。孤注一拚博盧雉。大家共夢入邯鄲。據鞍忍效杜荀鶴。

賃廡仍成梁伯鸞。日夜神靈盼高廟。莫教烽燧近長安。詩載詩存卷上・〇按辛酉六月・先生壽陳壁七十序曰・憶丁巳五月奪門之變・余知其無濟・先期出其細弱於析津・先生之不謂復辟爲然也・其證昭甚・

越日。建威上將軍段祺瑞。仗義討逆。或勸先生離京避難。乃廬遺楊宜人挈稚子幼女。避居天津。臨行送之詩曰。憶昔我避兵。爾態何舒適。呼車駐深巷。趣我檢載籍。西開樓五楹。柴門涵水色。倚窗理針線。米鹽自區畫。今年再避兵。汎瀾不如昔。意似憐我老。雙鬢已垂白。我自戀積書。聊且守故宅。寄食久依我。況有貧窶戚。我晨親晝幛。晚亦事迻譯。得錢市薪米。爲若兒女力。定武言尊王。心本異謀逆。建威不嗜殺。念念在蒼赤。雖處圍城中。鎭靜若磐石。亂定不經月。爾且安眠食。題曰送道郁・載詩存卷上・

二十四日。段祺瑞遣兵克京門。抵天壇。與張勳鏖戰。自卯至未。飛彈時過屋頂。其聲崟然。先生悽然縣縣於清宮。有詩曰。夜色模糊天欲曙。窗戶震震礮聲舉。夢中已辨定武軍。果以孤豚鬭乳虎。祈年殿外千歲柏。森嚴扃鐍若禁籞。三千健卒竟入居。釃酒割鮮置竈釜。外兵嘲躡起深黑。潛若狸狌樸窩鼠。雉堞列礮盡內向。主兵上仰客則俯。御碑壇樹半濺血。呼聲動天過項羽。連環如聽鴛鴦銃。巨彈錯綜閒三五。是日奇酷汗氣蒸。遙想血花噴紅雨。南河火爇東華門。朝車當日攢文武。六年讓政久相安。奪門失計危冲主。人心囂動萬卒叫。區區乃用千夫禦。煤山置礮亦何濟。流彈入宮過伏弩。羣閹奔走衞三宮。少帝倉皇籲列祖。我處圍城屹無動。祈天願勿驚鐘簴。爲君爲國漫不計。但覺眼鼻自酸楚。此軍再挫清再亡。敢望中興作杜甫。載詩存卷上・

復撰五君詠。載詩存卷上・爲張曾敭，勞乃宣，胡思敬，溫肅，李瑞淸，道志。按五君詠序曰・張濶靜・勞無功・胡瘦堂・溫毅夫・李梅菴・皆余友也・有詔徵之未至・而諸鎭兵已臨城矣・○勞乃宣字無功・浙江桐鄉人・淸光緒辛未進士・授翰林・官至江寧提學使・著有勞氏遺書六種・○李瑞淸・字梅菴・江西臨川人・淸光緒甲午進士・官至江蘇布政使・善書・名滿海內・

秋七月。撰詩曰。生平自笑作詅癡。海內投書謬見知。文字何曾眞有價。乾坤試問此何時。老來早備遺民傳。分定寧爲感遇詩。兩字綱常還認得。仍將語錄課諸兒。題曰偶成一首・載詩存卷上・

冬十月二十一日。六謁崇陵。有詩曰。忽忽六度西陵哭。五夜衣冠起踐冰。人望御碑空有淚。經時殿樹漸成陰。天高難問滄桑局。事去寧灰犬馬心。淒絕胡僧仍梵唱。臨風忍聽海潮音。載詩存卷上・

是月。開文學講習會於城南。授左史南華及漢魏唐宋文。冀以廣古人之傳。當時名公碩士。謁階執弟子禮而請業者，踰百人。姓名悉錄林氏弟子表・古文辭類纂選本自序曰・前淸之末・作者屬詐・彼割裂古子・塡寫古字・用以駭衆者・且持古文宜從小學入手之論・然則王西莊・錢竹汀諸老・宜奉爲古文之祖矣・而又謂讀書宜多・夫讀書固宜多・而劉貢父譏歐九爲不讀書・試問學古文者・宜宗歐耶・抑宗劉耶・此等鼠目寸光・亦足嘯引徒類・謬稱盟主・僕尙何暇而與之爭・然此輩尙非廢書不觀者・所苦英俊之士・爲報館文字所誤・而時時復攙入東人之新名詞・新名詞何嘗無出處・如請願二字・出漢書・頑固二字・出南史・進步二字・出陸象山文集・其餘有出處者尙多・惟剌目之字・一見之字裏行間・便覺不韻・而近人復倡爲馬班革命之說・夫馬班之學・又焉可及・不能學馬班者・正與革命無異・且浮妄不學者・尙不知馬班爲誰・又何必革・僕爲此懼・故趁未朽之年・集合同志・爲古文講演之會・○三集送林生仲易之日本序曰・丁巳冬・余開講演會於京師・授左史南華及漢魏唐宋之文・○送魏生注東出使比利時序曰・嗚呼・中國之文微久矣・余懼其長此而澌滅也・欲自奮有以廣古人之傳・因聚其同志・立社於京師・講左史南華漢魏唐宋之文・

是歲。見有立會尊孔子爲教宗者。則斥其爲幽陋愚闇。於是撰宣尼一首曰。宣尼綜大道。未聞闢老子。至中無可偏。皜皜莫尙已。韓愈師孟軻。擊掊自是起。闢佛亦殊淺。所爭特尺咫。大顚闡微言。動色未敢訾。君子貴窮行。寧以口舌市。近人競教宗。萬聲崇闕里。畫地局聖域。吾莫測所以。大道吾軀命。嚮背決

生死。佛老雖雜傳附身直錄讖。悠悠四千年。聖言不爲靡。小儒過幽陋。轉以教宗擬燔柴助日月。愚闇乃爾爾。（藏詩存卷上。）

自辛亥以來。既盡棄鼎之所事。而益尃事賣文鬻畫。及此累成迻譯之書。凡百種餘矣。

七年戊午。（西紀一九一八年）六十七歲。

春三月。國會議員議裁減優待清室經費。先生上參衆兩議院議員書曰。蓋聞革命之事。肇自湯武。而前清之君實無桀紂。顧桀有南巢之放。紂曾太白之懸。在古聖處此。固屬祥刑。以民國相衡。視爲過舉。故辛亥之役。符璽收從內府。而故君仍處宮庭。玉步不屬愛新。皇室尙存經費。禮至隆也。情至厚也。不謂僞楚之僭號方除。而奪門之義師復起。吾則謂隆裕既經讓政。何必效柬之之輔中宗。沖人但解讀書。尤不類天順之仇景泰。復辟之舉。頗寡商量。然細勘隱微。匪狄梁公之實心。興復全憑意氣。特徐有貞之自爲功名。幸事過境遷。亦已渙然冰釋矣。唯少帝無罪。未嘗趣召外兵。皇室奇窮。何可遽裁經費。且平等始稱民國。固難爲貴族留情。非忠厚不成共和。何妨代故君設想。紓前朝父老。實一命之未叨。人世贅旒。近七旬而不死。自分世農九代。犬馬終屬戀恩。固知狂叟一言。斧鑕立將加體。然以有道危言自恃。不期脫口而談。推廣愛人以德之心。安禁探喉而出。伏念參衆兩議院諸大君子。皆擴義湧仁之彥。由鄉舉里選而來。人人各蓄善心。斷斷不爲已甚。雖君臣義斷。迴想二百年相處。不能無香火之情。卽滿漢名分。推之四萬萬同胞。亦當在安懷之列。尤願諸大君子。上看皇天。下存餘地。副今日總統

總理篤舊之心。留他年皇子皇孫啜飯之地。自凡如舊。一切從優。則微言得請。可免聲嘶淚盡之時。盛德所貽。將兆和風甘雨之瑞矣。福建六十七歲老臣林紓稽首上。

秋七月。因海上某人要與海內名宿樊增祥，陳衍，易順鼎倡導文學。發其緒論。纂爲雜誌。傳布四方。以誘進天下學者。據文學常識所啓。○按文學常識。載先生論文二十一則。皆摘自文集。及畏廬論文。韓柳文研究法中。而間羼僞語。甚且節他人文。以爲先生之言。今不錄。其事則固有也。○易順鼎。字實甫。號眉伽。晚號哭庵。湖南龍陽人。清光緒己丑舉人。著有琴志樓叢書二十九種。

冬十月十九日。赴淶水約毓廉。二十一日。同謁崇陵。先生則爲第七次矣。有詩曰。山史天生哭攢宮。千秋藍本偶然同。一泓野水過羸馬。半夜朝房禮上公。月暗却看鴟尾迴。殿深微辨燭光紅。丹墀風緊霜威重。萬種悲含九頓中。載詩存卷上。

除夕。清遜帝書有秩斯祜春條頒賜。先生撰詩紀之。曰。螺江太保鳴騶至。手捧天章降蓽門。耀眼乍驚新御墨。拊心隱觸舊巢痕。一身何補皇家事。九死能忘故主恩。泥首庭階和淚拜。迴環恪誦示兒孫。載詩存卷上。

八年己未。西紀一九一九年。六十八歲。

春正月元夕。爲兒輩畫燈。制蒼霞舊隱圖。並題詩以寄思親念故之情。詩載詩存卷上。

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教授胡適，倡爲文學革命之論。而錢夏諸人和之。先生撰妖夢。荊生二小說。諷刺之。大學生張厚載。以揭海上報章。校長蔡元培除其名。將歸里。先生贈之序曰。張生厚載。既除

名於大學。或曰爲余故也。明日生來面余。其容貌充然。若無所戚戚於其中者。余異之。因爲之言曰。學制。中學或四年或五年而業畢。自高等躋於專科。則歷年或八九焉。以學制論。則言畢。以學問論。蓋終身無畢時矣。矧能畢與否。於一己。又無所係屬者耶。計余自辛丑就徵至京師。主金臺講席。蒞學者可四百人。主五城講席十三年。先後畢業幾六百人。主大學講席九年。先後畢業者千餘人。又實業學校二百七十人。今之正志學校。又四百人矣。視婁東之門左千人。門右千人。不審如何。然其中涉通貴而享重名者多。獨揭陽姚君慤，成都劉洙源，以古文鳴。同縣黃秋岳，以詩鳴。姚劉二生，均畢業於大學。咸落拓江湖間。劉生尤窮蹙可憫。黃生則名動京都。祿足贍其家而仁其族。然皆及余主文科時。未三月而去。乃其所造如此。而張生又奚䘏焉。君子之立身也。當不隨人爲俯仰。古之處變而安者。寧盡泯其怨咨之聲。顧有命在。不可幸而免也。西山何忤於沈繼祖劉三傑。乃因考亭而急其獄。迨蕭寺餞別。有爲西山泣者。考亭喟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今生之遭。直除名耳。非有道州之行也。生歸。朝其父母於家。處其兄弟怡怡然。臨窗讀孔孟之書。亦君子所謂樂也。其視反乎此者。必有間焉。宜生之無所戚戚於其中也。序載三集・○陳獨秀安徽懷寧人・著有獨秀文集若干卷・○胡適字適之・安徽績溪人・美國哲學博士・著有胡適文存四卷・○錢夏一名玄同・浙江吳興人・○蔡元培・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清光緒間進士・授翰林・民國元年・爲教育部總長・時爲北京大學校長・著有中國倫理學史・○張厚載・詳林氏弟子表・

夏四月。仲女璿于歸同縣陳宏聳。按宏聳嘗執業先生之門・詳林氏弟子表・

越月。書與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論新學。其文曰。鶴卿先生太史足下。與公別十餘年。壬子始一把晤。

匆匆八年。未通音問。至以爲歉。屬辱賜書。以遺民劉應秋先生遺箸。屬爲題詞。書未梓行。無從拜讀。能否乞趙君作一短簡事略見示。當謹撰跋尾歸之。嗚呼。明室敦氣節。故亡國時。殉烈者衆。而夏峯梨洲亭林楊園二曲諸老。均脫身斧鉞。其不死。幸也。我公崇尙新學。乃亦垂念遺播之臣。足見名教之孤懸。不絕如縷。實望我公爲之保全而護惜之。至慰。雖然。尤有望於公者。大學爲全國師表。五常之所繫屬。近者外間謠諑紛集。我公必有所聞。卽弟亦不無疑信。或且有惡乎闒茸之徒。因生過激之論。不知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補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盡反常軌。侈爲不經之談。則毒粥旣陳。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下有聚死之蟲。何者。趨甘就熱。不中其度。則未有不斃者。方今人心喪敝。已在無可救挽之時。更侈奇創之談。用以譁衆。少年多半失學。利其便已。未有不麋沸蠭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國之命。如屬絲矣。晚清之末。造慨世之論者。恆曰。去科舉。停資格。廢八股。斬豚尾。復天足。逐滿人。撲專制。整軍備。則中國必強。今百凡皆遂矣。強又安在。於是更進一解。必覆孔孟，劃倫常爲快。嗚呼。因童子之羸困。不求良醫。乃進責其二親之有隱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澤。有是理耶。外國不知孔孟。然崇仁仗義。矢信。尙智。守禮。五常之道。未嘗悖也。而又濟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積十九年之筆述。成譯箸一百三十三種。都一千二百萬言。實未見中有違忤五常之語。何時賢乃有此叛親蔑倫之論。此其得諸西人乎。抑別有所授耶。我公心右漢族。當在杭州時。閉關避禍。與夫人同茹辛苦。而宗旨不變。勇士也。方公行時。弟與陳叔伊惋惜公行。未及一送。申伍異趣。各衷其是。今公爲民國宣力。弟仍清室舉人。交情

固在。不能視若冰炭。故辱公寓書殷殷於劉先生之序跋。實隱示明清標季。各有遺民。其志均不可奪也。弟年垂七十。富貴功名。前三十年視若弃灰。今篤老尙抱守殘缺。至死不易其操。前年梁任公倡馬班革命之說。弟聞之失笑。任公非劣。何爲作此媚世之言。馬班之書，讀者幾人。殆不革而自革。何勞任公費此神力。若云死文字有礙生學術。則科學不用古文。古文亦無礙科學。英之迭更，累斥希臘拉丁羅馬之文爲死物。而至今仍存者。迭更雖躬負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蔑古。矧吾國人。尙有何人如迭更者耶。須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奪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使伯夷叔齊生於今日。則萬無濟變之方。孔子爲聖之時。時乎井田封建。則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無流弊。時乎潛艇飛機，則孔子必能使潛艇飛機，不妄殺人。所以名爲時中之聖。時者，與時不悖也。衞靈問陳。孔子行。陳恆弑君。孔子討。用兵與不用兵。亦正決之以時耳。今必曰天下之弱。弱於孔子。然則天下之強。亦莫強於威廉。以柏靈一隅。抵抗全球。皆敗衄無措。直可爲萬世英雄之祖。且其文治武功科學商務。乃及工藝。無一不冠歐洲。胡爲慨慨爲荷蘭之寓公。若云成敗不可以論英雄。則又何能以積弱歸罪孔子。彼莊周之書。最擯孔子者也。然人閒世一篇。又盛推孔子。所謂人間世者。不能離人而立之謂。其託顏回託葉公子高之問難。孔子指陳以接人處衆之道。則莊周亦未嘗不近人情而忤孔子，乃世士不能博辨爲千載以上之莊周。竟咆勃爲千載以下之桓魋。何其可笑也。且天下惟有眞學術，眞道德。始足獨樹一幟。使人景從。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不類閩粵人爲無文

法之喁啾。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爲教授矣。若云水滸紅樓。皆白話之聖。並足爲教科之書。不知水滸中辭吻。每采岳珂之金陀萃藟。紅樓亦不止爲一人手筆。作者均博極羣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爲古文。亦並不能爲白話。若化古子之言爲白話演說。亦未嘗不是。按說文。演。長流也。亦有延之廣之義。法當以短演長。不能以古子之長。演爲白話之短。且使人讀古子者。須讀其原書耶。抑憑講師之一二語。卽算爲古子。若讀原書。則又不能全廢古文矣。矧於古子之外。尙以說文講授。說文之學。非俗書也。當參以古籀。證以鍾鼎之文。試思用籀篆。可化爲白話耶。果以籀篆之文。雜之白話之中。是引漢唐之環燕。與村婦談心。陳商周之俎豆。爲野老聚飲。類乎不類。弟閩人也。南蠻鴂舌。亦願習中原之語言。脫授我者以中原之語言。仍令我爲鴂舌之閩語。可乎。蓋存國粹而授說文可也。以說文爲客。以白話爲主。不可也。乃近來尤有所謂新道德者。斥父母爲自感情慾。於己無恩。此語曾一見之隨園文中。僕方以爲擬於不倫。斥袁枚爲狂謬。不圖竟有用爲講學者。人頭畜鳴。辨不屑辨。置之可也。彼又云武曌爲聖王。卓文君爲名媛。此亦拾李卓吾之餘唾。卓吾有禽獸行。故發是言。李穆堂又拾其餘唾。尊嚴嵩爲忠臣。今試問二李之名。學者能舉之否。同爲埃滅。何苦增茲口舌。可悲也。大凡爲士林表率。須圓通廣大。據中而立。方能率由無弊。若憑位分勢力。而施超怪走奇之教育。則惟穆罕默德。左執刀而右傳教。始可如其願望。今全國父老。以子弟託公。願公留意。以守常爲是。況天下溺矣。齊鎮之禍還在眉睫。而又成爲南北美之爭。我公爲南士所推。宜痛哭流涕。助成和局。使民生有所蘇息。乃以清

風亮節之躬。而使議者紛集。甚爲我公惜之。此書上後。可以不必示覆。唯靜盼好音。爲國民端其趨向。
故人老悖甚。有幸焉。愚直之言。萬死萬死。

書載三集。題曰答大學堂校長蔡鶴卿太史書。按此書既發。京內外展轉傳誦。郭曾炘以詩稱之。有原道之目。越日。蔡元培答先生書曰。琴南先生左右。於本月十八日公言報中。得讀惠書。索劉應秋先生事略。憶第一次奉函時。曾鈔奉趙君原函。恐未達覽。特再鈔一通奉上。如荷題詞。甚幸。公書語長心重。深以外間謠諑紛集。爲北京大學惜。甚感。惟謠諑必非實錄。公愛大學。爲之辨正。可也。今據此紛集之謠諑。而加以責備。將使耳食之徒。益信謠諑爲實錄。豈公愛大學之本意乎。原公之所以責備者。不外兩點。一曰覆孔孟。剷倫常。二曰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字。請分別論之。對於第一點。當先爲兩種考察。(甲)北京大學教員。曾有以覆孔孟。剷倫常。教授學生者乎。(乙)北京大學教授。曾有於學校以外。發表其覆孔孟剷倫常之言論者乎。請先察覆孔孟之說。大學講義。涉及孔孟者。惟哲學門之中國哲學史。已出版者。爲胡適之君之中國上古哲學史大綱。請詳閱一過。果有覆孔孟之說乎。特別講演之出版者。有崔懷瑾君之論語足徵記。春秋復始。哲學研究會中。有梁漱溟君提出孔子與孟子異同問題。與胡默青君提出孔子倫理學之研究問題。尊孔者多矣。寧曰覆孔。若大學教員。於學校以外。自由發表意見。與學校無涉。本可置之不論。當姑進一步而考察之。則惟新青年雜志中。偶有對於孔子學說之批評。然亦對於孔教會等託孔子學說以攻擊新學說者而發。初非直接與孔子爲敵也。公不云乎。時乎井田封建。則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無流弊。時乎潛艇飛機。則孔子必能使潛艇飛機不妄殺人。衛靈問陳。孔子行。陳恆弒君。孔子討。用兵與不用兵。亦正決之以時耳。使在今日。有拘泥孔子之說。必復地方制度爲封建。必以兵車易潛艇飛機。聞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曰必討之。豈非昧於時之義。爲孔子之罪人。而吾輩所當排斥者耶。次察剷倫常之說。常有五。仁義禮智信。公既言之矣。倫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其中君臣一倫。不適於民國。可不論。其他父子有親。兄弟相友。(或曰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在中學以下修身教科書中。詳哉言之。大學之倫理學。涉此者不多。然從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鬩。夫婦無別。朋友不信。教授學生者。大學尚有女學生。則所注意者。自偏於男子之節操。近年於教科以外。組織一進德會。其中基本戒約。有不嫖不娶妾兩條。則且視孔孟之說爲尤嚴矣。至於五常。則倫理學中之言仁愛。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詐。而一切科學。皆爲增進知識之需。寧有剷之理歟。若謂大學教員。曾於學校以外。發表其剷倫常之主義乎。則試問有誰何教員。曾於何書何雜志爲父子相夷。兄弟相鬩。夫婦無別。朋友不信之主張者。曾於何書何雜志。爲不仁不義不智不信及無禮之主張者。君所舉斥父母爲自感情慾。於己無恩。謂隨園文中有之。弟則憶後漢書孔融傳。路粹枉狀奏融。有曰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孔融禰衡並不以是損其聲價。而路粹則何如者。且公能指出誰何教員。曾於何書何雜志述路粹隨園之語。而表其極端贊同之意者。且弟亦從不聞有誰何教員。崇拜李贄其人。而願拾其餘唾者。所謂武曌爲聖王。卓文君賢媛。何人曾述斯言。以號於衆。公能證明之歟。對於第二點。當先爲三種攷察。(甲)北京大學。是否已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乙)白話果是否能達古書之義。(丙)大學少數教員所提倡之白話的文字。是否與引車賣漿者所操之語相等。請先察北京大學。是否已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大學預科中。有國文一課。所據爲課本者。曰模範文。曰學術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練習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國文學史。中國古代文學。

中古文學、近世文學、又本科預科、皆有文字學、其編成講義而付印者、皆文言也、有北京大學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爲白話體者、惟胡適之君之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而其中所引古書、多屬原文、非皆白話也、次考察白話是否能達古書之義、大學教員所編之講義、固皆文言也、而上講壇後、決不能以背誦講義塞責、必有賴於白話之講演、豈講演之語、必皆編爲文言而後可歟、吾輩少時讀四書集註、十三經註疏、使塾師不以白話講演之、而編爲類似註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輩其能解乎、若謂白話不足以講說文、講古籀、講鐘鼎之文、則豈於講壇上、當背誦徐氏說文繫傳、郭氏汗簡、薛氏鐘鼎款識之文、或編爲類此之文言而後可、必不容以白話講演之歟、又次考察大學少數教員、所提倡之白話文字、是否與引車賣漿者所操之語相等、白話與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內容一也、天演論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話也、而嚴幼陵君譯爲文言、少仲馬迭更司哈葛德等所著小說、皆白話也、而公譯爲文言、公能謂公及嚴君之所譯、高出於原本乎、若內容淺薄、則學校報考時之試卷、普通日刊之論說、儘有不值一讀者、能勝於白話乎、且不特引車賣漿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識丁之宗室、其能說漂亮之京話、與紅樓夢中寶玉黛玉相埒、其言果有價值歟、熟讀水滸傳紅樓夢之小說、能於讀水滸傳紅樓夢後等書之外、爲科學哲學之講演歟、公謂水滸紅樓、作者均博極羣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爲古文、亦並不能爲白話、誠然誠然、北京大學教員中、善作白話文者、爲胡適之錢玄同周啓孟諸君、何以證知非博極羣書、非能作古文、而僅以白話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樸學、其舊作古文、雖不多見、然卽其所作中國哲學史大綱言之、其了解古書之眼光、不讓於清代乾嘉學者、錢君所作之文字學講義、學術文通論、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譯之域外小說、則文筆之古奧、非淺識者所能解、然則公何寬於紅樓夢水滸之作者、而苛於同時之胡錢周諸君耶、至於弟在大學、則有兩種主張、如左、(一)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的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意與公所提出之圓通廣大四字、頗不相背也、無論有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尙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此義、已於月刊之發刊詞言之、鈔奉一覽、(二)對於教員、以學詣爲主、在校講授、以無背於第一種主張爲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例如復辟主義、民國所排斥、而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爲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爲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爲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間有喜作側豔之詩詞、以納妾狎妓爲韻事、以賭爲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並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爲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譯有茶花女、迦茵小傳、紅礁畫槳錄等小說、而亦曾在各學校講授古文及倫理學、使有人詆公、爲以此等小說體裁講文學、以狎妓姦通有夫之婦講倫理者、寧値一笑歟、然則革新一派、卽使有過激之論、苟於校課無涉、亦何必強以責任歸之學校耶、此復、○崔懷瑾、名適、浙江吳興人、著有論語足徵記、春秋復始、史記探源、○梁漱溟、以字行、廣西桂林人、著有中西文化及其哲學等書、○胡默青、名春霖、安徽人、○周啓孟、名作人、浙江紹興人、

越日書與上海南洋大學校長唐文治論廢經。其文曰蔚芝侍郎同年足下。汪頌閣書來。寓公所作汪穰卿家傳。粹美純懿。作家之筆也。中謂吾清之亡。亡於廢經。悲哉言乎。廢經固足亡清。病在執政之親

貴少年狂謬。剽竊西人皮毛。鋤根本而灌枝葉。亡之病。坐此耳。胡羅曾左彭李諸公，手握兵柄。分據要害。未有一人敢畜不臣之心。如唐之藩鎮者。正以人人皆通經耳。樞近大臣，如忠親王，文文忠，寶文靖，倭文端。亦洞明經意。所以上下無忤。克成中興之治。乃近人謂聖言幽遠。不切於用。至中學以下。廢論語。童子入手。但以家常行習之語導之。已不審倫常爲何物。一遇暴烈之徒。啓以家庭革命之說。童子苦於家訓。反父母愛勞之心爲寃抑。一觸之。如枯萓之熾烈。燄光熊熊矣。烏呼。易書詩禮及春秋之言。童子固不易知。論語一書，無所不包。可以由淺幾深。何亦廢之。始基已不以父母爲然。又何有於國家。其仍託國家爲言者。逐時趨而牟己利耳。且天下未有不得良師傅，而可幾於道者。今之忝爲人師。恆曲徇其弟子之意。謂稍匡掖之，即拂其自由。日爲詭御。自固其立足之地。此喂鷹飼虎之廁僕。寧人師哉。師弟之倫既悖。故公之校生，至敢以報章醜詆。此意中事耳。公惟不爲喂鷹飼虎之役。稍匡以正。而所報已如此。寧足怪乎。嗚呼。師道不正。天下決無正人。孔子豈有威力。能約七十子及三千之徒。亦道之嚴毅。勝於鈇鉞。今道不足以約衆。人人恃其自由之力。雖師意本不如是。而弟子可以作亂爲自由。而師道掃地矣。紓年六十有八。賣畫譯書。月可得數百金。則弃而不爲。而專力於教授。亦趁其未死之年。詮釋論語之奧妙。佐以先儒之言。亦旁證及於西人之哲學。今正志學校肄業者。凡三百餘人。中亦雜貴游之子弟。咸與紓親善。如父子焉。蓋紓臨講。一涉倫紀。輒拊心痛哭者數矣。弟子頗知感奮。知自愛。蓋紓之所操者。與公同也。公不能北來。紓亦無暇南遊。聞聲相思。乃公竟先施於僕。同悲時變。亦由

同病者之互相憐愛。故不憚逞其狂言。幸公恕之。書載三集。○唐文治字蔚芝。江蘇無錫人。清光緒年進士。官郵傳部右侍郎。任民國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校長。時易校名爲南洋大學。○汪穰卿。名康年。穰卿其字。晚號恢伯。浙江錢塘人。清光緒壬辰應朝考。授內閣中書。有汪穰卿遺著八卷。汪頌閣。康年弟也。名業待訪。

再越日。與族姪惲論師道書曰。來書問學生意氣有所激。往往過當。余則謂咎不屬之學生。而專屬之教習。學記曰。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所謂失者。謂多寡易止耳。然今日學生之失。初不在是。舍正學而趨時名。因愛國而近犯上。爲強者所刼脅。旁佐以噂嚊。受官中之摧挫。日鳴其冤抑。所謂豫時遜摩。已屏諸度外。而教習諸君，既無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之能。但畏學生之衆。而莫之攝。愿者唯諾。黠者慫恿。學生既不承教習之爲其師。則恣所欲爲。教習亦但能退聽。尙得自保。否則。噪逐之而已。冒斥之而已。其去古所謂師嚴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遠甚。雖然。年少氣盛之人。苟無人以慫恿之。患亦弗烈。一遇醜言怪節之士。坐擁皐比。詭御之計既生。養癰之禍始烈。因之有家庭革命之舉。近者尤有關孝之文。討父之會。吾至於掩耳不忍更聞。關孝之文。如何著筆。吾不之知。至於討父。尤極離奇。雖然。此事誰責。不仍責在教習乎。古之善於教孝者。無過孔孟。曾子大杖不逃。孔子斥爲不孝。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道咸之閒。先輩之訓子也，如斥奴隸。至有拳擊足蹴之事。皆孔孟之所弗許。觀孔子之教子也極寬。詩禮之外。一一不苛繩。孟子之子。木然無聞。公孫丑問君子之不教子。此君子，即指孟子之身。孟子以不責善了之。則萬無斥奴隸伸拳足之舉動。世果如孔孟之教。孝何必關。父亦何必討。一自學堂廢經。小學先斥論語。學生之不率者。以爲嚴父無恩。視己且同仇敵。積憤無愬。一遇提倡討父之

議。則譁然以爲當理。而孔孟處家庭及善骨月之道。一無所聞。宜其囂然動也。嗚呼。孝果可闢。卽先導其子以不孝。父果可討。是先種己身以罪根。其人果不生子。則已。生子。卽所以樹敵而崇仇。異日一一反諸其身。則直欲揮無淚矣。嗚呼。學生無識。不足言也。彼身爲教習。多半年過三十以外。度其人必有子姪。乃不用哀痛之言。以啓道之。一防罷席而苦餒。袖手聽其所爲。苟知廉恥。亦當泚諸其額而竟不爾。吾不知其何心也。然則吾所謂責在教習者。然歟否歟。幸吾賢亮詧。（林懌字嘉鴻。福建閩侯人。清廩生。）

六月。同門以文學講習會來告。於是羲冑始執業先生之門。受古文法。凡所親炙者。纂述爲通則。明體。籀誦。造作。衡鑑。周秦文平。漢魏文平。唐宋元明清文平。雜平。論詩詞之十篇。署曰文微。

秋九月。始與黃侃晤城南酒樓。侃亦力闢異說。棄大學講席。將歸於武昌。先生禮接慰薦之甚厚。黃執後生禮謹。先生謂羲冑曰。孰謂黃生狂士。（黃侃題先生詩册曰。侃以己未秋。初見先生于京師酒樓。時先生方騰書攻擊妄庸子之居國學。而創邪說者。侃亦用是故。棄國學講席南還。先生見侃。所以獎掖慰薦之良厚。○黃侃字季剛。別號量守廬。湖北蘄春人。著有三禮通論。聲類目。音略。說文略說。爾雅略說。爾雅正名評。日知錄札記。文心雕龍札記。詩詞文集等書。）

冬十一月二十一日。八謁崇陵。禮成。誌悲詩曰。又到丹墀伏哭時。山風颯起欲砭肌。捫心賴有綱常熱。戀主能云犬馬癡。陵草尙斑前度淚。殿高眞忍百回悲。可憐八度崇陵拜。剩得歸裝數首詩。（載詩存卷上。）

是歲。五女珠生。（字孟珠。）

累月寫大屏巨幛山水四十餘軸。出入山樵梅花道人間。自有所得。倦枕成夢。均在蒼巖翠壁之下。或長溪煙靄中。松篁互影。不知所窮。髣髴泰山石鼓西溪方廣諸勝。覺而戲作烟雲樓臥遊詩四首。（載詩存卷）

歲暮閒居。意有所悟。作詩七首。於內外生死故舊之感。任化，懷鄉，泯怨，刺俗，懼名，悼舊，勗子之意。灑寫盡致。其一曰。涉旬不出戶。鄰右笑老懶。吾劬乃竟日。破曉已漱盥。據案讀蒙莊。淸風張胃腕。見獨或未宅。朝徹已在眼。陶潛頗畏死。悟道一何晚。生生乃不生。所坐在煩懣。不攖胡得寧。萬擾奚我綰。微笑踞藤榻。蠟梅開欲滿。其二曰。侵晨洗筆硯。簷端明初陽。自拂琅玕紙。煙柳圖江鄉。點染數鷗鷺。蘆茁秋汀長。忽念滄洲宅。月明竹半牆。離家二十年。轉眼成滄桑。閩州已破裂。歸路良蒼茫。山丹尙能走。守故徒自傷。懷鄉亦何爲。任化乃無藏。其三曰。憂貧夙所恥。邁妾乃同志。半生親藜藿。那復近腥膩。賣文稍得錢。服食漸侈恣。裘裳已在笥。魚蔬亦滿器。此決非我能。一一天所畀。饑民遍畿輔。仰首彼何冀。當思造化心。不必偏我至。杜白侈裘廈。踐願豈易易。邁妾闇解事。時時助余施。錢盡還我貧。彼此泯怨詈。其四曰。宿醒曉來甦。廁媼語嘖嘖。盛道某巨公。黃金賤瓦石。一瞑出不意。舍人竟剝蝕。贏詘憑讕言。黑白翻僞册。死既莫之挈。生復爲誰積。吾心陋此媼。蠢不辨豐嗇。但取眼福豐。羅前萬萬億。死帶饞眼行。已足慰窀穸。耗散寧得聞。生前已娛適。積書正類此。牀軸歷東壁。終年手未觸。羽化乃弗翼。不見皕宋樓。連艦入島國。其五曰。盛名如豔色。在在足招妬。但有日斂退。愼勿侈健步。泰嶺捨身巖。石筍若刀鋸。一碎不可拾。死者莫知數。名高勢尤險。昂首萬目注。細事且毛舉。況乃攖彼怒。無罪尙鑠詬。孤立誰汝助。所貴無門毒。一宅得安處。遊獎亦深韜。名戲始無慮。墐戶全所天。安用僑梧據。其六曰。年來耆舊盡。吾始

哭文直。自注．林贊虞尚書〇按林贊虞．名紹年．晚號榆園．福建閩縣人．官清郵傳部尚書 卒謚文直． 敬裕亦繼殞。自注．沈瀞園中丞． 社事愈淒寂。子益骨月愛。高林其休戚。嗟嗟望六年。薤歌動秋夕。拊棺已腸斷。逃眼避靈席。文忠復捐館。自注．梁葵霜少保． 震我若霹靂。世亂得早死。此亦關福德。極力自排遣。轉眼復悲瑟。恍然思莊生。特覺豈無術。但能念旦宅。或抵寥天一。其七曰。舉世盡荒經。人人咸坐朽。昌言一無忌。美惡變舜紂。鑱倫侈翻新。叛道詆守舊。吾力非孟韓。安足敵衆口。顧戀吾阿琮。生質尚和厚。三傳已周遍。三禮逾八九。琅琅溫周易。厥聲出戶牖。毛詩吾自釋。旦晚當汝授。頗愛尊疑語。自注．嚴幾道字． 義言釀於酒。況復爲聖言。更出哲學右。涕泗語阿琮。心肺欲吐嘔。人生失足易。奪常伴禽獸。聰明寧足恃。勵學始自救。載詩存卷下．

箸春覺齋論文一卷。越年．更名畏廬論文．或曰論畫亦成是時．

摯友梁鼎芬卒。先生行哭弔諸其廬。尚未大殮也。據番禺梁文忠公誄．

正志學校諸生。有歷四年。業畢而歸里者。先生送之序。勗其修學行己。勿左大道。其文曰。古未有恃才藝足以治天下者。故孔子言藝。必先之以志道據德依仁。然後遊藝。藝包射御書數而言。推之。如羿奡賁育之才勇。墨翟公輸般之技能。皆是也。然西人之高於般翟者。胡啻萬數。至欲以巧捷殺人之器。制御天下。而卒覆滅其身與國者。由其不得仁之云。而惟藝之尚也。夫藝之精者。蓋出一人之神智。以省天下之力。作道在益人。則謂之仁。若藉是遂其哮噬之欲。則以藝逞者。必以藝覆。今吾國之所側重者。亦必曰匪藝弗強。匪藝弗富。人人竄竊西人之藝名。而又弗抵於完遂之域。夫彼方用其神化之藝。以

求死。而吾又從而效其劣陋者。冀以自立。余不悲其愚。而悲其舍生而圖死也。古所謂道者。必盡人之可循。生道也。知其非是不生。則藝中有道。卽務極其神化者。而吾道亦靡所不在。彼方亟亟然求所以殺人者。吾亦亟亟然求所以自生者。則藝之爲藝。亦適足以成吾仁而衛吾道。且旣知道矣。烏有不造其完邃。而但取其劣陋以自封耶。然則藝由道成。非道。又不足以成藝矣。今諸生畢四年之力。頗聞古聖人之道。且略窺西人治藝之樊矣。或有挾貲以西遊者。吾又甚願其勿右西人之藝。而左吾道也。余老矣。日夕與諸生聚。若慶家之有佳子弟焉。而諸生之視余尤厚。今且別。不舉其大者以爲言。徒煦煦敍其私交。無爲也。至於立身行己之道。則固言之矣。乃不復贅于此。序載三集。○或謂先生此時。已辭正志學校教務長。諸生不忍離捨。故爲文勗之。

九年庚申。西紀一九二零年。六十九歲。

正月。撰腐解。以見篤志衛道。匡時弗懈。其文曰。蠢叟者。性旣迂腐。又老而不死之人也。一日。至正志學校。召諸生而詔曰。烏呼。世變屹矣。僬悖昌矣。聖斥爲盜矣。弒父母者誦言爲公道矣。俗固媿耳。然何怹愉者之多也。吾方慵慵然憂其澌而不知變也。彼方詪詪諮諮。以余爲狂悖而悠泛也。烏呼。余將據道而直之耶。抑將收吾拙坐而聽之耶。將息吾躬而逃之窮山耶。將泯吾喙而容其詆讕耶。將和光同塵偶彼斷濫耶。將虞吾決脰洞腹。而與彼同其背誕耶。諸生其爲我析之。語未竟。有笑於坐者曰。迂哉。先生。此何時耶。噬聖而牙吻張。哮道而聲名揚。騁私崇怨者財張王。醜言怪節者方狓猖撓滅旣肆。執訟其枉。崖檢盡去。始成爲放。先生固爲衛道。然譁起而攻先生者。且以爲淺衷浮表。而莫人容也。獷暴陵

縱。而行此洶洶也。以腐爲正。莫悉時趨之所從也。仲尼何才。聽之袞冕而端拱也。錮數千年之聰明者孔丘也。翦暴夷兇。剷彼輩之深仇也。聚無數之青年。而從之冶遊。隳萬年之道統。而肆其盲求。先生踽踽涼涼。無輔無儔。而曰吾惟時之救。而乘險抵巇者。方將以先生爲戎首。且羣起而掊之。先生胡獵獵然開闢而致寇。先生啞然而笑曰。汝胡言之怯也。墨突弗黔。篤於匡時。而孟子疾之。揚子惜毛。弗利天下。苟害天下。毛亦弗拔。而孟子黜之。老言曠而冥。佛言幻而深。韓愈乃攘老而闢佛。楊墨佛老。匪獸匪禽。而孟韓攻之若東溼焉。然則悖倫侮聖者。當益爲孟韓之所急。予乞食長安。蟄伏二十年。而忍其飢寒。無孟韓之道、力。而甘爲其難。名曰衛道。若蚊蚋之負泰山。固知其事之不我干也。憾吾者將爭起而吾彈也。然萬戶皆鼾。而吾獨嘐嘐作晨雞焉。萬夫皆屏。吾獨悠悠當虎蹊焉。七十之年。去死已近。爲牛則羸。胡角之礪。爲馬則駑。胡蹄之鐵。然而哀哀父母。吾不嘗爲之子耶。巍巍聖言。吾不嘗爲之徒耶。苟能俯而聽之。存此一綫之倫紀於宇宙之間。吾甘斷吾頭。而付諸樊於期之函。裂吾胸。爲安金藏之剖其心肝。皇天后土。是臨是監。子之掖我。豈我之慚。（文載三集。蓋有孟韓之思焉。）

三月。文學講習會輟講。自是以後。義冑常謁門牆。而不復得聞緒論矣。

夏四月十四日。莊書於壁曰。對天立誓。絕口不言人短。（按此之云人。蓋指平恆人也。）

五月。直皖軍相鬨於近畿。先生作述變詩，紀其事。曰稱兵必有名。今茲變不測。喁喁一夕議。戰雲蔽天黑。把臂起兵間。手足忽闘鬩。債帥領元戎。不謨乃輕出。暑行四十里。拔劍趣飢卒。盛雨猛如軸。鋒銳已

前慌。蹈覆出不意。運劍去長戟。肉搏交昏黄。創者立數百。雖揭曲端旗。立碎連雲格。遲明更進拨。形勝爲敵扼。後殲轟前軍。同命自脟磔。劉軍立譁潰。收旅盡入壁。餘師望陣悸。竟日不得食。餺飥成生毛。嘔噦口安適。纖兒理糧運。蟲性主蠹蝕。軍心悉已漓。隸也馬得力。使晨閉九門。婦孺爭畷泣。我老更憂患有命死胡虜。薄醉且高臥。如雷發鼻息。（載詩存卷下。）

夏日齋居。制圖十二。圖各命之名。一曰水村煙雨。二曰書屋晚楓。三曰清溪閒眺。四曰桃村閒適。五曰危峯聳翠。六曰水上看雲。七曰桐陰清課。八曰水榭吟秋。九曰松溪泛棹。十曰山亭晚霽。十一曰紅樹停舟。十二曰危峯積雪。圖皆成。又各繫以詩。（按十二詩。皆載詩存卷下。誦之。見先生方外冲懿之度。）

越日。閩中以會城台江一帶水災。赴告京師。先生析賣書之錢百金。助振。撰哀閩詩。（載詩存卷下。有曰。憶昔丁丑夏。讀書省城北。又曰。譁言大水至。凭高略寓目。台江混一白。閩山失衆綠。又曰。今復得靈耗。悽然淚相續。斥我賣書錢。百金寧所蓄。殫我望鄉心。祈天作双祝。銜哀告大府。禦患謀在夙。）

書帖子訓子琮曰。祖父不爲惡。汝當爲善以繼之。文章足立名。汝當立品以輔之。又曰。讀書如積穀。愈多。總得救荒之一日。向學如行道不息。終有到地之一日。（帖子藏敝齋中。）

十月二十一日。九謁崇陵。先夕。居清少保梁鼎芬墓廬。卽以隻雞斗酒祭其墓。自謂告以謁陵之期。冀其精靈共朝陵也。二十一日五鼓。至崇陵祇謁。詩曰。曉風習習襲衣冠。枯柳梢頭月半殘。義在豈能云老病。山空幸未及隆寒。傷心此日兼懷舊。（自注。每次必從文忠之後。今不復見矣。）泥首當年記奉安。數數頻來兩措大。（自注。指毓廉。）儘他陵戶恣情看。（載詩存卷下。）歸撰九謁崇陵記曰。紓以庚申十月二十日破曉。趁車祇謁崇陵。易車

於高碑店。過淶水。毓清臣及張君聘太守。遇紓於車次。同至梁格莊。過梁文忠種樹廬。已爲人賃居。遂入文忠墓廬。廬即文忠之葬霜閣。供文忠象。左方有小扉。通文忠墓。既至。以隻雞斗酒奠諸墓下。嗚呼。臣不先君。紓此來。爲謁陵來。不宜私奠朋友之墓。顧文忠精靈。實戀先皇者。涖墓告謁陵之期。冀吾友精靈。偕我三人共朝陵也。既奠而悲。是夕。輾轉不復成寐。五鼓起。肅冠帶。嗽不可仰。既登車。嗽止。近神橋。聞水聲出亂石間。蓋橋圮而水漫也。主祭琳國公。預戒執事以辰至。乃假牲集庫靜候。已而國公遣騎迎紓及清臣君聘相見於西朝房。國公年二十餘。喟曰。余此來。奉勅來。諸君之來。蓋爲天良來也。紓悽然莫答。禮成。國公送紓輩於廡下。更前。垂及玉階。紓進曰。此饗殿之前墀也。公止。嗚呼。天潢中乃有謙下如公者。先皇帝之澤未泯矣。紓至此。凡九度。而祭品日形其縮。陵戶且多飢色。九年中。頹替之狀。皆足增人之悲。矧神橋一圮。三年弗治。後來益不堪設想矣。七十賤臣來已逾分。矧能爲無窮之覆。亦公所謂遂吾天良而已。因記之。寄示清臣君聘二君於淶水。（載三集。○張君聘直隸定興人。清光緒間進士。授翰林。官某地知府。名待訪。）又撰祭梁鼎芬墓詩曰。入門冠履見遺真。門外孤墳馬鬣新。一瞑早知關國運。羣兒莫誤祭詩人。不留餘憾存青史。但有精魂戀紫宸。爲檢敝牛殘帙看。無窮酸淚感前塵。（載詩存卷下。）

十年辛酉。（西紀一九二一年。）七十歲。

春。仍鬻書京師。贍養家人。書壁誡諸子曰。一染學生習氣。不孝不義。立刻陷入心脾。一味先聖遺言。惡衣惡食。不足傷我體面。又曰。新道德。是盜賊的道德。舊學術。是保種的學術。又曰。眼前溫飽。須防他靠

不住。後來事業須覓一靠得住。又曰。做不到事。萬萬不可輕諾。輕諾便寡信。寡信即無人信。謀不到事。萬萬不強求。強求便蒙恥。蒙恥即無恥。又曰。力學是苦事。然如四更起早。犯黑而前。漸漸向明。好遊是樂事。然如傍晚出戶。趁涼而行。漸漸向黑。（諸訓帖子藏簸笥。）

自贊映象曰。紓汝何物。而敢放瞻而箸書。汝少任氣。人目爲狂且。汝老自愧。謬託於迂儒。名爲知止。而好名之心躍如。名爲知足。而治藝之心湊如。爲己歟。爲子孫歟。吾勸汝。須徐徐而留其有餘。輟爾筆。寧爾居。養心如魚。樹德如畬。豈無江與湖。何甘馬與驢。子孫有福。寧須汝紓。

始與李兆珍定交。（三集贈李公星治序曰。余年七十。以畫贈其家。覘公之鬻書以救其鄉則余齒而公曾。序爲兄弟。不爲公之辱耶。○李兆珍。字星治。福建長樂人。出身待訪。民國後。官至安徽省長。）

又自題詩小畫於生平取舍古人之意具述無遺。（詩載詩存卷下。○按春覺齋論畫有曰。學古而變化。又曰。源古不如源造化。見其祕鑰矣。）

夏四月。南遊雁宕。車過滄州。見饑民七百餘。夾車而號。立出十金屬巡士俵散。有詩記之。（載詩存卷下。）

五月初三日。與高鳳謙，鄭孝檉，李宣龔，同遊於雁宕山之靈峯。明日遊靈巖。又明日觀大龍湫。渡輿過馬鞍嶺。下臨無地。雨盛磴滑。輿幾翻墜。自曰。此非死所。忽山風吹輿。輿定。遂越險而過。步行歷三百餘級而下。（據三集紀雁宕三絕。○按馬鞍越險之言。據先生壽陳璧七十序文。郭曾炘壽先生七十詩曰。吾訪龍湫勝。新年尚出遊。則先生南下。或自春日耶。）

越日。重至杭州。（詩存卷下有重到杭州詩。）

越日。復於滬上訪鄭孝胥於海藏樓。談詩經時而別。（有詩載詩存卷下。）

訪康有爲於其寓樓。有爲問先生何爲學桐城。先生自謂生平讀書寥寥。左莊班馬韓柳歐曾外。不敢

問津於歸震川。則數周其集。方姚二氏。略爲寓目而已。有爲憮然。先生因論史記菁華。頗爲震川所擷取。（國文讀本元明文序曰。明人之文。吾於震川無閒矣。）有爲深以云然。又自言文安得有派。學古者得其精髓。取途坦正。後生遵其軌轍而趨。不知者遂目爲派。然則程朱學孔子。亦得謂之曲阜派耶。（按先生之不主派別門戶。見諸憍溪者比比。然無識小夫。妄詆桐城。先生亦弗云然。國文讀本宋文序曰。至分南北。講派別。呶呶爭一孔窨之見。又似骨董家言。利人之聽聞。而所以匡迪後輩。導之使復於古。當不以是言爲津梁。又畏廬論文述旨篇曰。夫桐城豈眞有派。惜抱先生亦力追古學。得經史之腴。鎔裁以韓歐之軌範。發言既清。析理復粹。自然成爲惜抱之文。非有意立派也。學者能溯源於古。多讀書。多閱歷。範以聖賢之言。成爲堅確之論。韓歐之法程自在。何必桐城。又曰。後生小子。胡敢妄闢桐城。然論文。不能不取法乎上。又曰。夫桐城豈有派。須知桐城之文。不弱也。以柔筋脆骨者效之。則弱矣。向見吳摯甫先生案頭。日置韓文一卷。時時讀之。以桐城人。師桐城之大師。在理宜讀姚文。不宜取徑於韓。且曾文正亦力主桐城者。乃日抱韓文不去手。然則治程朱語錄者。固不能不溯源於論語也。又忌剽襲之篇曰。爲文當有自己。不當求有古人。有古人之志願問學。加以醞治。吐屬閒不期古而自古。必分門別派。詬吾爲某家香火門人。步步剽襲。即到汪道昆陳與郊地位。又何益者。○方望溪集選序曰。後生小子。於古文一道。望之不知涯涘。乃詆毀桐城。不値一錢。余既歎且笑。其至亦有稱余之文學桐城者。某公斥余不應冒入此途。余至是。既不能笑。亦不復歎。但心駭其說之奚所自來也。世所謂桐城派者。多私淑桐城之人。非桐城自立一派。使人歸仰而倣傚之。文有正宗。明達者或鄙公安之佻。與竟陵之薄。而寧都務馳騁。雪苑好剽襲。望溪祖述六經。寢饋程朱。發而爲文。沈深處不病其晦。去斷處一本之醇。道論能發明容城之所長。亦不護姚江之所短。堂堂正正。讀之如飲佳茗。如飫美茗。震川後一人而已。）

歸途與冒廣生相晤臨淮車中。是夕見月。廣生出甌隱圖花木詩同觀。各有詩紀之。（並載小三吾亭詩卷八。）

秋九月。撰七十自壽詩十五首。（詩存卷下有題曰。余去年七十。作自壽詩二十首。略述生平。近於寒儉自衒。屏去不錄。○按先生書以示我者。蓋十五首耳。詩墨藏敝笥。）其一曰。畏廬身世出寒微。顚頓居然到古稀。多病似無生趣望。奇窮竟與餓夫幾。回頭未忍思家難。傲骨原宜老布衣。今日王城成小隱。修篁影裏掩柴扉。其二曰。少年里社目狂生。被酒時時帶劍行。列傳常思追劇孟。天心強派作程嬰。（自注。四十年來。連爲親友鞠孤兒七八。其最屬余傾者。則王林兩小生。事見下。）忍寒何必因人熱。超義無妨冒死爭。到此一齊都懺悔。道書坐對短燈檠。其三曰。不留宿孽累兒孫。不向情田種愛根。綺語早除名士習。畫樓寧負美人

恩。自注：余悼亡後，有某校書者，豔名震一時，初不謀面，必欲從余，屢以書來，並饋食品，余方悲感，卒不之報，且不與相見，同輩恒以爲忍。世惟解事方循分。行果知難敢放言。心折竹谿名父子。從他閩洛溯淵源。其四曰總角知交兩託孤。自注：王薇菴林逃菴兩先生。悽涼身正在窮途。當時一諾憑吾膽。今日雙雛竟有須。自注：一爲雨樓孝廉，薇菴子，一爲復生少將，逃菴長子。敎養兼資天所命。自注：一在余家十一年，一九年。解推不吝我非恩。人生交友緣何事。忍作炎涼小丈夫。其五曰金臺講席就神京。自注：金臺書院主講者，多退老之六卿，次亦詞臣，余獨以布衣受聘。老友承恩晉六卿。自注：索庵尚書。我不彈冠爲貢禹。公先具疏薦禰衡。倉荒那辦官中事。蕭瑟將爲海上行。自注：尚書以壬寅十二月二十七日具草，將以癸卯元日上之，專摺保余引見，余報書以晦日南下。多謝尚書爲毀草。自注：公即焚草，馳而留余勿行。食貧轉得遂餘生。其六曰憐才誰似郭公賢。自注：春楡侍郎薦余經濟特科，名在張堅伯諸人之先，余以書陳謝不赴，書見初集。薦我名居諸老先。充隱本非眞處士。辭徵曾賦返遊仙。自注：余作反遊仙五首上侍郎。頭皮未送寧奇節。肝膽相親似宿緣。此事不惟知己感。承平憶到德宗年。其七曰卅載傾心滄趣樓。自注：滄趣樓，在螺江，爲陳太保別業，太保善余，至爲契重。風流宏獎世無儔。自經導誘詩源得。盡覽收藏書筆遒。自注：公藏書極夥，悉出示余，時或假諸內府，其契重至矣。藝苑共尊今六一。經筵代進我春秋。自注：余著左傳擷華，公爲進呈御覽。八年前附香山社。自注：京師有晉安耆年會，公首席，余末座。末座匆匆亦白頭。其八曰文章寧復見爲人。我服遺山論世眞。尚氣立生無爲謗。恃名易墜不訾身。投書狎至勞郵傳。自注：每歲必得海內名流投書，均不相識，年必數十函，盈筐筒矣。拙集頻翻愧手民。自注：畏廬前後集，翻數十次，售至二萬部。兩事看來均分外。日防遺行玷吾閩。其九曰崇陵九度哭先皇。雪虐風饕梁格莊。白口人爭識越分。一心我止解尊王。世無信史誰公論。老作孤臣亦國殤。留得光宣眞士氣。任他地老與天荒。其十曰煙雲供養御書鮮。自注：少帝御書春條賜臣紓，凡三次，煙雲供養爲前年十二月所頒。一道綸音落九天。槁項幸從遺老後。殉心欲獻聖人前。惜逢頹運如今

日。恨不沙場死壯年。得傍皇居臣願遂。移家爭忍出幽燕。其十一曰。漸臺未敗猶恢張。竟有徵書到草堂。不許杜微甘寂寞。似云謝朓善文章。胥汗陽託憐才意。却聘陰懷覓死方。自注・洪憲僭號・徵爲高等顧問・又勸進時・內務部以碩學通儒見徵・赴署署名勸進・余幸以病力辭・計不免者・則預服阿芙蓉以往・無他術也・ 徵倖未蒙投閣辱。苟全性命託窮蒼。其十二曰。宦情早淡豈無因。亂世誠難貢此身。遂譯泰西過百種。自注・余向通西文者・譯泰西小說近一百五十種・今合百種爲余叢書・ 傳經門左已千人。自注・婁東授經・門左千人・門右千人・余已過之・ 自堅道力冥機久。不飲狂泉逐世新。坐對黃花微一笑。原來有味是能貧。其十三曰。誰擁皋比扇醜圖。磨牙澤吻齕先儒。江河已分隨流下。名教何曾待我扶。強起捋須撩虎豹。明知襲狗類䶂鼩。一篇道命程朱錄。面目寧甘失故吾。其十四曰。作客長安二十年。時聞乞米到門前。食貧與子曾同病。博施如堯豈有權。未敢自儕游俠傳。不妨略剖賣文錢。肯從杜白矜裘廈。陽羨曾無半畝田。自注・十年以來・屢得乞米之帖・余皆應・以四十年計・所糜者已萬金矣・ 其十五曰。能排元美惟熙甫。稍近昌黎只穆修。二子苦甘微有會。一時毀譽竟何憂。終身恨未幾神味。下手深知避鏤鎪。四十年來爐火候。不偏剛處豈偏柔。先生嘗爲我曰・詩書三帙・一傳子孫・一上陳太傅・一與弟・

集晉安耆年會。朋舊。置酒相娛樂。於是歷八年矣。按陳寶琛壽先生七十序・○按是會・始倡自先生・

撰述險一篇。紀生平所遭。垂示子孫。其文曰。余恆告諸子曰。恆人怙過。天或恕之。惘其愚也。君子怙過。天有時或殛之。怒其知過而憚改。其冀人爲善者。將絕望焉。余少而知懼。畏天之心。與年俱增。然天所以赦予者。亦至。其脫險也。或爲人所不測。隨處若有鬼神陰相之。即予亦莫可自解。則僅能歸之於天而已。同治庚午。余十九歲。府君疾。自臺灣歸。時家橫山。屋小。左廡僅能容榻。一几之外。當側行而就榻。

旣以正寢奉府君。余及室劉孺人。遷左廡。侍府君疾。四更歸寢。遲明起。齒震震作聲。孺人猝問。亦作死灰色相嚮不能發語。蓋火發燈鎔。板壁洞可徑尺。四周已炭。然去余帳僅盈尺。乃不爇而自滅。余二人祕之。不告母太孺人。防驚及府君。烏呼。果不測者。余夫婦不足惜。府君奈何。越十日。府君疾革。余特有幼弟。乃露香稽顙告天。請以身代。不驗。旣遭閔凶。遂病肺。日必咯血。或猛至者。盈盌矣。積十年。大小十餘病。病必以血。醫言肺痿矣。不可治。越戊寅。乃不藥而愈。貌益豐。其主死之醫見乃駭然。不信吾之尙生也。烏呼。十年處險病之中。其視一夕。幸脫於火者爲何如。謂非天。能至此耶。丁酉。母太孺人瘻癰於喉際。旣隳。洞見其咽。醫言血且大崩潰。時余夫婦侍疾已經月矣。不審爲計。則起五更。爇香稽顙於庭而出。沿道拜禱。至越王山天壇之上。請削其科名之籍。乞母以善終。勿使頸血崩暴。以怛老人。如是者九夕。第四夕。盛雨及之。余堅伏雨中不起。從者以蓋庇余。斥去之。夜寒。鴟鳴於樹間。從者股慄。余憂火中炎。木棉之裘盡溼。乃不自覺。十月二十七日。母孺人逝。幸不見血。余伏榻下。經時不能哭。蓋此時一心感天。幾不知余母舍余而去也。居喪之六十日。余夜祭太孺人。罷哭歸苫。心忽跳動作響。二目昏黑。自謂死矣。已而小蘇。醫至。言心房且因悲而裂。余曰。否。不孝之人。無此至性。不足憂也。然亦病眩暈。至六年而止。烏呼。以上所述。述一身之險耳。至吾珪子之險。有相髣髴者。珪之宰大城也。衙齋之椽。如小兒臂。以滲漉之故。則積土以增之。土積可二尺許。而兒臂之椽。不能支也。且陷。忽兩穉孫鬨於門外。珪怒。起斥之。去牀不十武。椽折。千斤之積土立下。几榻皆碎。珪得無恙。又大城產河豚。珪甘之。越日必具。

一日得五河豚。珪方聽訟。廚子私烹其二食之。立死。而珪不與焉。烏呼。天相予躬。乃並及其子。意欲余長葆其畏天之心。故用是以警之。不知余感恩深。畏念篤。雖不之警。而警心未嘗一日忘也。辛酉二月。余戚周太史女孫病猩紅熱死。家人奔避都盡。太史夫人挈其一子一孫至余家。越日皆大病。醫言不去之。且謡染及人。時余家上下幾三十人。余毅然曰。周氏之室空矣。驅此病人。是置之死地。吾不之忍。雖得禍甘也。周之子孫相次愈。而余子女及孫病者七人。既起復仆。第六子璈及幼女病且殆。凡四閱月。余醫藥之費幾及千金。幸皆無恙。余仍長日讀書作畫。若無事然。余已嫁之女及諸姪。皆極憂憤。余徐曰。爾自行孝。余自信天。無傷也。夫行險儌倖。小人事也。顧小人為私而行險。余則為義而冒險。其幸無事者。蓋當禍時。無一中悔之心。氣壯而神完。邪沴或從而辟易。然唯余畏天至。故冒為之。子孫果不及余者。則慎之。勿以身試險也。因作述險示之。亦以堅勵其畏天之心。

是月二十七日。為先生七十生日。及門諸子。於生日前。通啓中外。徵乞藝文。以為先生壽。義胄既與同門諸子為發通啓・徵乞藝文後・先生以書抵義胄曰・得賢所刊傳單・徧徵海內名宿詩文及畫・閱之汗下如瀋・僕一生深患浮名・故以戒慎恐懼榜門・吾賢之所知・且目擊之矣・盛名爲人生不祥之事・稍一蹉跌・如墜舍身巖中・骸骨虀粉・僕生平危懼者・祇此一節・不圖諸賢乃不諒・風馳電掣・瞬息四布・此事苟爲忌者所中・飛文巧詆・宣之報章・力索吾垢・豈無瘢痕可尋・寧非求榮反辱・然及此追回・尚有餘晷・萬懇萬懇・乞賢將所有刊布之件・盡拉雜燒之・較以不死藥投我爲貴・僕七十餘生・內不足顯親・外不能報國・偷生人世・苟全性命・直碌碌一蟲豸耳・敢辱海內名公・以翰墨稱我・茲告之老妾・老妾亦搖首不以此舉爲萬全・惟諸賢雅意重重・本不宜拂・但乞愛我・格外全情・假如所請・則老人感且不朽・萬懇萬懇・義胄奉書・而通啓先一日盡發布・覆聞後・先生又與書曰・得書・知傳單徵文事・不能挽救矣・此亦無法・唯詩人如梁任公之爲人・非愚所喜・楊三變雖極口稱人・齊爲定論・今年晤康南海・痛詆其爲人・南海且然・外議可知・洪憲時・汙陷名流無數・湘綺老人及繆小山・尤爲可惜・至今思之痛心・愚不幸丁此時會・所以不願名譽之廣・正復爲此・青簡之惜・千古同慨・故於三十時・已自號畏廬・所畏何事・於拙集畏廬記中・言之極詳・今七十之年・幸未淪於泥滓・安知非先世積德使然・俗眼尚富貴・以爲積德必昌・遂

其功名・愚則僅謂能束身自愛・不墜其先德・足矣・富貴功名・非吾家所有・亦不顧有之・正恐盛滿之後・無可爲繼耳・此次經諸賢推重・爲老人極力鋪張・交情固屬深摯・而問之宿心・殊不如是・君子疾乎舍曰欲之・僕敢存此心・有如皎日・天下作僞書・安能欺明眼人耶・幸賢諒之・○按先生書中所謂楊三變者・名度・字晳子・湖南長沙人・清光緒甲午舉人・民國四年・袁世凱謀篡國・度先承奉其旨・世稱爲籌安六君子之首也・又以其常變節・刺之曰三變・○湘綺老人者・姓王・名闓運・字壬秋・號湘綺・湖南湘潭人・清咸豐乙卯舉人・光緒三十四年三月甲寅・以淵深經術・特授翰林院檢討・進侍講・官民國國史館館長・著有湘綺樓全書・○繆小山者・名荃蓀・字筱珊・一字小山・號藝風・江蘇江陰人・清光緒丙子進士・授翰林編修・官學部丞參上行走・著有藝風堂文集七卷・外編一卷・藝風堂叢刊若干卷・。

越日海內耆舊名宿。如康有爲，陳寶琛，樊增祥，陳衍，左紹佐，周樹模，陳三立，柯劭忞，郭曾炘，嚴復，馬其昶，姚永樸，王樹枏，傅增湘，張元奇，王允晳，卓孝復，高向瀛，王式通，王葆心，李宣龔，孫雄，羅惇曧，秦樹聲，三多，江瀚，朱益藩，徐世昌，皆各投詩文爲先生壽。畫師如齊璜。陳衡恪則以繢事爲壽。乃至名伶如梅蘭芳，尙小雲，程艷秋，亦各繢畫獻壽。

左紹佐・字笏卿・號竹勿・湖北應山人・清光緒庚辰進士・授翰林庶吉士・改刑部・轉御史・官廣東南韶連道・著有詩文集・○陳三立・字伯嚴・號散原・江西義寧人・清丙戌進士・官吏部主事・工詩古文辭・著有散原精舍詩二卷・續集二卷・鄭蘇戡謂其越世高談・有自開戶牖之歎・嘗於古文中求之・○柯劭忞・字鳳蓀・山東膠西人・清光緒年進士・授翰林・官清史館纂修・著有蓼園詩鈔五卷・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王樹枏・字晉卿・直隸新城人・清光緒丙戌進士・官新疆布政使・著有陶廬叢刻十八種・○傅增相・字沅叔・四川江安人・清光緒年進士・授翰林・官民國教育部總長・著有改良私塾淺說・雙鑑樓書目・藏園羣書題記・○王式通・字書衡・山西汾陽人・清光緒戊戌進士・官大理院少卿・著有志盦四部槀・○王葆心・字季薌・湖北羅田人・清光緒癸卯舉人・官學部主事・奏聘禮學館纂修・著有古文辭通義二十卷・先生謂其爲二百年來未有之作・長沙王葵園先謙・稱爲今日萬不可少之書・羅田請亂記・靑蛇文鈔・方志學發微・○孫雄・原名同康・字師鄭・江蘇昭文人・清光緒甲午進士・文科大學教習・著有鄭齋類稿・詩史閣叢刊諸書・○秦樹聲・字右衡・一字宥橫・別號晦鳴・河南固始人・清光緒丙戌進士・授翰林・官廣東提學史・○三多・字六橋・蒙古人・官清奉天守陵大臣・著有可園詩鈔・詞鈔・○江瀚・字叔海・福建長汀人・清光緒間・官河南開歸陳許道・著有愼所立齋稿・北游集等書・○朱益藩・字艾卿・江西某縣人・清光緒庚寅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遜帝師傅・○徐世昌・字菊人・直隸天津人・清光緒年進士・授翰林・是時・爲大總統・著有水竹邨人集・○齊璜・字白石・一字瀕生・自號木居士・湖南湘潭布衣・善畫工詩・精篆刻・著有借山吟館詩草一卷・白石詩草二卷・印存若干卷・○陳衡恪・字師曾・三立之子也・詩畫篆刻・與齊璜齊名・有詩集遺畫行世・○按通啓發布越十日・四方漸有詩文至者・先生與羲胄書曰・海內寄詩者有二十餘人・唯劉少少並未分與詩箋・寄來長古一篇・略有意思・其中以陳伯嚴爲第一・此二人・似宜補寄・餘人祇當吾

弟代徵·可不必累人送禮·蘇戡立誓不爲壽詩·亦不書壽序·此次仿梁山舟例·書一大壽字寄來·愚笑語家人·當具摺謝天恩賜壽矣·吾家人及親友·肯胡鬧·使我賣畫所得者·費至千圓·稍與撓抗·卽羣起而叛·老人幾成獨夫·大有衆寡不敵之勢·吾弟尤勇毅·似吳子玉之破劉湘·老人萬萬無如何也·○劉少少·名鼐和·一字少珊·湖南長沙布衣·箸有新解老二卷·

淸史館總裁趙爾巽。遣使請於先生。願署弟子籍。衆聞大驚。先生婉謝却之。引爲知己。有詩載詩存卷下○趙爾巽·淸光緒間官湖廣總督·以廉能稱·宣統年·官東三省總督·字及里居·詳林氏弟子表序注·

十月二十一日。十謁崇陵。其詩曰。衣冠九頓玉階前。敢惜微臣衰朽年。紫極重開當有日。白頭十度此瞻天。行踪祇合尋吾契。心跡何須剖世賢。羨煞淮王雞犬福。却從銅輦早登仙。載詩存卷下·

答徐敏書。導以治古文辭之塗軌。必會神而離迹。其言曰。徐君足下。得賜書久。所以未及奉答者。以來書推崇過當。讀之顏汗。既念足下有嚮道之心。且滇中去都萬里。而拳拳於一叟之言。至以十年功力。誦讀而研窮之。取道雖歧。然於僕。則可云知之深而嗜之篤矣。古文一道。非所以炫俗而高世，者也。在嗜古者。審其言之近道。用以自淑其身。勿務苦慮。勿覬速成。知古人之從容遊衍。發言能皆中於理。非沉浸於經。鑒別乎子。則無以自立其幹。然後泛濫載籍。析微去垢。凡己意所不能定者。則歸證之左史韓歐。然後漸漸知其義法矣。然非悉心尋究。亦無以遽洞其微。道在讀時神與古會。作時心與古離。神會。則古人之變化離合。一一解其用心之所在。至於行文。必自據己意。不依倚其門戶。雖不能力追乎古人。然卽古人之言，中乎道者。因而推闡之。則翹然出新意矣。且古人行文之所必至者。由之既熟。亦可自闢其塗軌。不必跬步追逐。韓之學孟。無一似孟。歐之學韓。無一似韓。卽會其神而離其迹。荆公之

邃遏蓄洩。匪處不韓。轉似旣學韓矣。則舍王不學亦可。以王之罏治。固出自韓氏也。僕四十五以內。匪書不觀。已而八年讀漢書。八年讀史記。近年則專讀左氏傳及莊子。（讀莊非羨其道。以其能變化也。）至於韓柳歐三氏之文。楮葉汗瀆近四十年矣。此外。則詩禮二經。及程朱二氏之書。篤嗜如飫粱肉。他書亦無所嗜。來書論文。取徑甚正。文二篇，骨力雖未遒上。然端直不苟。可與進道。都下方苦兵。川滇亦未靖。暑中奉覆。幸恕遲遲。（載三集。○徐敏。詳林氏弟子表。）

答甘大文書。力斥鄉之治古文者立派爲非。又爲自道用力之嫥與勤。其言曰。得書。媿汗無似。蜀中近數年來。屢有致書。稱道僕之所爲文。知拙集頗流行於蜀中。自疑或以此誤人。恆置其書弗答。今得足下書。已自蜀抵京。且因趙堯生而求介於僕。堯生。君子人也。全蜀方苦兵。堯生儼然居榮縣。適當兵衝。想足下當能知其行踪。今日適在何處。堯生文高厲迥卓。似龔定庵。而來書所舉之二姚，及通伯。又皆僕道義之友。通伯謙德無倘。每得一篇。必走而就商於僕。僕但有快讀，不能於通伯有所益也。來書。列僕於四先生之中。而推獎尤力。謂足下之知文章。實僕有以啓之。僕果足以啓足下耶。古文之衰久矣。然衰而弗歇者。以每代必有一二人提倡之。惜抱之後。傳衍尤盛。遂爾成派。古文固無所謂派。襲其師說。用以求炫於世。門戶始立。古文之道。轉從而衰。亡友吳摯甫。爲桐城嫡傳。僕數造其廬。則案上陳韓文一卷。韓者，惜抱文字之所從出也。摯甫桐城人。又桐城之嫡傳。胡以舍惜抱而趣韓。則知桐城固無所謂派。其以派名之。實不知文。即其自命爲桐城者。而亦不謂之擅於文也。僕治韓文四十年。其始得

一名篇。書而黏諸案。冪之。日必啓讀。讀後復冪。積數月。始易一篇。四十年中。韓之全集。凡十數週矣。由韓之道。而推及左莊史漢。靡有不得其奧。顧以才力荏薾。知韓而不能韓。滋可恨也。而尤無敢妄希爲惜抱。冀流衍其傳。今足下果欲就僕商量者。可一來相見。（甘大文・詳林氏弟子表・〇按書載三集・中謂趙堯生者・名熙・號香宋・四川榮縣人・清光緒庚寅進士・授翰林・官至監察御史・善詩・著有香宋集・石遺室詩話稱其詩才敏捷・下筆百十韻・或數十首・立就・其造詣在唐宋之間・）

箸莊子淺說四卷成。皆挈其寢饋所得者。闡揚莊書之效。（本書自序曰・自己未訖辛酉・成內篇淺說四卷・就余所見而言・至於外篇雜篇・果如呂元澤之言・均內篇之緒餘也・因置弗錄・）

十一年壬戌。（西紀一九二二年）七十一歲。（夏初・直魯豫巡閱使曹錕・巡閱副使吳佩孚・與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交鬨京畿・大總統徐世昌出走天津・）

春三月。清明日。復謁崇陵。凡十一次矣。（按御書記末署宣統十四年三月十五日記・而中閒則曰今年清明・因復匍匐陵下・以見先生十一度謁陵・蓋是年斯時矣・）

夏四月。戎馬在郊。礮聲隆隆。先生平選各家文集。自謂如聾瞶也。且曰。余固悉心於韓柳歐三家者。而於柳之游記。顚倒尤深。其餘諸家。略一寓目而已。（歐孫集選序曰・壬戌四月・戎馬在郊・礮聲隆隆・余坐寓齋中・書此・如聾憒焉・亦緃多亂・膽力略爲之壯也・又曰・余自能譯書後・摯友張菊生・高夢旦・及年家子李拔可・咸以書寓余・請錯編各家文集・每編加以評語・余固悉心於韓柳歐三家者・其餘諸家・略一寓目而已・又柳河東集選本序曰・余生平醉心者・韓柳歐三家・而於柳之游記・顚倒尤深・）

夏六月十七日。晨起忽病癃閉。溲便皆閼。其狀甚殆。尋延德醫狄博爾。以鋼筦導之。溺出盈盤。疾閒。遂入醫院。就狄博爾治導於外。而以華醫方劑內服。義胄日往侍焉。先生翛然一無所戀。（莊子淺說自序曰・今年六月後・病癃・不得前後溲・在醫院中・讀自注之南華・翛然臥以待死・一無所戀・）秋七月初七日。疾乃霍然。家人迎歸春覺齋。（按先本自六月十七日病・七月初七日疾愈・歸寓・皆有詩・載詩存卷下・）義胄猶日往侍。先生有贈詩。（載詩存卷下・〇按當先生病時・華醫謂須淮耆以補・某生自南中郵淮耆抵都・關胥有疑中藏禁物者・欲胠篋檢視・或言受耆者・爲林叟・此老言行・信天下・寧用檢視其郵

物邪・聞者咸嘆先生之德・孚洽綱人矣・

八月十三日。高鳳岐生日。先生復集其弟子於春覺齋。具禮祭之。如是弗忘者，於今十二度。有詩紀之。載詩存卷下・

是月。撰詩曰辨岳篇。微刺直魯豫巡閱使吳佩孚之佳兵縱賊。詩載詩存卷下・又作山東得意謠若干首。刺其黨羽。

九月二十七日。七十晉一壽辰。有詩自以解嘲。載詩存卷下・

冬十月。裒集辛亥至是月以前所爲詩。凡三百三十首。爲畏廬詩存二卷。自作之序。序載詩存開端・

是月。清遜帝大昏。先生繢四鏡屏以進。遜帝書貞不絕俗匾額賜之。並頒袍料褂料。先生御書記曰。宣統十三年冬。皇帝行大婚禮。臣紓恭繪四鏡屏以進。皇帝顧太傅臣陳寶琛以臣紓十謁崇陵。忠事先皇帝。御書貞不絕俗四字。頒賜臣家。犬馬啣恩。九頓伏地。嗚咽不止。伏念此爲漢臣范滂稱處士郭泰語也。謹按易疏。貞。正也。釋名。貞。定也。諡法。外內用情曰貞。賤臣安所得諡。然取正於聖賢之言。堅定其義利之辨。或庶幾焉。皇帝憐臣衰老。親加聖訓。勗臣末路。雖九死不復能報。草野微賤。義又不能安上謝表。僅望闕泥首而感涕。今年清明。因復匍匐陵下。見松柏蒼翠。春風映發。欣欣而向榮。竊以爲先皇遺澤。霑溉於草木者。如此。況紓身被破格之恩。感念皇帝。尤追感先皇於無已矣。前此賜臣煙雲供養春條。臣謹以天章名其樓曰煙雲樓。今之御書。則供之堂上。烏呼。布衣之榮。至此云極。一日不死。一日

不忘大清。死必表於道曰清處士林紓墓。示臣之死生。固與吾清相終始也。宣統十四年三月十五日。臣林紓記。(載三集)

上書清太保陳寶琛。乞奏遜帝。蠲除宮中緜費。發遣羣閹。其言曰。太保鈞座。紓竊覽列史。有化家爲國者。無所謂化國爲家。三國入晉。其君尚可自全。至六朝五季。一經易姓。即不堪問。南北兩齊。親支都盡。實無餘地以處寓公。我裕隆皇太后。以馬鄧之仁。行唐虞之事。人民咸戴。故七廟無驚。而諸陵報饗如故。且籌皇室經費。供奉內廷。一則聖祖仁宗厚澤在民。一亦秉政者多清室舊臣。雖奪門變生。亦未聞有移宮之議。故祕殿珍品，均尚寶藏。此特目前之安。非復久長之計。後來執政。不必盡屬舊人。老成終有凋謝之日。彼黨人者。家庭尚欲革命。則視舊君之處故宮。又歲糜巨帑。此不待問而知其必行搯蠲者。如何如何。方今總內廷出入者，爲世中堂。其人爲太平宰相，則有餘。望其力支殘局。紓實未敢深信。何者。皇帝既已讓政。則宮廷制度，不能不力加撙節。撙節之後，尚不知收局至何田地。乃聞宮中趨走小璫，尚有二千餘人。明知宮殿森嚴。不能不加防護。亦難保不無頭須之事。且據此一端。糜費已不堪言。宮省事祕。遵照舊時故事。爲數斷非草野微賤之所得知。天下事逐情生。費隨事廣。若能省事。費胡從廣。管子有言。儉則傷事。侈則傷貨。今日大政。不屬皇上。即從儉。豈復傷事。所患以讓政之皇家。仍遵盛時之用度。則傷貨必矣。試觀今日。各署薪俸。至數月不發。軍中欠餉。索者囂然。就此兩事而觀。則皇室經費。實危如朝露。若不再行撙節。以爲天家體制所關。不惟寶玦王孫。有路隅之泣。即宮中日用。寧

堪問耶。當日尚有臺諫可參末議。今議者何人。我公師保之尊。本不宜與及瑣事。然皇躬關繫。實縣諸師保之一言。紓意宜上書皇太妃痛陳時局之危。一切煩費。痛加翦除。羣閹亦宜分別發遣。至聽信與否。則我公之責已盡。亦不生後來史民之閒言。果能節縮虛糜。卽退處東周。尙堪自立。其餘變局。誰則知之。紓猥賤餘生。本無置喙之地。顧念九世農夫。不曾蹈及纍絏。此天恩也。紓又身領鄉薦。旣爲我朝之舉人。卽當如孫奇峯徵君。以舉人終其身。不再謀仕民國。計自辛亥以後。恭謁崇陵。凡十一度。雖大雪彌天。而衰老之年。仍跪起丹墀之下。不敢忘敬。豈此報恩。亦自盡其犬馬戀主之心而已。今日忍無可忍。故昧死上言。明知積重之勢。非我公一力所能挽回。然尙有伊朱二公。皆心乎王室。若能合疏痛陳。尙有幾微之望。所惜梁文忠逝矣。烏呼。節省特一末事。大局正不可知。爲今日計。但求處順安常。不至墜入窘鄉。勿出禁中實玩向市賈易錢。以供御廚之用。此亦所以存舊時之國體。是否有當。伏乞鑒納。臨楮。不勝嗚咽之至。（文載三集。○按癸亥七月。清室大遣羣閹。）

答鄭孝胥書與論梁鼎芬爲人及謁陵寓書陳寶琛事。書曰。蘇堪同年足下。得書。英氣勃勃。如見褒鄂鬚眉。足下憤鬱之深。幾於時流，一無許可。自是遺老見解。然有不能不辯者。請足下平心察之。梁節庵之爲人。都下頗有謂之好名者。然節庵於我德宗皇帝奉移時。在梁格莊大雪之中。席藁殿次數日。往在龜山對過小屋中。一人獨居。近三四年。每日必詣陵下。且籌措萬餘金。以助上方便房之費。及陵工告蕆。則奉其父母遺照於種樹廬中。不攜妾御。茹苦耐寂。又近三年。卽使爲好名之人。然弟七十之年。

眼中實未見其有此行僞到底者。高歡桐生時。亦有人指其行僞。弟曰。但能將僞字帶入窀穸。卽可算之爲眞。今於節庵亦然。至云薦入內廷。出諸黎氏。此事亦足原諒。節庵非仕黎氏。侍我少帝也。黎氏賢節庵而薦之。少帝因黎氏之薦而收之禁中。仍是我清室之臣。萬非從賊之比。非若藺相如由侍監進身足矣。君子不咎既往。置之可也。又書中稱弟爲褒崇隆裕太后。然弟心實爲崇陵。天下萬無心敬主人乃敢斥及主母之理。至於上陽擅國。又當別論矣。又云。賢隆裕並賢及從亂諸臣。似弟所云袁段馮徐，均屬舊臣。無敢公然爲移宮之議。因是賢之。然弟固以四人，對孫某黃某言也。當日果孫黃得勢。則不惟有五代六朝之弒逆。直行放路易十六之事。思之可爲寒心。以四人較孫黃。尙復彼善於此。用以警醒內廷。非賢之也。果爲賢之。洪憲僭號萬惡之袁賊。曾以徐樹錚道意。徵弟爲參政。弟毛髮悚然。如遇鬼物。抗辭至四日之久。至第五日。弟無術自解。面告徐又錚。請將吾頭去。此足不能履中華門也。又錚頗重弟爲人。力爲關說。得免從賊。弟曾塡醉蓬萊一解。以示又錚。袁賊既伏鬼誅。段氏柄政之第四日。卽命車見訪。延爲顧問。弟示之以詩。有長孺但能爲揖客。安期何必定參軍二語。段氏解事。卽置不言。此弟邦無道言遜之義。自問亦無甚過。若段氏者。罪浮於袁賊。直首亂之人。弟虛與委蛇則有之。固未嘗賢之。且從之得小利益也。徐氏既秉政。落落不相往來。蓋四海之內。不以爲賢。弟何賢之有。至寓書伯潛。此亦弟萬不得已之苦心。太妃懵然如睡。禁中費用，一如先皇帝臨御之時。皇室經費。籌畫略有眉目。卽爲張作霖爪牙，用手槍脅刼而去。計數月不名一錢矣。去冬內務大臣耆齡與弟言。盛稱又

錚不置。以爲經費偶缺不足。一經語之又錚。卽垂手可得。今無其人矣。弟不能答。其不能答者。傷又錚不能謀其大者。但盡此區區之心。又復何濟。今日內廷益窘。前數日。宮女潛逃。難保不無偸竊之事。且聞售賣禁物。爲日用度。弟聞之。烏能不悲。既悲又烏能不言。計可言者。唯有伯潛。然伯潛入都時。自云受南皮之囑。絕口不談時事。此大謬也。吾書中所云免後世之閒言。亦所以震懾之者。非敎其苟且塞責也。若以詞害意。則弟爲伯潛之罪人矣。警諸家主。不幸顚沛流離。而身爲之舊僕。徒向牆隅傷心。不發一言補救。試自捫心。亦下不去。故冒昧向伯潛言之。足下奈何不加原諒。至弟之十謁崇陵。亦識以爲竊效亭林。亭林之不宜效。弟早知之。其題種樹廬一律。請以全首錄呈。詩曰。四海瘡痍國病深。浮（詩存作漂）山衆響（詩存作响）趨邪陰。幸居人後存餘息。敢（詩存作忍）向生前昧宿心。不死已慚王友石。頻來枉學顧亭林。垂垂白髮寧云殀。張眼偏敎看陸沈。所云學亭林。轉不似亭林。弟已知之深矣。然不能不謁者。犬馬戀恩之心不死也。卽亭林當日。亦豈好名。不過見故君喪亡。身爲遺民。無可伸訴。謁陵。卽如展先烈之墓也。且弟於謁陵之事。亦不語及同鄉諸老。防觸忌也。諸老皆仕民國。弟獨念念故君。辭氣必相枘鑿。語之同調之鄭海藏。而海藏復不謂然。以爲一學。卽非亭林。然弟於亭林之考訂。不願學。於亭林之理財。又不能學。本無取法亭林之心。且弟之文章，自謂不在亭林之後。何爲學之。卽學之彌肖。亦復何用。古今事有暗合。但於綱常之內。不軼範圍。卽無心偶類古人。亦不爲病。弟自始至終。爲我大淸之舉人。謂我爲好名。聽之。謂我爲作僞。聽之。謂爲中落之家奴。念念不忘故主。則吾心也。如劉廷琛陳曾壽之

假名復辟。圖一身之富貴。事機少阻。即行辭職。逍遙江湖。此等人以國家爲孤注。大事既去。無一伏節死義之臣。較之梁節庵一味墨守常經。竊謂過之。故弟到死未敢贊成復辟之舉動。亦度吾才力之所不能。故不敢盲從以敗大局。此書非敢與足下曉辯。以書來自吾兄。聊爲吐其情悃耳。

十二年癸亥。西紀一九二三年。七十二歲。

春正月元日。撰續辨姦論。其文曰。巨姦任宰相。國亡而倫紀不亡。巨姦而冒爲國學大師。倫紀滅。國亦旋滅。然則其人獨無身家。甘與國並滅耶。曰。正惟知但有身家。所謂必死之病。不納苦口之藥。朽爛之材。不受雕鐫之飾也。彼具其陶誕突盜之性。適生於亂世。無學術足以使人歸仰。則嗾其死黨。羣力褒拔。擁之講席。出其謾讕之力。側媚無識之學子。禮別男女。彼則力潰其防。使之媟嫚爲樂。學源經史。彼則盛言其舊。使之離叛於道。校嚴考試。彼則廢置其事。使之遨放自如。少年苦檢繩。今一一軼乎範圍之外。而又坐享太學之名。孰則不起而擁戴之者。烏呼。吾國四千餘年之文化教澤。彼乃以數年燼之。其生也。若挾頹運與之俱來。豈其人甘爲庠序中，之闒獻耶。曰。不知也。彼之所知者。利也。黨中之利也。得黨人傾諛。彼之身名且俱泰也。靦治蠹化。在所勿計。羣情既附。若決大河而下注。美其名曰潮流。烏呼。廣陵之潮。余固觀之矣。其來也若崩山。其去也沈沈無聲。爲勢未嘗久也。吾彝常之道。則爲布帛粟米。人人習而甘之。今能舍其衣食之資。躬身裸餓。而聽彼之凶恣。於是有起而爭席者。彼之其不可勝。轉以其姦。而訐人之姦。決然舍去。而背公死黨，既喪其元。則興訛造謠。招徭過市。以眩誘愚昧。久乃無

應。亦知不可勝。適亂事起於漢上。復變其宗旨。以太學舉旛之衆。下爲徒手之小民。助其乞食。何其醜耶。魚朝恩之判國子。尙知周易。彼乃宦者之不如。賈似道以去要君。尙有文采。彼乃椎魯而不學。來爲禍而去爲福。人人知之。余尙何辨。其辨爲吾道辨也。亂亟矣。喪權喪地。喪天下之膏髓。盡實武人之嗛。均不足患。所患倫紀爲斯人所斁。行將儕於禽獸。滋可憂也。若云挾有舊仇宿憾。用是爲抨擊者。有上帝在。有公論在。（載畏廬文鈔卷一。）

二月。主勵志學校講席。

三月。吳佩孚壽五十一。當時大吏螻趨洛陽獻頌。有爲餽多金求先生繪事者。却之弗爲。蓋先生之意。久不直其驕橫佳兵也。

秋七月。删訂平生爲文。凡百七十有九首。部居爲六卷。命名曰畏廬文鈔。以付黃岡陶子麟開雕。而命其弟子朱羲胄司校勘。（先生與羲胄書曰。得病中詩。雅健可誦。日來足疾如何。風濕下趨。此常有之疾。不足憂也。一二日得閒。必走視吾弟於寺中。拙稿已鈔一卷。大概可分四卷。第一卷賦論說序跋。第二卷與書及贈序。第三卷傳狀及誌銘。第四卷則雜記遊記及哀誄。此非急切之務。俟吾弟愈後。再行寄鄂。吾意陸續付郵。刻資亦零星上兌。校勘一事。老人自任之。再煩吾弟一校。日來海內徵文者。續續而至。此等諛墓之作。吾酌其可留者留之。集隘不能濫。酬應之文羼入。吾弟以爲何如。外間消息愈惡。愈有權者。愈含有盜賊禽獸之性。可謂下愚不移。留我適丁其會。舍太息痛恨外。無他法。殘暑。尙希珍攝。）

是月。主北京孔教大學講席。（據孔教大學生祭文。）

十三年甲子。（西紀一九二四年。）七十三歲。

元旦。書春帖子張於門曰。遂心惟有看山好。涉世深知寡過難。

春二月。為四子琮取馬逸高之女淑端。[馬逸高字里。行業待訪。]

裒集丙寅已來文凡九十三首為一卷曰畏廬三集。[高夢旦為之序曰。集之有序。所以助傳也。畏廬之文。每一集出。行銷以萬計。且所著譯五百十種。都一千二百餘萬言。久已風行海內。自不待助而傳。余又不治古文辭。更何足以傳畏廬。乃畏廬必責序於余者。蓋深念吾伯兄媿宧先生也。伯兄為畏廬執友。日以道義相切劘。畏廬每就一文。必商之伯兄。時以一字一句之爭。斷斷無已。方畏廬初集出時。伯兄已前卒。畏廬以不得一序。恆引為深恨。今三集皆成。畏廬乃以不得於伯兄者。轉而及余。余何人斯。豈足為畏廬輕重。顧念畏廬行年七十又三。精健如昔。自言少時博覽羣書。五十以後。案頭但有詩禮二疏。左史南華及漢書韓歐之文。此外則說文廣雅。無他書矣。其由博反約也如此。而敘悲之作。音吐悽梗。令人不忍卒讀。蓋以血性為文章。不盡關學問也。集中敘余家先德甚詳。其哀悼吾兩兄之文章。語語出於肺腑。余不知文。故但述吾兩家之交誼以歸之。畏廬畏廬。其許我耶。○按先生答大學堂校長蔡鶴卿太史書。自謂集十九年之筆述。成譯著一百三十三種。都一千二百萬言。而高夢旦序。乃曰譯著百五十種。都一千二百餘萬言。以視先生之數。多十餘種。自為已未年間增出之譯著。云一千二百餘萬言。當有訛。]

夏五月初九日。患瞼微動。以華醫陸仲安往歲為治疾有驗。乃延診焉。亟亟進補劑。越十日。神大靡。舌上積苔黃黰而厚。羸困幾莫能措。則曰。初為暑熱內伏。而又溫補。必瀕於危。今宜用甘寒救液。服十數劑。少安適。[今春某夕。羲冑夢先生白衣歸道山。慟絕而覺。明日。述以告先生。答書曰。愚日來體氣健碩。似無死徵。不必憂也。老妻禮我如神明。十年來。夢余死數矣。余均大笑置之。前此五十年。余大病。魂竟出舍。沿途出北門。纍纍皆窀穸。偶一啓之。則余相識之老人。趣余急歸。後此老人年九十四始死。當余噩夢時。此老人僅六十耳。可知夢幻之無憑也。又前二十年。福州喧傳余死。報紙逐日悼惜。至定期開追弔會。余聞之。莞然以詩告存。至今傳以為笑。吾弟愛我心切。至於魂夢關心。足見杜甫之於李白。深懷如揭也。至感至感。拙集最好催其將第一卷紅字格寄來一校為禱。]

越日。力疾往孔教大學授諸生以史記魏其武安列傳。[據孔教大學學生挽文。]隨辭講席。有留別聽講諸子詩曰。任他語體訟紛紜。我意何曾泥典墳。駑朽固難肩此席。殷勤陰愧負諸君。學非孔孟均邪說。話近韓歐始國文。蕩子人含禽獸性。吾曹豈可與同羣。[原藁藏敝笥中。]

十六日。蓬室楊宜人五十初度。為文紀其生平曰。古無以文壽其蓬者。有之。自畏廬始。道郁名郁。氏楊。

揚州人。幼而貧薄。五歲入轉運孫公家。隆寒大雪。道郁面雪而哭。問之。則哀其父母居圍焦。雪盛。死雪中矣。范季珊廣文配陳夫人。以爲異。就孫公乞歸而女之。迨長。擇配苛。年二十四。始適余。逾年。生子璐。癸丑。自杭州入京師。長子珪。以陵工告蕆。得知縣。引見。應取部官印結及規費。可四千金。此四千金者。余儲之五年矣。發自道郁篋笥。道郁弗顧。余曰。爾獨無惜此四千金耶。道郁曰。凡豊妾子而嗇其前妻之子。則妾子亦無幸。郁不學。然觀人家庭之變稔矣。焉敢欺心負我大婦夫人也。余爲之泫然。余弟年四十而殞。從子琇。瑜依余而食。道郁曰。主人豢此二雛。雛成亦適爲恆人。不如令之就學。主人寡兄弟。法宜樹後輩以昌林宗。余大謂然。計學費昏娶。糜二千餘金。琇子入陸軍部爲科長。得少將。瑜子亦爲科長於海軍部。每朝余。道郁執禮甚恭。二子亦禮事之如其世母。余親家周松孫太史。以醫侍先皇帝。國變後。痛哭縱酒以死。周夫人挾余子婦履成。歲時造哭其櫬。往往咯血。道郁曰。太史窀穸未卜。周夫人之哀未已。不如歸其櫬。余曰。費將安出。道郁曰。近新儲五百金。足以葬矣。余曰。此麥舟之誼也。吾爲汝成之。因爲經紀其葬事。然道郁之面周夫人。初未嘗便及太史身後也。道郁舉五子四女。且有三孫。多穉幼。食時狼藉滿案。道郁待其畢食而始食。飯一盌。蔬一器。歷二十年無改。然實分膳而款余之家客。且日防其約。不足以供客。其待僕媼。尤有恩意。有盧媼者。年六十。及輿人大衞。庖人王三。皆先後病瘵。歸。道郁仍月與以金。如其贍金之數。死則予其棺殮。皆節縮家用之仂。余不之知也。平居敝衣如奴媼。有門生陳某。挾其寵姬盛服而謁余。見道郁曝衣於庭。履穿矣。果以爲奴媼也。求面主婦。道郁曰。主

人悼亡久矣。然則面如君。道郁笑曰。客奚問。即媼是也。客大慚其衣以去。珪子敬禮道郁尤摯。恆語其友井孝文稱曰義繼母去年。自吉林受代歸京師。語余明年庶母五十初度。宜行扶正之禮。余曰。謝自言之。道郁曰妾媵非賤。唯忘賤而圖貴。斯賤耳。今令君心愛老父。欲貴郁而母余。意良善。然有義命在。無爲也。詞婉而決。珪不得請而退。余心嘉其有讓也。今夏五月。爲道郁生辰。余既合同鄉諸老爲社集。並示以道郁之生平。凡余家客。皆灼知余非齊言也。道郁五子。惟季子琮。頗能古文。陳大傅恆戲余爾雅不難跨也。果爾則道郁後來耄耋之年。琮子必能以文顯其母。此非吾事矣。

越日。撰壽郭曾炘序。未竟。

病中猶日作畫數事。自謂以分諸子也。陳聲暨挽詩曰。病中猶作畫。云以付諸兒。〇陳聲暨。字公荊。福建閩侯人。衍之子也。

又續焦山圖。寄懷梁鼎芬。自署後死友。蓋續畫絕筆也。陳聲暨挽詩曰。絕筆焦山圖。梁髯寄懷思。署爲後死友。墨瀋尚淋漓。豈知隔三日。禁方乏上池。

秋七月二十六日。中夜。寒熱忽劇作。體溫至百有二度。俄而暈絕。諸醫束手無如何。乃延西醫鍼之。時許而甦。噫謔竟夕。明旦始平。又延德醫狄博爾臨診。謂係心臟削弱。匪重疾也。調劑而外。廑飲牛酪瀋糜饘液而已。二十八日。以版承箋。仰枕作絕筆書曰。清舉人林紓。於甲子月日死。長子珪。以母命嗣仲弟泉。今以珪長子大穎爲次子鈞後。發喪臨命書此。與京中及海內至交。並及門諸子。爲別。林紓絕筆。絕筆藏敝笥。

八月初七日。書遺訓十事。一曰。文鈔暫板。將錢還清。交悟園校妥。其印刷之任。即胡鄂公宋眞陶德琨

分之。家藏五十部足矣。板交諸兒寶藏。二曰。祭田只有二畝。歲收不過二十餘圓。東門北門各一棹。春祭有人省墓足矣。以六圓爲限。餘歸值年。三曰買屋小小容膝足矣。遠亦不妨。八八拜羅局長爲誼父。到學堂。卽寓其家。屋買後。一切從儉。四曰。一切書籍歸琮子。珂羅版盡歸八八。四王吳惲畫送性甫。五曰。琇子瑜子。余教養以長。今已成立。歸櫬事。著此二子到省。不必入城。不必開弔。立時渴葬。六曰。琮子古文。萬不可釋手。將來必爲世寶貴。七曰。無用粗笨家伙。盡拍賣。以免堆積。唯書不可賣。琮兒寶守之。八九十未錄。按八八卽六公子。羅局長卽羅朝漢。字雲章。直隸天津人。善畫花卉。性甫卽張銘湯。詳林氏弟子表。會長子珪。自吉林歸。請命改延華醫。藥入而舌苔漸復常。飲食亦漸進。然咳劇痰夥。則又延狄乃曰肺疾且蔓發。當進吐劑。於是嘔噦不止。而又噎。二十一日。與高鳳謙江畬經李宣龔書曰。七月二十六日。死過一次。聞哭聲。微笑而醒。吾此時如晏元獻也。自是以來。臥床近三十日矣。醫言萬無死法。食精神亦日王。京師報紙。有還魂記之目。可笑也。不寧唯是。吾家聚飯。咸在廂房。小兒五六。届時赴食。不差晷刻。初七日。六童子行至庭除。將入門矣。牆忽大崩。無人傷者。相距不五六步耳。幸哉幸哉。果死此六人。紓命亦不得保。可見凡事有天。刻已愈七八。靜養一兩月。必愈。勿念勿念。按江畬經。字伯訓。福建閩縣人。又與女璿書。止十數言。眞絕筆矣。

九月初一日。加延德醫克禮與狄氏會診。皆謂心肺之病已大劇。初三日。體溫又忽高。右肺痿而弗振。克氏鍼之。以補心提神。明日少瘥。初七日。嘔噦益頻。食飲莫入。病遂轉危。狄克亦皆束手。初十日。復延華醫。謂脾敗太甚。姑進溫補之劑。及夜。先生謂足股大痛。覺體弗適。然猶以指書子琮掌曰。古文萬無

滅亡之理。其勿怠爾修。未幾而喘。暈而復蘇。十一日。（卽丙紀十月九日）丑時。竟捐館舍。中外哀悼。門生服縗絰者以百數。（先生恒語家人。既生十八年。於學猶無所闚領。一夕夢遊海濱。見巨蟆蹲島腹。被毛鬅鬙。色綠而目赤。瞳光炯炯怖人。恍爲已化之身也。俄而浩蕩沄騰。蟆躍入波。駭汗而寤。自是思慮豁敏。若揭霾霧。沒之前夕。楊宜人夢之海濱。亦見彼蟆蹲島。心謂先生也。奔前抱之。蟆入海。慟極乃覺。吾以茲二事。皆說夢之言。未敢著錄於譜。）越乙丑歲。篋室楊宜人及子琮。始扶櫬歸葬於閩侯縣北五十里之白鴿龜。則以時世變亂。道涂梗塞也。

方先生病時。義冑已先游武昌。中秋日。得公子琮書告。卽馳還都。趨省疾。先生立召榻側。申指書吾嘗曰。已死一次。幾不得與吾弟見。義冑泫然。又書曰。文鈔校勘之任。唯弟勞之。刊成。無取乞序。弟跋其尾足矣。又數數問世局如何。自是義冑朝暮卽榻侍疾。先生恆嘿無言。言必書掌。然多憂詢世變。未嘗及於家私。歷二十餘日。穉子女往來榻前。未見其或有哀意。先生誠達矣。既卒。義冑佐治喪禮畢。乃聞楊宜人及公子玨琮皆曰。先生病篤。數數語家人。以義冑性情誠篤。必不忘先生。當善與交。勿慢也。又命以家藏遺畫一幀。及居恆所用端研一方。頒給義冑。義冑謹頓首以承。益爲大慟。廑此三年心喪。胡足報知己之恩耶。誓終身不敢忘先生之教。而永永善事楊宜人如吾師。善其諸公子如吾兄弟也。民國十五年四月。門人朱義冑恭述。

按此譜之編。始於十五年一月。初譜料搜訪。則又先二載而從事者。初稿篹定。裁二萬餘言。吾以史之撰述。雖簡質爲上。而摭拾考證。必求詳覈。於是廣稽博訪。徵文考事。且獲古譜近百家。究析得失。顧采

精善。衡度當心。乃以決我凡例。補綴而易編之。所得四倍於昔。更從而要删整齊。再易稿乃定。其閒五

經世變。吾心恆爲惴惴。今獲成帙。亦云幸矣。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羲胄再識。

貞文先生年譜卷二終

後學楊官瀛繕槀